

淨土宗



信受彌陀救度
專稱彌陀佛名
願生彌陀淨土
廣度十方眾生

宗旨

Pure Land Buddhism

September . 2020

雙月刊 第46期 民國 109 年 9 月出刊

【贈閱】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創淨土宗
楷定古今
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淨土宗宗祖 善導大師畫像



中國淨土宗 十五位祖師

- | | | | |
|----|-----|------|------|
| 初 | 祖—— | 慧遠大師 | |
| 二 | 祖—— | 曇鸞大師 | |
| 三 | 祖—— | 道綽大師 | |
| 四 | 祖—— | 善導大師 | (宗祖) |
| 五 | 祖—— | 承遠大師 | |
| 六 | 祖—— | 法照大師 | |
| 七 | 祖—— | 少康大師 | |
| 八 | 祖—— | 延壽大師 | |
| 九 | 祖—— | 省常大師 | |
| 十 | 祖—— | 蓮池大師 | |
| 十一 | 祖—— | 蕩益大師 | |
| 十二 | 祖—— | 截流大師 | |
| 十三 | 祖—— | 省庵大師 | |
| 十四 | 祖—— | 徹悟大師 | |
| 十五 | 祖—— | 印光大師 | |



目錄



5	【宗學理論】	善導淨土教理的核心（中） 釋慧淨
27	【法義闡釋】	2020中元法會開示 釋慧淨
53		實相為體與名號為體 釋淨宗
62		「弘願」後面可否加「門」字？ 釋智隨
73		《無量壽經》「第十一願」要義 釋宗道
79	【淨土常識】	十劫久遠
80		淨土宗的極致・一願意三願意
81		對比勸善，彰往生益
82	【問答釋疑】	念佛也有道次第？
		《觀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正意？
84	【修學園地】	相信阿彌陀佛 人生綱舉目張 釋妙悟
85		從醫學、法學而出家
		——初見師父，一言為定 釋淨本（中英對照）
109		從難行道走向易行道
		丹尼爾・馬利納，淨曜居士（中英對照）
118		極樂世界的大門原來是聲控的！ 佛使居士



發行人：釋慧淨
社長：釋淨音
主編：釋宗道
副主編：釋淨開
編輯委員：釋淨本、釋淨諦、釋淨梵、釋淨恩、釋佛欣
美術設計：淨心（巫麗雪）
發行所：中華淨土宗協會

版權開放 歡迎流通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964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 ISSN 2307-2695 ©

I20 【淨土宗藝術】 滿眼兒孫身外事，閒梳白髮對斜陽

| 老土讀畫（中英對照）



I22 【念佛感應】 噓！安靜 | 釋果梵

I24 兒女是債，念佛能了 | 釋佛修

I25 「願生即生」感應三則 | 佛慈居士

I29 【漫畫專欄】 龍樹菩薩傳（五） | 文字／釋淨開・繪圖／巫麗雪

I33 【佳文欣賞】 不要輕易考驗人性 | 羅斯

I34 人心不安，多因愛字欠缺 | 丁福保

I35 【因果紀實】 畫師修福得善報 | 《雜寶藏經》

I36 【環保慈善】 三千髮絲 化身環保利器 | 摘自網路



I39 淨土宗相關網站

I40 慧淨法師電視弘法訊息

I41 【出版訊息】 《觀無量壽經譯註》

I42 【流通點】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I44 叢書目錄

66 【別頁】 實踐的佛法 | 釋慧淨

70 交給阿彌陀佛 | 華落蓮成



南無阿彌陀佛



慧淨



善導淨土教理的核心 (中)

文／釋慧淨

二、凡夫入報

「凡夫入報」，就是凡夫進入報土之意。在瞭解凡夫入報之前，先瞭解什麼是「凡夫」，誰是凡夫，以及善導大師的眾生觀。

(一) 何謂「凡夫」？

1. 煩惱具足，即是凡夫

凡夫的定義是什麼？所謂「愛妻愛子是凡，貪名貪利是夫」，也就是有煩惱、有貪瞋癡，叫做凡夫；在六道輪迴，叫做凡夫。不管煩惱輕、煩惱重，不管輪迴在天界或者人道，只要有煩惱，就是凡夫；只要還在六道輪迴，未脫出三界，都是凡夫。

凡夫是相對聖者的稱呼，又分為「內凡、外凡、底下凡夫」三種。初地以前為凡夫，三賢（十住、十行、十迴向）為內凡，十信為外凡，外凡以下稱為底下凡夫或薄地凡夫，一般談到凡夫，大多指薄地凡夫。

薄地凡夫是：迷惑真理、不順法性、具足貪瞋癡三毒、身口意三業造惡、流轉三界六道、不能出離火宅，這種薄地凡夫、煩惱眾生，都屬於惡人、罪人。

2. 違逆法性，即是凡夫

佛法定義的善惡，是以「順理為善，違理為惡」，「理」就是法性，所以是以迷惑真理、不順法性為標準。所謂「法性」，就是萬

法本來的自性，它的稱謂很多，如「佛性」、「本性」、「自性」、「空性」、「真性」、「真如」、「真理」、「實相」、「第一義空」等。人因為有煩惱，不能證悟空性，因此起心動念，身口意三業，不能隨順法性、隨順真理之道，這就是不善，這就是罪，這也就是惡。因此，若以佛法為標準，我們所有的人不都是惡人、罪人嗎？

就一般常人的瞭解來說，所謂的惡人，是自己在深刻不斷地反省中才能發現的。然而，究竟而言，無論我們多麼深刻地、銳利地批判自己、反省自己，單靠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仍是無法發現自己內在深處幽暗的虛偽與邪惡，只有經由光明顯照，通過比較，才能意識到自己的愚惡。

有句話說：「松影的黑暗，由月亮的光明。」黑暗本身並不知道自己黑暗的，是黑暗被月亮的光明所照之後，才知道自己是黑暗的。同樣的道理，愚惡凡夫以自己之力是不會發現自己是惡人的，必須藉助於卓越的照明光源才能發現自己當下的真正面目。更明確而言，那種能照亮極重惡人的光源，就是佛法之光，也就是「法鏡」，這面法鏡就是真如實相第一義空的「法性」。直接面對鏡子可以發現自己的美醜淨穢，真誠面對法鏡才能發現自己的善惡賢愚。也就是說，只有被佛法明鏡所照的人，才能開始驚訝、慚愧地意識到自己的愚惡。

在太陽光下，十瓦的電燈泡也好、一百瓦的電燈泡也好，甚至於一千瓦、一萬瓦的電燈亮度也一樣，必然都顯得暗淡無光。在法律與倫理道德的人間世界，是可以分別出善人與惡人的，但是在絕對的世界、宗教的世界，則顯示出人人都是惡人。在這樣絕對的世界、宗教的世界中，愈是努力修行的人，愈是看到自己的罪惡；愈是努力想要成為善人，反而愈會發現自己是一個惡人；愈想努力孝順父母，愈發現自己是個不孝的人；愈激勵自己不要說謊，愈認識到自己總是在說謊；愈做學問，愈知道自己其實一無所知。



北魏 一佛二菩薩 背屏式造像

若把身口二業所作所言，作為標準，則天下尚有完人；

若把心中意業所思所念，作為標準，則天下無一完人。

若從人所見處，作為標準，則世間尚有賢人；

若從人不見處，作為標準，則世間皆是罪人。

百善孝為先，論心不論事，論事天下無孝子；

萬惡淫為首，論行不論心，論心萬古無完人。

唯有切實修行，嚴格檢視自心，才能觀察到內心深處盤踞著堅固厚重的無明癡愛、貪瞋煩惱、分別執著與微細快速的心識。若是一般修行人，不但看不到自己的罪惡，還誤以為自己心能清淨，甚至已證果位。

由此我們不難明白，在由人和人的關係形成的世間一般生活中，有善人也必定有惡人。但是，在宗教的世界裡，在與絕對聖者的相比中來觀察人類的話，則人類全都是極重的惡人，當然，被絕對善的法鏡照出的我，同樣沒有例外，簡直就是一個極重的惡人。

所以《地藏經》說：

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

《悲華經》卷六也說：

是一千四佛所放捨者，所謂眾生厚重煩惱。專行惡業，如是眾生，諸佛世界，所不容受。如是眾生，斷諸善根，離善知識，常懷瞋恚，皆悉充滿娑婆世界；悉是他方諸佛世界之所擯棄，以重業故。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說：

從有漏心生，不順法性，所謂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是故名「不實功德」。

「凡夫」的人天諸善即是五戒十善、四禪八定，五戒為人，十善生欲界天，四禪八定生色無色界天。然而五戒十善或四禪八定，仍是

有漏、違理、不順法性，所以不出三界，為人或生天，還在輪迴，既在輪迴，就會墮落。

3. 輪迴流轉，即是凡夫

佛於《地藏經》說：

天人受天福盡，有五衰相現，或有墮於惡道之者。

又於《涅槃經》說：

雖復得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終還墮三惡道中。

又於《正法念處經》說：

無始生死中，業網覆世界。從天生地獄，從地獄生天。

這說明五戒十善乃至四禪八定，就凡夫而言是善，但人天之果報盡，則還墮於三惡道，故也是惡。五戒十善、四禪八定，還是不離三界六道的生死輪迴，何況成就五戒十善並不容易，成就四禪八定更加困難，所以出離輪迴，更不可能。所以善導大師說：「三惡火坑，臨臨欲入。若不舉足以救迷，業繫之牢何由得免？」印光大師也說：「世間善業，不出輪迴；若對信願具足之往生淨業，則彼善業，仍屬惡業。」可說輪迴流轉的凡夫都是惡人。

4. 慈悲救度，正為凡夫

以人類來講，有貪瞋癡煩惱、有無明，這就是惡。對於這樣的眾生，阿彌陀佛是無條件地慈悲救度，沒有任何懲罰的概念，反而憐愍我們愚癡、無明、煩惱、造罪造業。所以，對於惡的定義以及對它的態度，就顯示出佛的慈悲寬容、平等博愛。

徹底而言：無一人無罪，無一人不需救度。亦即：人都是罪人，無人無罪，除非已斷煩惱，心無分別執著；人都需要彌陀救度，無人不需救度，除非已入聖流，脫出三界火宅。

《觀經》說：

佛心者，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諸眾生。

意思是說，阿彌陀佛是絕對的愛心者，以救度罪人為唯一目的，不論罪福多少，凡念佛者必救。獲救僅憑信佛念佛，不憑三學六度萬行；唯憑他力，不假自力。

總之，淨土宗的出發點就是深信這樣的我是一個極重的惡人，是具足煩惱的凡夫，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出輪迴之苦的罪惡生死凡夫。同時深信，有如此罪惡生死的凡夫、煩惱成就的我才有他力的本願念佛。本願也好、念佛也好，這些本來就是阿彌陀佛為了罪惡生死凡夫的我才成就的。

（二）善導眾生觀

1. 凡夫稱名，必入報土

善導大師淨土教理思想的另一基礎是對「眾生」的看法（眾生觀），這從五部九卷所流露的心境就可以明白地看出來。此是我們淨土宗最根本、最基礎的教理之一。

善導大師是把所有人都看作是凡夫，而且是「罪惡生死凡夫」，乃至是「常沒眾生」的凡夫。同時，進一步主張凡夫只要專一念佛，必定能夠往生彌陀報土，這就是「凡夫入報」。

善導大師的「念佛觀」，就是「本願稱名」。

善導大師的「眾生觀」，就是「凡夫入報」。

這兩個主題是善導大師的思想核心，如拿掉其中一個，就沒有善導大師的思想，也就沒有善導大師的思想特色了。「本願稱名」是善導大師盡他的生命在強調提倡的；「凡夫入報」也是善導大師聲嘶力竭於糾正諸師一向錯誤解釋《觀無量壽經》的地方。

善導大師之「本願稱名、凡夫入報」思想除了傳承自道綽、曇鸞、天親、龍樹等祖師，乃至淨土三經的一貫法脈之外，也融入他對教理的深入理解，加上自己的宗教修行的見證體驗，及當時內外教界的背景淬鍊，因此這個思想內涵，可以說就是阿彌陀佛的本願，也是釋迦牟尼佛的本懷。

所以「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就是善導大師教理思想的核心、根本，也是特色的地方，是善導大師盡一輩子積極專一在弘揚的。是故，前面這兩個主題——「念佛觀」、「眾生觀」不僅是善導大師的核心思想，也是我們眾生命脈的地方。也就是說，我們是什麼樣的眾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這樣的我們、這樣的人，要怎麼離開苦惱世界？要怎樣往生彌陀報土？這些都是善導大師傾心關注、最根本要顯明的。

（1）「歸三寶偈」顯所歸眾生皆是惡機

善導大師楷定古今的《觀經四帖疏》，最先一開始便是「歸三寶偈」，善導大師首先勸勉大眾發願歸三寶，之後就寫下了十四行的偈語，每一行四句，每一句五個字。最前面二行偈說：

道俗時眾等，各發無上心，生死甚難厭，佛法復難欣。

共發金剛志，橫超斷四流，願入彌陀界，歸依合掌禮。

「道俗時眾等」是歸三寶偈的第一行第一句，也是整部《觀經四帖疏》的第一句，可說是《觀經四帖疏》的破題之句，重要可知。這是善導大師一開始就對世上一切人呼籲，非僅針對部分深通教理或有名的高僧大德們。所謂「道」就是出家五眾：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俗」就是在家二眾：優婆塞、優婆夷。「時眾」，當時的道俗之大眾。「道俗時眾等」就涵蓋那個時代的有修行、沒修行，以及現在到未來，乃至法滅之後的眾生，統統包含在裡面。

「各發無上心」，「無上心」就是菩提心，也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心，是大乘法門的基本，如果不發無上心就不是大乘法門。有這個心，進一步行菩薩道，如果根機銳利，道業有進無退，經過三大阿僧祇劫就能夠成佛。換句話說，如果不是利根，道業又退轉的話，成佛就遙遙無期了。

所以，不管聖道門或淨土門都要發菩提心。菩提心歸納有二種：

聖道門的菩提心與淨土門的菩提心。淨土門的菩提心就是願生極樂世界的心，因此淨土宗「迴向偈」就說「同發菩提心」。所以，雖然名相相同，但是內涵不一樣。

淨土宗的菩提心不是自己發四弘誓願、精勤於三學六度之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苦修，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是聖道門的自力難行道，我們即使有心也沒辦法做得到，所以我們就發願先到極樂世界，因為極樂世界是涅槃的境界，到了極樂世界就能夠斷除煩惱、破除無明、進入佛的境界；進入佛的境界之後自然就會有佛的智慧、慈悲和願力，能夠主動地下化眾生。因此淨土門的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眾生」都在於「願生彌陀淨土」中來成就。

所以，偈中前面這兩句話就已顯示出眾生的根機與成就道業的方法。也就是說，眾生的根機都是罪業深重的煩惱凡夫，因此都必須接受彌陀的救度，願生彌陀的淨土。

「生死甚難厭，佛法復難欣」，要我們這一種根機的眾生厭離生死、欣慕佛法而修行，是不可能的。

「共發金剛志，橫超斷四流」，我們凡夫哪有金剛志？此處所謂的「金剛志」是指接受彌陀救度的堅定願心。阿彌陀佛救度我們是金剛不變，我們信受彌陀的救度也不改變，這就是「金剛志」，因此善導大師接著就說「橫超斷四流」。這個法門是橫超的，「斷四流」就是斷絕欲、見、有及無明這四流，簡而言之，就是斷絕生死輪迴。

橫超表示他力、佛力，唯依佛力才能夠橫超。自力就是豎出，必須靠自己一層一層往上爬，先斷八十八品見惑，離開三惡道，接著再斷八十一品思惑，斷前面的九品思惑，離開欲界，進而一品一品斷除，離開色界、無色界，才能完全脫離三界六道輪迴。而淨土法門是橫超的，以信受彌陀救度，就能不斷煩惱而當生橫超三界六道，直入彌陀報土而成佛，這就是「橫超斷四流」。

「願入彌陀界，歸依合掌禮」，從這裡就可以更瞭解前面所講的



唐石雕阿彌陀佛像 大都會博物館藏

「各發無上心」，就是接受彌陀救度而「願入彌陀界」，這是他力橫超的法門。顯示「道俗時眾等」都是罪惡生死凡夫，不是賢善精進的根機。

由上述內容可知，善導大師《觀經四帖疏》一開始這兩行偈，就已經顯明眾生是什麼樣的根機。又說：

我等愚癡身，曠劫來流轉。

又於《觀經四帖疏·跋語》說：

余既是生死凡夫，智慧淺短。

「愚癡身」，一切的罪惡和痛苦都是來自於愚癡，因此曠劫流轉六道，生生死死，到現在還沒有出離。這顯示他對自己的清楚認知。

這兩句善導大師都是以自己第一人稱來說，向大眾告白自己是愚癡身，是生死凡夫，至今還在六道輪迴，無力出離，唯有歸依彌陀願生極樂。一即一切，善導大師也以這種自己體驗的深刻自覺，來看待所有的人。

善導大師提醒我們，要認識自己真實的本來面目，認識我們不只是凡夫，而且是「罪惡生死凡夫」。當然，我們的本來人是佛，是佛性、空性，是真如實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本來如如、不動不變，沒有貪瞋癡，不會起惡念造惡事，我們的本來人是這樣的。不過，我們現在愚癡罪惡，煩惱深、業障重，再怎樣修行，煩惱都無力降伏、斷除，因此佛性就不能夠顯現，都會受煩惱拘束，過著煩惱的生活。可以說，我們就是靠煩惱在生活，離開煩惱，我們沒辦法生存。所以善導大師說：

垢障覆深，淨體無由顯照。

善導大師很明白清楚地開示我們，由於「垢障」，「垢」就是貪瞋癡三毒，「障」就是業障，垢障障礙我們出離輪迴，障礙我們成佛。曠劫以來我們的垢障覆蓋很深厚，致使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的佛

性沒辦法顯露出來，沒辦法產生它的功用。

以一般聖道門來講，所謂「心淨國土淨」，要在自己的內心去尋找佛性，去成佛，去跨越煩惱、六道輪迴，因此必需顯照淨體，如果不能顯照淨體的話就得繼續輪迴。可是要靠我們自己有限的力量來顯照淨體，其實是做不到的，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豈不是勢必要繼續輪迴？山窮水盡時，幸好有阿彌陀佛慈悲垂手的救拔。

（2）惡機應警戒自省

善導大師指出我們的本性，警戒說：

不得外現賢善精進之相，內懷虛假。

貪瞋邪偽，奸詐百端，惡性難侵，事同蛇蝎。

不要外表顯現出是一個賢聖的根機，是一個能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是一個能夠精進修行的人。因為顯現出來的這些都是虛假的。

這個乍看起來像是顛覆佛教的觀念，因為佛教是要勸導眾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一般儒家也說要希賢希聖；而不管修什麼法門也都要精進不懈怠，可是善導大師為什麼說我們這個法門不在於顯現賢善精進之相？而要認清自己是一個內懷虛假的人呢？

於此，我們可以自省：自己是不是內懷虛假？

善導大師說：

縱發清心，猶如畫水。

我們即使有一剎那清淨的心，但好像在水面上寫字畫畫——水面上寫字畫畫能成一個字體嗎？不可能，隨畫隨失。

「貪瞋邪偽，奸詐百端」，「貪」，逢順境時生起歡喜心就是貪；「瞋」，凡事違背我們心意，和我們觀點不一樣，產生對立衝突，就會起瞋；「邪」，我們內心都有邪思邪念，不合乎正義正理；「偽」，我們都做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行；「奸」，我們內心都很奸巧；「詐」，說話欺騙他人；「百端」，這樣的情況非常非常的多。

「惡性難侵」，曠劫以來被這樣不好的貪瞋邪偽習性薰染，這樣的業習已經很堅固，難以消除，只有持續增長、膨脹，想減少都很難，何況根本斷除。

「事同蛇蝎」，我們凡夫的內心都充滿著貪欲、瞋恨的惡性；內心虛假、奸詐、猜疑、忌妒、不平、不滿、執拗、剛硬、傲慢、尖刻、凶狠、毒辣……，這一些心性和情緒永遠沒有斷絕，難以停止，當我們情緒起來的時候，心就如蛇蝎一般的狠毒。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我們都曾經有這樣的起心動念。

像這樣的人，外表顯現賢善精進而內懷虛假，那是言行不一，內外不符的。所以，要我們認清自己。

善導大師說：

信知自身是具足煩惱凡夫，善根薄少，流轉三界，不出火宅。

不犯法，就不會進監牢。這個三界的牢籠，這個燃燒的火宅，我們曠劫以來都在裡面，為什麼？因為煩惱深重又善根薄少。我們可以說全身上下、心裡內外都是煩惱，除了煩惱，沒有其他的。我們的心就好像黑炭，再怎麼抹、怎麼洗都洗不白。如果我們能夠體認自己就是這樣的人，是世界上的惡人、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這樣的人只有徹底信受彌陀的救度，才有解脫的可能。

（3）具兩種深信，必定解脫

善導大師「機法兩種深信」說：

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

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

二者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

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我們就是這樣的「罪惡生死凡夫」，所以從過去世曠劫以來，直至今世，乃至盡未來際，在時間上三世都在流轉，無有出離之緣。

「罪惡生死凡夫」，這一句六字有三層次：一、凡夫，二、罪惡凡夫，三、罪惡生死凡夫。也就是：一、是凡夫，凡夫有善凡夫，有惡凡夫。二、我們是罪惡凡夫，不是賢善凡夫。三、是罪惡生死凡夫，這種罪惡凡夫是永遠「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的生死凡夫。

有的人認為，雖然我過去世曠劫以來流轉，但今世這一輩子或許有希望出離，這一輩子沒希望，下輩子或下下輩子的未來世，肯定有希望出離……。可是善導大師已經為我們下了一個定案：即使下輩子、下下輩子、永遠的未來世，也「無有出離之緣」。可見我們是三千世界當中第一的罪人、惡人，才這樣的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之間都無有出離之緣。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說三界是「虛偽相、輪轉相、無窮相」。而善導大師機深信所說的「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是「虛偽相」；「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是「輪轉相」；「無有出離之緣」，是「無窮相」。而這樣的眾生，就是阿彌陀佛要救度的對象。所以要認清自己的根機，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善導大師進一步說：

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

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針對的就是我們這一種眾生，只要我們不懷疑、不躊躇、不顧慮，直接接受彌陀的救度，念他的名號，就是「乘彼願力」，就能百分之百往生極樂。

這個就是善導大師對自己以及對所有人的看法。這樣的看法並不是悲觀消極，而是為了顯示救度的妙方——如果不認清自己有這麼嚴重的病症，一顆靈丹妙藥在這裡，我們也不會願意接受。

學習淨土法門，一定要有這樣的自覺，自覺自己現在就是凡夫，而且是罪惡生死凡夫。就像《觀無量壽經》中，釋迦牟尼佛向韋提夫人說：「汝是凡夫。」韋提是所有眾生的代表，韋提是凡夫，表示我



們都是凡夫，而且是罪惡深重的生死凡夫。只要煩惱尚未斷除，只要還在六道輪迴，這樣都是罪惡生死凡夫，都是《阿彌陀經》所講的「五濁惡世」的眾生。「濁」就是污穢，「惡」就是罪惡，污穢、罪惡的眾生，就是「濁惡之人」，簡單說就是「罪惡之人」，再簡單說就是「罪人」，就是「惡人」。即使出生在天界，天壽盡的時候，仍然要隨著過去的業再墮落，或者墮落人間，甚至墮落在三惡道。

如前面所引，佛於《正法念處經》說：「無始生死中，業網覆世界；從天生地獄，從地獄生天。」或者因善行善緣現前而上生天界，或者因惡行惡緣現前而下墮三惡道。又於《涅槃經》說：「雖復得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終還墮三惡道中。」色界天無色界天的天人，命終的時候，也還會再墮落在三惡道之中。由此可見，天界和地獄可說只是一線之隔，是在一起的。因此，只要煩惱還未斷除，就一定會繼續在六道輪迴，不可能離開罪惡生死凡夫的身分。我們要有這樣的認知。

這樣的凡夫，只要念佛，靠著阿彌陀佛的本願，自然就能夠脫離三界六道的輪迴，往生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因此，只要「本願稱名」——專一、不雜地稱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這樣所有的凡夫，不但可以脫離輪迴，而且可以往生彌陀淨土；彌陀淨土不是化土，是報土，這就是「凡夫入報」的意義。本來要輪迴在六道的我們，為什麼能夠脫離輪迴，甚至進入阿彌陀佛的報土呢？關鍵在於「本願稱名」——念佛，憑靠阿彌陀佛的願力。

（4）為顯救度，先明根機

淨土宗以宣說彌陀本願救度的真實法為第一要務，與此同時，說明被救度的真實根機，尤為重要，而《觀經》正是說明被彌陀所救之真實機的經典。亦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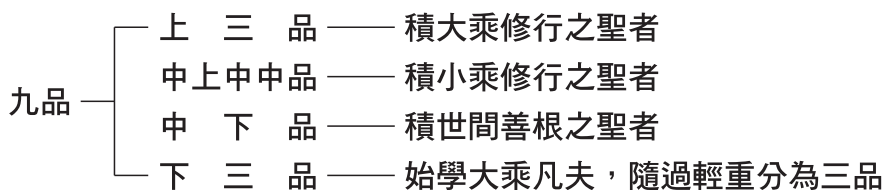
淨土宗真實法：彌陀本願救度（能救之法）。

淨土宗真實機：罪惡生死凡夫（所救之機）。

法須應機，機須應法；如藥應病，病即痊癒。機法相應，機法一體，機被救度。

2. 九品眾生，皆是凡夫

善導大師楷定古今的思想系統之中，有一項屬於「根機論」。亦即「隋唐諸師」判定《觀經》之韋提是大菩薩，而三輩九品之所以能夠往生極樂世界，也是因為他們大多是聖人的根性，若是凡夫，則往生無分，即是以聖者判定九品往生機。如下圖：



所謂「隋唐諸師」，概指善導大師同時代及稍早之佛教僧侶之中，曾註疏淨土經典或論述此一問題之人物，如淨影寺慧遠（523—

592)、天臺宗智者(538—597)、三論宗吉藏(549—623)及攝論師們。其涵蓋範圍，起於慧遠大師著《大乘義章》所論，迄至善導大師(681)，約百年之間。此時期由於佛教界高僧輩出，經論義學研究鼎盛，宗派學派逐漸成形。諸師往往依其所宗所學之角度，以理解並闡釋淨土教義。

判定九品往生機是聖者，凡夫無分，完全失去淨土門「凡夫為本」的旨趣，滅卻佛說《觀經》的真意，障礙凡夫往生的信心，自失誤他，為害很大。因此善導大師慨然糾正之，大師於〈玄義分〉「和會門」首先以道理立論，顯明其非，其次就《觀經》之文，以凡夫為本位的經說證明之，而作結論判定「九品唯凡，遇緣有異」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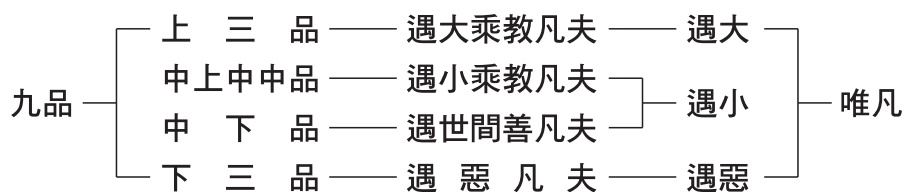
看此《觀經》定善，及三輩上下文意，總是佛去世後，五濁凡夫，但以遇緣有異，致令九品差別。何者？

上品三人，是遇大凡夫；中品三人，是遇小凡夫；下品三人，是遇惡凡夫。

以惡業故，臨終藉善，乘佛願力，乃得往生，
到彼華開，方始發心；何得言是始學大乘人也？

若作此見，自失誤他，為害茲甚。

如下圖：



(1) 遇緣不同，而有九品

意思是，若是九品唯凡，則九品應該都是平等的凡夫，然而說了九品的差別，有何理由？對此，善導大師解釋說：「就經文之意，定善與散善的三輩九品，都是指佛去世之後五濁惡世罪惡苦惱的凡夫。」

其九品的差別只是遇緣的不同，其本性是與韋提一樣實質的凡夫，遇大乘教之緣則修大乘教，遇小乘教之緣則修小乘教，若是遇惡緣則不免成為無善造惡的人。因此，若是所遇之緣彼此相反，則其行為當即彼此逆轉，上品之機成為下品之機，下品之機成為上品之機。本質總是實質的凡夫，由於遇緣之不同，導致行相有九品的差別。」譬如山頂之石與山谷之石，實質完全相同，只不過由於地殼擠壓的因緣，有的成山頂，有的在山谷。

（2）機性相同，機相有異

顯然，此文將眾生的根機分為「性」與「相」，性是心性，潛藏在內，不易發覺；相是形相，表現在外，容易發現。亦即九品的行者，從「機性」來講，本性本質每人都一樣，沒有不同，都是凡夫，都是具足貪瞋癡煩惱的「五濁凡夫」。但從「機相」來看，則有三三九品的差別，若有緣遇到大乘教，則修大乘教法，成為上品的行者；反之，若遇到惡緣，則作惡多端，成為下品的罪人。由所遇之緣的不同，則九品的機相亦隨之不同。因此可知，上品的行者之所以修學大乘，是因為遇到大乘教法，所謂「遇大凡夫」；如果本來是遇到惡緣，則成為「遇惡凡夫」。但，不論遇大遇小遇惡，不論定善或散善，只是外相「遇緣有異」，其內在機性，依然還是貪瞋癡罪惡生死五濁凡夫。若能各自反省自己的機性，而如善導大師所說「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無有出離之緣」，便能全身靠倒，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泯除定散九品機相，成為本願念佛一機。

（3）九品生因，唯在念佛

確實，善導大師的看法很徹底，合乎淨土教理的本意。即，《觀經》之中雖說定散、大小、高下種種之機，這只是遇緣之不同，其本性、實質都是一樣，無有不同，都是常沒凡夫、實質惡人。因此釋迦彌陀二尊善巧方便，先調機誘引地廣說定散二善，調熟眾機，最後還廢定散二善，因為能夠救度逆惡凡夫的唯一之道，即是本願念佛，此外別無，所以《觀經》之〈流通分〉釋尊不付囑定散二善，唯以念佛

一行付囑阿難。

由於本願念佛是易行道，相應此等逆惡之機；亦即本願念佛，功能超絕，遠勝定散二善，能令逆惡之機，徑生極樂，速成佛道。此本願念佛的信受之機，即是必墮無間的逆惡之機，《觀經》說明了這種根機的真實相狀，而開顯此種經意的即是善導大師，這也是大師楷定古今的重點之一。

（4）凡夫才需要彌陀急救

如果韋提是大菩薩，則不只與《觀經》所說相違，使《觀經》的真義不能開顯，而且善導大師的淨土教理也不能成立。然究其實，《觀經》之中的韋提，常與未來世一切凡夫眾生並稱，未來世，即是代表末法時期的一切眾生，此種眾生，《觀經》說是「濁惡不善，五苦所逼」。這末法時期的一切眾生若是大菩薩，何以有必要悲泣雨淚地仰求釋尊？唯有愚癡的凡夫、罪障的女人，不得不仰求釋尊為其宣說救度之法，所以善導大師視其為實質的凡夫，也唯有實質的凡夫，才需要彌陀本願念佛的救度。

依大師的判定，九品都是凡夫（九品皆凡），不是聖者，且整部《觀經》是釋尊為未來世的五濁凡夫所說，非為聖者；大師說那種聖者是：

身居生死，不為生死所染，如鵝鴨在水，水不能濕。

三塗永絕，四趣不生。

神通自在，轉變無方。

更憂何事，乃藉韋提為其請佛，求生安樂國也？

意思是，彌陀淨土乃是為沉淪於生死苦海中的凡夫所設，不是為聖人所設，因為那種聖者已經遠離三途六道，安樂無憂，既已離苦得樂，不需救度，故不用佛為他們愁出離之道，不用彌陀為他們發救度之願。倒是佛去世後的五濁凡夫，為煩惱賊所害，濁惡不善，五苦所逼；如斯苦者，猶如溺水之人，常沒常流轉，才是彌陀悲愍、為其

發願成就淨土急須救度的對象，所謂「彌陀救度、凡夫正機」；彌陀悲願是以救度五濁末世為煩惱賊所害、苦惱不堪的我輩凡夫罪人為目的，若不以救度如斯罪苦之機為急務，則佛之悲願不夠圓滿，而眾生之沉淪永難超升。故知阿彌陀佛之五劫永劫的大悲願行，十劫以來的不停招喚，正是以救度如斯苦機為急務。故大師說：

諸佛大悲於苦者，心偏愍念常沒眾生，是以勸歸淨土。
亦如溺水之人急須偏救，岸上之者何用濟為？

又說：

但此《觀經》，佛為凡說，不干聖也。

世尊定為凡夫、不為聖人。

證明如來說此十六觀法，但為常沒眾生，不干大小聖也。

由此可知：整部《觀經》之定善十三觀及散善九品，都是釋尊為五濁惡世常沒凡夫所說的，與聖者全無關係，故不只九品都是凡夫不是聖者，定善之機也都是凡夫不是聖者；即使韋提希夫人，雖然諸師斷定她是大菩薩，大師也首先於〈序分義〉依據「汝是凡夫，心想羸劣」之佛說，楷定韋提希非大乘聖人，乃是博地凡夫，而言：

正明夫人（韋提）是凡非聖，由非聖故，仰惟聖力冥加，彼國雖遙得睹。

其次於〈定善義〉「華座觀」言：

韋提實是垢凡女質，不足可言；但以聖力冥加，彼佛現時，得蒙稽首。

又於《般舟讚》言：

韋提即是女人相，貪瞋具足凡夫位。

總之，整部《觀經》始終都是為了救度五濁凡夫、常沒惡人所說的經典；是顯示淨土門所被正機以凡夫為本，為如斯凡夫所說的經

典；是說明一切凡夫，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必生彌陀淨土的經典；是釋尊觀見機教成熟而說的一部末法濁世機教相應的經典；是彌陀救度之法、凡夫得救之道的經典。

以上是對「凡夫」二字的解釋，及善導大師通過教證與自身的體驗，認為所有人都是罪惡生死凡夫，而這樣的凡夫是彌陀救度的對象，這樣的凡夫只要專一念佛，都能往生彌陀淨土。

（三）何謂「報土」？

接著解釋報土，在解釋報土之前，先來瞭解什麼是「淨土」。

1. 淨土二義

「淨土」這兩個字，有普通的意思和特殊的意義。

（1）普通義：通明諸佛淨土

就普通的意思來說，佛所居住的清淨微妙世界叫做淨土，也就是清淨國土的意思，這是與穢土相對而言的，與我們這個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也就是說，十方諸佛在過去行菩薩道時，所發的菩提願和所行的六度萬行都圓滿的時候，所成就的那個依報莊嚴的境界就是淨土。假如當時他的菩提願和六度萬行沒有圓滿成就，就不可能成佛，也不可能成就佛的淨土。

譬如，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或者大日如來的密嚴世界、藥師如來的淨琉璃世界、釋迦牟尼佛的無勝莊嚴國，這些都叫做淨土，因為都是這些佛所居住的清淨微妙國土，所以都稱為淨土。因此就「淨土」這二字來說，十方諸佛所居住的地方，都可以稱為淨土。淨土之中的一切事物都是極其清淨莊嚴，無污穢相、無煩惱相、無罪業相的；不像我們五濁惡世的凡夫所居住的世界，有污穢相、有煩惱相、有罪業相。

以上是就一般的淨土來說。

（2）特殊義：專指彌陀淨土

淨土特殊的意義則是專指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來說的。

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就說：

易行道者：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

善導大師的《法事讚》也說：

眾等迴心生淨土。

這都是將十方諸佛國土通稱的淨土，來做為極樂世界的別稱。也就是說，一旦說起淨土就是指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就是淨土。以總為別，以一般的總稱、普通的稱呼，來特別、專門稱呼極樂世界。等於說，極樂世界就是淨土的代表，淨土的精華。說到極樂世界，就是指淨土；說到淨土，就是指極樂世界。

《無量壽經》就說：

（極樂世界）清淨莊嚴，超踰十方一切世界。

十方諸佛世界都是清淨微妙，極其殊勝莊嚴的淨土，但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淨土，還更加超越。善導大師在《往生禮讚》也說：

觀彼彌陀極樂界，廣大寬平眾寶成。

四十八願莊嚴起，超諸佛刹最為精。

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所莊嚴的，而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是超越十方諸佛的願，因此阿彌陀佛成佛的時候，他所成就的彌陀淨土自然就超越十方諸佛的世界，是十方淨土之中最為精華的，因此就以淨土來專稱極樂世界。

（待續）



西方極樂淨土 日本鎌倉時代（1185-1333）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2020中元法會開示

文／釋慧淨

上

各位法師慈悲，各位蓮友：南無阿彌陀佛（三稱）

淨土宗北北區（台北市、新北市）各道場，今天（2020年8月23日）聯合舉辦「中元念佛超薦法會」，大家懷著萬分虔誠、期盼的心來到這裡，目的是希望念佛超度我們過往的父母，或七世父母，乃至歷代祖先、冤親債主，這是很有意義，很值得的。

農曆七月十五日，在中國民間稱做「中元節」，在佛教稱為「盂蘭盆節」。自古以來，在這一天，不管佛教道場或道教道場，或民間廟宇，幾乎各地都有舉辦超薦法會。

中元節和超薦的習俗，其實和佛教大有關係，是根據佛教的《盂蘭盆經》而來的。《盂蘭盆經》主要是說目連尊者孝心度母的故事。故事很感

人，給社會民間，給世代代，留下了很有意義價值的事相，值得我們去瞭解它的內涵，而進一步以我們每一個人能夠容易做得到的，直接有殊勝效果的來做。

首先，約略解釋《盂蘭盆經》的內容，並談到事後的演變，以及到現在，我們要怎樣容易圓滿達成《盂蘭盆經》要達成的效果。

一、釋經名

《佛說盂蘭盆經》，經名六個字，內容文字也不多，八百多個字，是西晉時代，月氏的地方，三藏法師竺法護所翻譯的，收藏在《大正藏》第十六冊。

「佛說盂蘭盆經」，「佛」指釋迦牟尼佛。

「說」，是釋迦牟尼佛所「說」。

「盂蘭」，是印度話，翻譯為「倒懸」。「倒」是顛倒的倒，「懸」是懸掛的懸。意思就是如同一個人頭下腳上，被綁著吊在半空中懸轉，這樣是非常不舒服、非常痛苦的。所以「盂蘭」翻譯成「倒懸」，是顯示其痛苦。

「盆」，是中國字，就是鉢、碗，放食物的東西、器具。

「經」，凡是佛所說的都稱為經，如果是菩薩或祖師著作的，就稱為論、疏，或者著。

二、解正文

「聞如是」，一般經典都是四個字「如是我聞」，或者是「我聞如是」，不過意思都是一樣的，就是阿難尊者聽聞下面這樣真實的內容。這裡略掉「我」，是避免執著。因為一般人說我，是有我執，佛教就是要破我執。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某一個時間，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這個地方，講了這一部經。這跟講《阿彌陀經》是同一個地方。

欲餉亡母

「大目犍連，始得六通」，大目犍連尊者一開始獲得阿羅漢果，而有了六種神通。

「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那個時候，他想要度脫父親母親，報答養育他的恩德。父母對我們的恩，所謂昊天罔極，比山高，比海深。經文說「報乳哺之恩」，用「乳哺」兩個字來代替父母深重的恩。生而為人要有人格，而最基本的人格就是孝，如果生而為人卻沒有孝心，那就不是人，失去了人格，下輩子要再當人是不可能的。

所以為人應該心存孝心，對父母養育之恩要知恩、感恩、報恩，乃至對於世間一切我們都要心懷感恩。感恩、報恩，最根本的就是讓父母解脫生死輪迴，才是真正的知恩、感恩、報恩。假設父母依然在六道輪迴，那兒女的孝心就還沒有完全達到。

孝，有大、中、小，真正的大孝就是要讓自己的父母脫離生死輪迴。從《經》上來講，要達到這一點，只有我們念佛，自然就能夠度脫過往的父母、祖先往生極樂世界成佛。

目連尊者以前還沒有得道，當然沒有力量救度他的父母，也不曉得他

的父母在何處。現在已經得道了，具有六種神通，所以首先就想度脫他的父母。

「即以道眼，觀視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食，皮骨連立。」道眼就是得道之眼通。眼通分為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這裡的道眼是指天眼通。

「觀視世間」，觀察三界六道。世間有「器世間」與「眾生世間」，「器世間」是指三界六道的依報環境，「眾生世間」指我們眾生，也就是六道中的四生九有。觀看天界，母親不在天界，觀照人間，母親不在人間，那肯定是在三惡道。先往地獄道觀察，幸好不在地獄道；可是往餓鬼道一看，母親在餓鬼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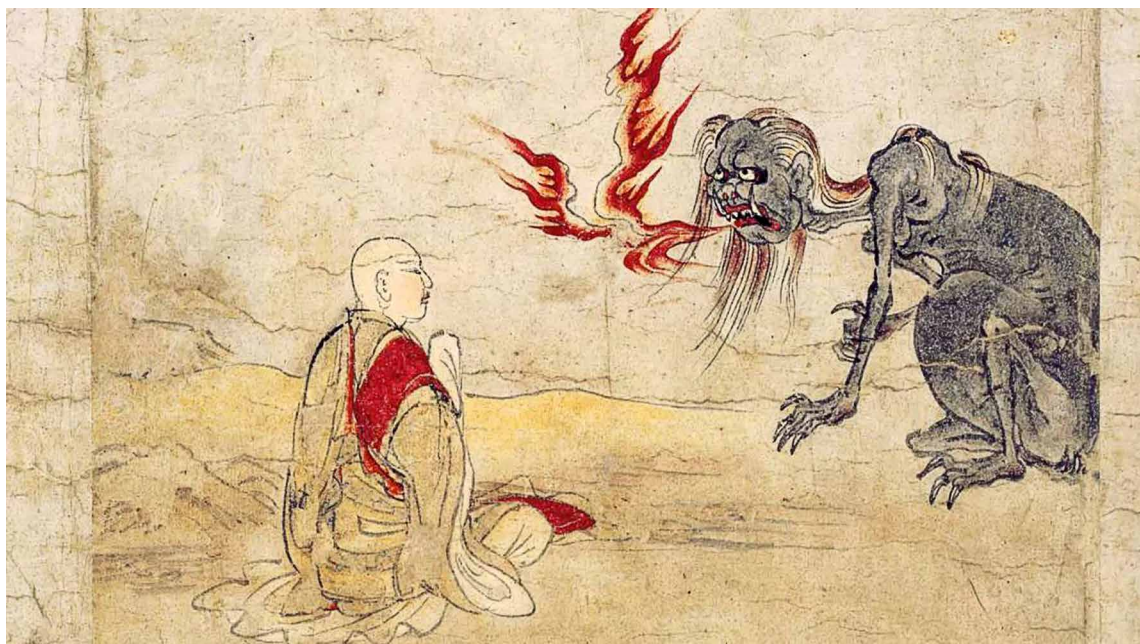
餓鬼道的鬼主要有三種：有財鬼、少財鬼、無財鬼。再展開來，每種又有三種，便成九種。他的母親，是這三種當中的無財鬼，是真正的「餓」鬼。無財鬼就是連吃的、穿的都沒有，甚至要喝一點水也不可能。乃至於即使有食物來到嘴邊，也會化成火炭，不能食用，所謂「五百世不聞水漿之名」。這個「五」是形容很多的意思，就是很長的時間連水漿的名字都不能聽到，何況是親見而食用呢。

出生在餓鬼道是果報，果報一定有因。沒有因，不可能會有這一種果，這顯示他的母親過去世是以慳吝和貪圖為因，主要是這兩個業比較重，所以牽引到餓鬼道，沒得吃，沒得喝，乃至沒得穿，這是屬於報業。

「目連悲哀，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看到至愛的親人在受那一種痛苦，身為子女內心不能沒有感受，可以說是感傷徹入骨髓。但是目連尊者他有六種神通了，因此立刻就以他的鉢盛著飯菜，以神通到母親那裡。一般人是不能看到餓鬼道的，更不可能拿東西到餓鬼道的地方給親人。

「母得鉢飯，便以左手障鉢，右手搏飯，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這顯示出他的母親貪吝的習氣很深重，得到鉢飯立刻用左手遮住飯，怕旁邊的餓鬼來爭搶，又用右手抓著飯，想自己獨享，可是到了嘴邊立刻化成火炭。所謂一切唯心造，因為有這樣慳貪的心，所以才有這樣的現象。

如果她那個時候有一種慈悲平等的心，也憐憫四周的餓鬼和她一樣苦了很久，餓了很久，多少也分一點給他們，所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如果她有這樣的愛心，就會讓



《餓鬼草紙》局部 日本平安時代（12世紀）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她立刻脫離餓鬼的果報。只是，這當然是不容易的，因為苦了那麼久，好不容易這時候可以吃一點，巴不得趕快自己享用。這是人性，是眾生性。所謂眾生性就是眾生的本質，人性就是人生的本質，本質是什麼？就是貪瞋癡。

我們眾生都有貪欲、瞋恚、愚癡。假設沒有這三毒，就不至於三界六道輪迴。

反觀自己，如果處在那一種境界，自己又會是怎麼樣呢？所以眾生相就是我相，我相就是眾生相，也就是說，不只目連的母親是那樣，我們

也那樣，他所做的就是我們所做的，眾生相就是我相。

目連陳情

「目連大叫，悲號涕泣，馳還白佛，具陳如此。」目連尊者有神通，可是居然沒辦法讓他母親享用，而且他已經斷了煩惱，面對這一種境界還是悲號涕泣。當然，這是一種孝心的顯露，否則的話，已經斷了煩惱，沒有貪瞋癡，當然就沒有情緒，所謂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這一些情感的流露，但是在這個時候，一個斷了煩惱的聖者也難免有這一種徹入骨髓的悲痛。因此立刻馬

不停蹄地來到佛陀的面前，向佛陀訴說，希望佛陀能夠解救。

許以救方

「佛言：『汝母罪根深結，非汝一人力所奈何。』」佛陀說：「你的母親罪根深結」，「罪」是口業的罪，身業的罪；「根」是意業的根；「深」是長久以來的累積；「結」就是很堅固，難以解開、消除。一方面說他母親的罪很重，一方面說你一個人的力量薄弱，雖然已經得了阿羅漢果了，可是面對罪根深結的親人，還是毫無辦法，顯示滅罪是最不容易的。《地藏經》說，我們眾生的罪很深重，「能敵須彌，能深巨海，能障聖道」，所以在罪業的面前，我們要改變果報，那是很不可能的。

「汝雖孝順，聲動天地，天神、地祇、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佛陀就說了，即使你孝順，但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要集眾人的力量；但是眾人的力量也要看對象，如果是天神、地祇、邪魔、外道這一些並不是學佛法的，也沒有那一種功德力量。誰才有功德力量呢？

「當須十方眾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脫。」也就是說，你一個人力

量不夠，其他所有人的力量也不夠，其他人的力量其實是業力，不是功德力，有功德力的就是「十方眾僧」。

所謂「僧」，就是三個（也有說是四個）以上的和合僧，六種和合，才能稱為「僧」。如果只是一個人，那只能說是比丘、比丘尼，或沙彌、沙彌尼，不能稱為「僧」。僧，尤其是十方的僧眾才有那威神之力使你的母親解脫餓鬼道。

「吾今當為汝說救濟之法，令一切難，皆離憂苦。」我現在就為你說救度的方法，不但使你母親解脫餓鬼道，乃至一切的災難痛苦都能夠離開。「憂」就是內心憂愁，「苦」就是肉體痛苦。

獻供之法

接下來釋迦牟尼佛就講說解救的方法，歸納為五點來說明。

- 第一「定勝時」，
確定殊勝的時間；
- 第二「發勝意」，
發起殊勝的願意、願望；
- 第三「設勝供」，
準備殊勝的供品；
- 第四「讚勝田」，
讚歎殊勝的恩田；

第五「獲勝果」，
最後獲得殊勝的利益。

第一「定勝時」

「佛告目連：『十方眾僧，於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這就是時間「七月十五日」，這一天是「僧自恣時」，這一天也是十方眾僧經過三個月的結夏安居，也就是從四月十六日到七月十五日，整整三個月，大家在一起專一精進修行，這一天要結束了，所以僧眾集合，互相規勸或提醒對方的過錯，使得對方能夠遷善改過、增進德行，這叫「自恣」。

「自恣」，就是「隨意」的意思，到了這一天，僧眾聚集在一起，互相表達，說今天我某某在這裡跟大家自恣，在這段期間如果我的哪些過失自己沒有發現到，可是別人有看到、聽到或認為有過失的，請大德們慈悲提醒我，讓我來利用這個時候向大眾僧懺悔改過，這叫作「自恣」。

這是很有意義的。衣服髒了，水洗一洗就清潔；身體髒了，洗一洗就乾淨；地面髒了，拖把拖一拖，地面就清潔乾淨了；人的心污穢了，必須要靠懺悔的法水。但是往往「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我們看不清自己，必須要靠善知識提醒。不過，末法

時代，眾生根機淺、福報薄，若能謙卑接受教導，已是不容易。佛陀的時代，修行人都很謙卑，也老實修行，到了現代，別人如果提醒我們有什麼過失，我們反而不滿意，怎麼可能會謙虛接受改進呢？

第二「發勝意」

「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目連尊者的目的只是為了自己母親一個人，可是佛陀發起超度在困苦之三惡道中的七世父母的這一種願心，這就是「發勝意」。

第三「設勝供」

「具飯、百味五果」，「具飯」是整體來講的，「百味五果」，是種種的蔬菜、水果、飲食。

「汲灌盆器」，是洗手或洗腳的器具。

「香油錠燭」，香油可以塗抹身體，防治蟲咬，或皮膚乾裂；「錠燭」也叫做燈燭，可以在晚上點明。

「床敷臥具」，就是寢具。

這幾句話是說，在這一天準備僧眾的飲食和日常用品來供養。

「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盡心盡力，把最好的

拿出來放在盆中供養十方大德僧眾。這表示自己的虔誠。如果虔誠心不夠，就會隨意或隨隨便便。所以愈是虔誠，愈會儘量去備辦自己力所能及的。當然，出家眾的生活簡單樸實，是不需要那樣豐富的，可是對於我們本身來講，那是人的一種極其虔敬之心的表達。

第四「讚勝田」

接下來讚歎殊勝的功德田。

「當此之日，一切聖眾，或在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樹下經行，或六通自在。」在這一天，十方僧眾、聖眾，或山間打坐入定，或樹下經行修道，很多得了四道果，也就是阿羅漢果，都具六種神通自在。

「教化聲聞、緣覺」，前面是自利，現在教化是利他。

「或十地菩薩大人，權現比丘，在大眾中。」或者已經登地的大菩薩，示現比丘聲聞緣覺，在大眾當中。

「皆同一心，受鉢和羅飯。」他們都同樣一心，沒有分別多少、好壞來接受大家的供養。「鉢和羅飯」，即是把潔淨營養的食品放在潔淨的盆子或碗鉢。

「具清淨戒，聖眾之道，其德汪洋。」這一些聖眾都是具足戒律清淨的，他們的修行是道德崇隆，如同大海。

這當然不容易，以現在修行人來講，幾乎沒有一個是具備清淨戒的。如果戒不清淨，受這樣的供養，是受不起的，所謂鐵丸銅汁難以消受，將來要披毛戴角來償還。

第五「獲勝果」

「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在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如果有福報因緣，供養這一些自恣僧，那麼不只是現在的父母，乃至於其他的六親眷屬，在三惡道的，也都能夠解脫三惡道。「衣食自然」，有衣穿，有食物可吃。

「若復有人父母現在者，福樂百年；若已亡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華光。」如果父母還在的話，就會福樂百年；如果已經去世的七世父母，也能夠生天，在天上自然化生，入天華光中，香華光明。這一些都是指天上的境界。

所以方法就是這樣，盡心盡力準備飯食、百味五果、日常用品，然後竭誠盡敬地供養十方聖眾，自然就有

這樣的功德，超度現生的父母乃至七世的父母。

受供之儀

接著又說：「時佛教十方眾僧，皆先為施主家咒願，願七世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剛剛講的是施主的供養，現在講的是十方眾僧接受供養的心態。首先要為施主「咒願」，咒願就是祝福，願他現在父母或七世父母能夠離苦得樂，這叫做「願七世父母」。「行禪定意」，必須是實踐禪定，也就是善導大師所講的「息慮凝心」。也就是你施福對方，要專心一意，不可以散心雜話或妄想雜念，甚至要進入禪定來為對方祝福，這樣心法相應才能夠感應道交。所以不是隨隨便便接受的，要有這樣的功德，要有這樣的功夫。

「初受益時，先安在佛塔前，眾僧咒願竟，便自受食。」先把這一些食物供品放在佛前，大殿、佛堂，有佛像的地方，之後，大家再為施主一心祝福、迴向，之後便可以接受了。

獲益脫苦

「爾時目連比丘，及此大會大菩薩眾，皆大歡喜。而目連悲啼泣聲，釋然除滅。」這個時候目連尊者以及大會的大菩薩眾，聽到佛陀講解這一

種救度祖先的方法，大家都很高興，有了希望，因此目連尊者悲啼哭泣的心情也就完全消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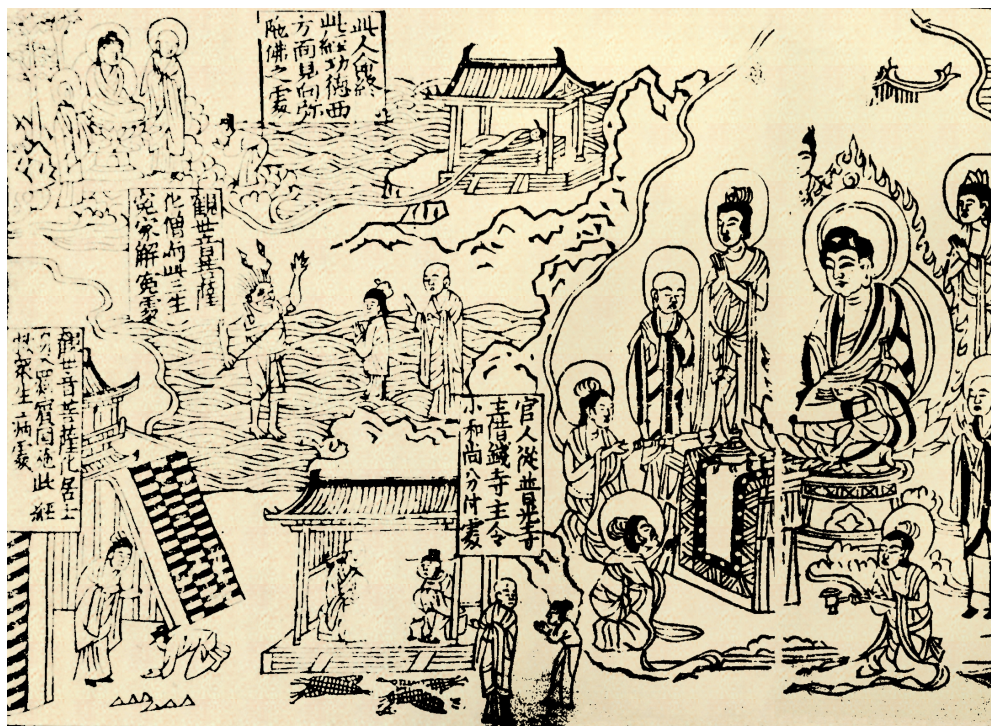
「是時目連其母，即於是日，得脫一劫餓鬼之苦。」當下，目連尊者的母親也就在這一天離開了餓鬼道之苦，離開了一劫餓鬼之苦。

流通未來

「爾時目連復白佛言：弟子所生父母，得蒙三寶功德之力，眾僧威神之力故。」因為想到自己，也為別人設想，這是佛弟子的存心，何況目連尊者已經得道了。所謂「三寶功德」，眾僧和菩薩眾是僧寶；為對方祝福，說祝福的話，是法寶；在佛前，那就是佛寶。所以三寶具足。

「若未來世，一切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此盂蘭盆，救度現在父母，乃至七世父母，為可爾否？」如果未來世一切佛弟子，想以孝順的心救度父母，乃至七世父母，是不是也可以依佛所教導的用這一種盂蘭盆來救度呢？

「佛言：大善快問！我正欲說，汝今復問。」佛陀讚歎目連尊者說，哎呀，你很有悲心，很有智慧，這麼快就問這個問題，我正要說呢。



「善男子，若有比丘、比丘尼、國王、太子、王子、大臣、宰相、三公、百官、萬民、庶人，行孝慈者。」幾乎所有人類都包括在內，上至天子以至於庶人，上至國王，下至尋常老百姓，都應該行孝慈的。

「皆應為所生現在父母，過去七世父母，於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七月十五日也叫「佛歡喜日」，為什麼？看到眾多徒弟們在今天獲得了這麼高的果位，大家修行有所成就，當然佛就歡喜。「僧自恣日」，七月十五也叫「僧自恣日」。

「以百味飯食，安盂蘭盆中，施十方自恣僧。願使現在父母，壽命百年無病，無一切苦惱之患。乃至七世父母，離餓鬼道，得生天人中，福樂無極。」這些經文都很淺白，就不多做解釋。

「佛告諸善男子善女人，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中，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這也容易瞭解。

「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順，慈憶所生父母乃至七世父母，為作盂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若一切佛弟子，應當奉持是

法。爾時目連比丘、四輩弟子，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因為佛有特別交代，所有人，尤其是佛門弟子，應該在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以清淨的孝順之心報答深重的父母之恩，以盂蘭盆來供養三寶。所以此後，印度每年的七月十五，以及世界各地都在舉辦盂蘭盆齋。尤其是我國南北朝時代的南朝梁武帝，是虔誠的佛弟子，身為皇帝以身作則，每年七月十五都提倡做盂蘭盆齋，很多道場都在效仿，逐漸演變為七月的普度了。

三、五母哭兒

有關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在這裡講一件「五母哭兒」的故事，五個母親同一個時間聚在一起，訴說失去兒子的悲痛。

這是《五母子經》裡所講的。大意是說，在古印度時代，有一個小孩，慧根很深厚，生下來剛滿七歲的時候，就請求母親讓他跟隨一位阿羅漢出家修行。他的母親拗不過他，只好隨順兒子的意思。

出家成為小沙彌了，經過師父的教導，小沙彌又精勤地用功，因此才過了一年，八歲而已，小沙彌就證得

了四種神通，也就是天眼通、天耳通和神足通、宿命通。有了宿命通就可以瞭解過去世。

有一天小沙彌在打坐的時候，突然間苦笑出來，他的師父在旁邊就問他：「你打坐寂靜，怎麼會心有動亂，而起了笑容呢？」

沙彌回答：「哎呀，我在打坐中看到了自己的過去生，覺得很可悲又可憐。」原來小沙彌在定中，看到了自己這幾世以來親生的母親們，正在哭哭啼啼地訴說痛失愛子的心聲。

他說：「我做第一個母親的兒子的時候，出生的那一天剛好鄰居也生下了一個孩子，和我是同日而生的，可是我不久之後就夭折了。現在這個母親還在世上，她每次看到隔壁的孩子在學爬學走路，就會想到我，所以這個時候也正在想我，而且內心非常的悲愁痛苦，流淚如雨。

我做第二個母親的兒子的時候，我又短命早死。現在這個母親看到別的母親在餵嬰兒的時候，就會想到我，就會悲哀涕泣，想到我怎麼那麼短命，不能夠讓她多餵奶一段時間。

我做第三個母親的兒子的時候，我活到十歲就去世了。現在這個母親正在悲痛哀哭想到我，如果我還在的

話，現在就可以和她同餐共食。可是我已經捨她而去了，她只能一個人獨吃，所以想到我而哽咽悲傷。

當我做第四個母親的兒子的時候，我也是年輕就去世了，現在我這個母親看到人家要娶媳婦，就想到我。如果我還在的話，現在就可以娶媳婦了，可是怎麼蒼天不慈悲，把她的兒子給殺了！所以第四個母親現在也同樣在悲痛、憂苦。

再來第五個母親，就是這一輩子。我七歲的時候因為想修行學道，所以就離開家門。這個母親現在哭哭啼啼地說，她只有我這一個兒子，可是和人家到深山去修行，不曉得現在是生還是死？是饑還是飽？是寒還是暖？不知道。所以想到這個兒子，就會痛哭流涕。

現在五個母親同在這一辈子，同一個地方，互相訴說失去兒子的痛苦，而不曉得他們所訴說的兒子是同一個人。

我一個人，一個神識輾轉投胎作這五個母親的兒子，讓這五個母親為我悲痛欲絕，可是這五個母親不曉得是同一個人，也不曉得這世間的一切聚散都是因緣。因緣合就相聚，因緣散就離開，而因緣本來有一天就會

分散的。所以愛別離之苦對於每一個人都一定會面臨的，同時又有善惡報應，三世因果和六道的輪迴。如果沒有出家修行，沒有斷除煩惱，解脫輪迴，那麼生生世世這一種愛別離的痛苦都永遠不能解除的。」

這就是五母哭兒的故事。

四、慈母恩重

大家都知道，除了三寶對我們是最慈悲最有恩德之外，在這個世間上，對我們最慈悲最有愛心的是誰啊？是我們的母親。

從十月懷胎到撫養我們長大，母親付出了難以想像的辛勞。雖然小時候母親對我們辛勞地照顧，我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但是從別的母親照顧孩子的那種情景，就可以知道我們也曾經受到多麼大的母親的愛。

長大之後，大家難免感受到這個世間所謂人情冷暖，當人們變得愈來愈冷漠的時候，只有母親對我們的愛是沒有改變的。無論我們身處何方，無論我們是好是壞，母親總是在深切地關注我們。

當我們勝利成功的時候，不會嫉妒我們，反而會為我們歡喜的是誰？是母親；當我們失敗挫折、悲傷的時

候，不會幸災樂禍，反而為我們著急不安的是誰？也是母親。所以母親只有隨喜我們，歡喜我們，祝福我們，希望我們一生幸福快樂，她不會幸災樂禍，也不會嫉妒計較。對母親來說，這種愛是天性自然的流露，並且每個人都感受過，或正在感受這種無私的關愛。

這種關愛，我們不只這一生才感受到，在無始以來的輪迴當中，我們都曾感受過許許多多母親的愛。換一句話說，給我們這樣撼天動地的愛的母親有無量無邊。

五、為兒造業

我們有這樣無量無邊的母親，這樣的母親為了撫養我們，她們在付出辛苦的同時，也造下了很多的惡業，和其他的眾生積下了很多的怨仇。就拿現世的母親來講，為了給我們衣食的保障，她們努力工作，在工作當中就造下了妄語、偷盜等等很多惡業；為了給我們增加營養，她們一次又一次地買活魚、活雞和其他的活物，親手殺死，之後烹飪給我們吃。正因為為了我們而造下了這些種種的惡業，使得我們無量的母親們一次又一次地沉淪在惡道之中。

我們過去無量無邊的母親為我們這樣做，而我們現在做母親的是不是也這樣為兒女在做啊？是。這就是父母為兒女造了種種惡，這些過去的母親她們現在在哪裡呢？她們就在我們的周圍，比如我們身邊的親友、同事，或擦肩而過的路人，甚至包括那個自己看起來總是不順眼的人，她們都曾經是我們的母親。儘管她們變了模樣，但是她們對我們曾經付出的那一片真誠，和現在的母親是一模一樣的。

這一些在我們四周的母親，處境還算不錯的，而更多的母親她們則是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在地獄、在餓鬼、在大海深處、在深山野林，她們正遭受著難以忍受的各種苦難或恐懼。

六、超薦往生

對母親的巨大恩德，我們要真心地來回報，而親愛的母親正遭受苦難，我們更應該立即加以救護。今天我們就是要以真誠實意的孝心來回報現世的父母，乃至七世、生生世世的父母。因此下午念佛超薦法會的時候，希望大家竭誠盡敬，希望各位的現生父母，乃至生生父母，都能夠離苦得樂，往生極樂。

下

各位法師慈悲，各位蓮友：南無阿彌陀佛（三稱）

前面和大家簡介了《盂蘭盆經》，可以說中元節的由來也是和《盂蘭盆經》有關係的。佛陀親自交代佛弟子們在每年七月十五日，都應該奉持盂蘭盆齋，超度自己的七世父母。當時印度是非常盛行的，傳到中國時也是盛行不衰，但是由於本質上的關係以及源頭的長遠，因此就有所改變。

所謂本質，是盂蘭盆齋供養的對象，必須是十方僧眾，但是現在是末法時代，這樣的聖眾幾乎鳳毛麟角，乃至已經沒有了。

佛法分為三個時段：正法時代、像法時代、末法時代。正法時代是五百年（也有說是一千年），像法時代是一千年，末法時代是一萬年。現在是末法時代。

唐朝唯識宗慈恩寺窺基大師在《法華玄讚》就說：

若佛正法，教行證三，皆具足有；
若佛像法，唯有教行，無證果者；
若佛末法，唯有教在，行證並無。

意思是說，正法時代，是教、行、證具全。在正法時代，有教理，有修行者，也有證果的聖眾。像法時代，有教、有行，無證。像法時代有教理的存在，也有修行者，但是證果的已經沒有了；末法時代是教還存在，但是行、證沒有。

末法時代，教理還在，到處都有人在印經、講經，但實際修行者已經沒有了，也就是有教，無行、證，沒有修行者，當然也沒有證果者。這是很悲哀的，但也是很現實的，因為五濁惡世，離開佛陀時代愈久遠，眾生根機愈低劣，善知識愈少。

所以現在要如實如法地舉辦盂蘭盆齋，是有所困難的。又隨著時代的演變，因此盂蘭盆節，中元超度樣式就多樣化。而且演變成所謂的七月之中，從七月初一到七月底天天普度，不只是七月十五；而且是處處普度，不只是佛教的道場。

同時擴大作法、擴大對象。擴大作法，就是各種超度的方法；擴大對象，就是超度的對象，不只是自己的親人，也包含著水陸空所有眾生。比

如，民國七十三年（1984）時，我當時受調派，從七月初一到七月底，天天在台北普門寺主法放焰口。也因此大多數人誤以為七月就是鬼月，因為超度對象大部分都是墮落三惡道的，墮落三惡道人們都認為就是鬼，因此在民間習俗上，七月分的忌諱就比較多，有所謂「諸事不宜」的說法。凡是喜慶的事情，都不適合在七月舉辦，比如說結婚、搬家、動土、開業等等，其實這都是誤解。

時日沒有好壞，所謂「地理決定於天理，天理決定於心理」，心理改變，一切就會改變。怎麼改變呢？就是存善心、說善話、做善事，最好就是念佛，時時刻刻佛號念念不斷。

其實七月十五日中元節，是「佛歡喜日」，是佛歡喜的日子，所以並不是不吉祥的、忌諱的日子。是「僧自恣日」，也是十方僧眾經過三個月的勤修，有了成就。也叫作「盂蘭盆節」，就是表達孝親，度自己的父母親人的，所以是孝親節。所以七月分也是孝道月，也是報恩月，報父母之恩，乃至報眾生之恩的月分。因此，七月分可以說是福田月、功德月。為什麼？處處都在誦經拜懺念佛，都在行供養三寶，所以叫福田月、功

德月。所以七月是吉祥月，而不是鬼月、忌諱的月。

末法時代我們要怎麼做，才能夠超度我們的祖先？

先來講超度。什麼叫超度？又怎麼樣來超度？所謂「超」，就是超越，「度」就是度脫。讓墮落在地獄的親人超越地獄，度脫地獄到人間，或生在天界，乃至超越六道，離開六道輪迴，往生極樂世界，這個叫作「超度」。

不過，要能夠超度到極樂世界的話，只有念佛，其他的超度，頂多就是離開三惡道，到了忉利天。要超度離開六道輪迴，那是很困難的，唯有靠阿彌陀佛的力量。

超度包含的內容

超度分為四種：

- 一、超法：超度的方法；
- 二、所超：所要超度的對象；
- 三、能超：超度的本身；
- 四、超處：超度對方到哪裡。

（一）超度的方法。

佛教的各個法門都有超度的功能，佛教概略分為兩門：聖道門和淨土門。所謂聖道門就是包含大乘、小



乘；大乘之中包含顯教和密教。淨土門是大乘、是顯教。顯教聖道門的超度方法主要就是拜懺，最有名的就是梁皇寶懺，或者是水懺，也有放焰口、做三時繫念，或者是拜金剛懺、地藏懺，若更大場面的話，就是做水陸。其他的懺，還有法華懺、藥師懺、大悲懺、淨土懺……但是一般不是梁皇就是水懺，或者是焰口，以這些較為普遍。這是屬聖道法門的。

但這些也都不容易，梁皇寶懺要五天的時間，水陸要一個星期，而且禮請的人物、準備的東西都要非常多。放焰口也不容易，因為主法者如果沒有功夫定力，那是不能達到效果的。往往容易流於形式，很難達到實質的效果。這是就聖道門超度的方法來講。

淨土門的方法又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力，自力累積功德來迴向；一種是他力，完全靠阿彌陀佛的威神功德，直接使自己的先人離開六道往生極樂。

以上是就超度的方法作簡略的說明。

（二）所超的對象。

以目連尊者來講，他的對象就是他的母親，以佛陀的開示來講，是達到七世的父母。但佛法功德是廣大無邊的，尤其是阿彌陀佛的威神功德更是不可思議的，不只是七世父母，曠劫父母也都可以超度的。所超的對象，是歷世的、生生世世的父母，甚至包括法界的眾生——陸上的走獸類，或者是大海的水族類，或者空中的飛禽類，統統超度。

（三）能超。

就能超的人來講，他本身要有德行、有修行。如實來說，焰口的主法者，非有德有修，是不能夠主法焰口的。其他也是一樣，譬如拜梁皇寶懺、水懺，主法者都要有真心、定心、清淨心、虔誠心為施主來做這一場法事。如果是水陸的話，各個堂口的主法者也必須是有德有修的。

（四）超處。

要讓超度的對象超到哪裡去呢？往往頂多超到忉利天。對方如果煩惱還在，永遠不可能出離三界輪迴，只有極樂世界能夠不斷煩惱得涅槃，因為那是完全靠阿彌陀佛的功德。

淨土門的超度方法

淨土門超度的方法有兩種，就是「自力」和「他力」。

「自力」是什麼呢？譬如以念佛為主，以誦經、持咒或其他功德來輔助，將這一些迴向給阿彌陀佛，迴向給我們的祖先，以這些來感動阿彌陀佛，請阿彌陀佛來救度我們的祖先，這就是自力。

其實自力是薄弱的，靠自己的力量念佛，也不能念到清淨心，即使一天能念十萬聲，靠自己念佛的功德還是有限。何況誦其他的經，或持其他的咒，或做其他的善事一起迴向，功德也是有限的。原因在於我們有煩惱，沒有三輪體空，所以所做的任何功德都是有漏的。有漏的功德叫作虛假的、不實的、顛倒的功德，不是真實的功德。所以如果認為這一句佛號是「我」在念，靠「我念」的功德來迴向，那是有限的，這叫自力。不是

說這樣就不能達到目的，虔誠心地念佛，也能夠讓父母往生極樂世界，只是說這樣比較困難，而且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這是自力的缺陷。

他力念佛，就是完全靠阿彌陀佛，專一靠阿彌陀佛，所以這一顆心是專一的、一致的、無二心的、一心一意的，這就是《阿彌陀經》所講的「一心不亂」。《阿彌陀經》所講的「一心不亂」，其實不是禪定上的要功夫成片、夢寐一如的「一心」，或者是斷煩惱，事一心理一心，不是那一種。是講以我們的凡夫心，還有煩惱的，沒有禪定功夫的，沒有清淨的凡夫心，一心一意地依靠阿彌陀佛，只走阿彌陀佛這一條路，不盼望期待其他的，因為曉得其他的不能夠期待，力量不夠，所以是全身靠倒阿彌陀佛。

也就是說，他有清淨心念佛，也是靠阿彌陀佛，不靠他的清淨心；他沒有清淨心念佛，也是靠阿彌陀佛。也不管自己念得多、念得少，就是盡他的力量；乃至於他的力量盡不出來，也是完全靠阿彌陀佛。

我們眾生往往都是有心無力，檢討自己，覺得自己並沒有盡心盡力。譬如孝順，大家敢說都盡孝了嗎？修

行來講，大家敢說大家日日夜夜都盡心盡力在修行嗎？所以要盡力，我們也自覺慚愧盡不到力，那怎麼辦？就是完全靠倒彌陀，任憑彌陀，就每一個人的根機去念佛，這個就是他力。

他力必須要有他力的依據，並不是憑空說他力就是他力，下面會引用念佛度亡的理證和事證。「理證」，「理」就是教理上的，經教、經典之中佛陀所說的，只要念佛，靠阿彌陀佛就能夠超度祖先，這是屬於理證。「事證」，「事」就是事相上的，以念佛超度祖先有明顯瑞應可作為證明的，會引用這一種例子。

他力念佛最為方便、直接、殊勝

在這一些超度方法當中，不論聖道門、淨土門，是以他力的念佛最為方便、直接，同時達到最殊勝的效益。

「方便」有以下幾種：

就人來講，念佛大家都會念，不管出家、在家，不管清淨心、不清淨心，不管善人、罪人，認識字、不認識字，有智慧、沒智慧，不管士農工商。只要你有心念佛就得了。所以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做超薦，不一定要

參加法會，或請某個大德來主法，自己就是主法的人，自己就是超度的主人。

就時間來講，不一定要在中元節當天，也不一定要在七月分或清明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可以超度，時時都可以超度，因為念佛很方便。

就地點來講，不一定在寺院、在大雄寶殿、在念佛堂，在自己的家，自己所處的任何地方。隨處都可以念佛。

就境緣來講，走路可以念佛，騎車、坐車、開車都可以念佛，做事也可以念佛，只要不動腦筋，都可以念佛的。

而且，念佛頂多就六個字；六個字不認識，會念這一個聲音，也是同樣的意思，所以不一定要有法本。梁皇寶懺要有法本，水懺、焰口、三時繫念，任何拜懺、誦經的法會，都要法本，沒有法本或不認識字，那就沒辦法。但是念佛不用法本，也不一定要深入經藏、理解教理。

所以念佛是最方便的，隨人、隨時、隨處、隨緣都可以念，都可以超度。

同時念佛也是最直接的，因為直接超度出六道輪迴，所以最直接。

念佛也是最超勝的，到了極樂世界就能夠和阿彌陀佛一樣，無量的壽命、無量的光明。無量的壽命，就是生命沒有生老病死的痛苦，超越時間的限制，永遠存在，而且是自由自在、無掛無礙的。無量光明，從此有佛的智慧，就會流露出佛的慈悲、願力、神通。

念佛度亡之理證

接下來要引用經文，也叫理證。我特別把有關的經文，簡要地編成一篇，分成幾個段落，標題就是「念佛度亡之理證」。

第一，引用《無量壽莊嚴經》，這是與《無量壽經》同本異譯的經，《莊嚴經》說：

輪迴諸趣眾生類，
速生我剎受快樂。
常運慈心拔有情，
度盡阿鼻苦眾生。

這一首偈語是阿彌陀佛在因地的法藏菩薩時，為眾生發願成佛，其中一個願的內容。

「輪迴諸趣眾生類」，不管是輪

迴在哪一道，是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人道、阿修羅道、天道，不管是在哪一個世界的眾生。

「速生我剎受快樂」，希望快一點往生到我將來成就的極樂世界受快樂。這個「樂」是涅槃之樂、只有涅槃之樂才是真正的快樂、真正的安樂。如果還沒有達到涅槃之樂，都不是究竟的。意思就是成佛，速生我剎得佛果的意思。

「常運慈心拔有情」，阿彌陀佛說，他的心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安住在慈悲大悲的狀態當中，要拔度有情。「有情」就是十方眾生。

「度盡阿鼻苦眾生」，十方眾生當中罪業最重的、受苦最重的、時間最長的就是阿鼻眾生，最難度的也是阿鼻眾生，阿彌陀佛說他要度盡阿鼻地獄痛苦的眾生。

阿鼻地獄的眾生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還在世間在造作阿鼻地獄惡業，還沒有墮落下去的眾生；另一種是過去世造阿鼻之業，現在墮落阿鼻地獄受阿鼻之苦。阿彌陀佛要把這些眾生都度到極樂世界，免得他們受苦，將來又再造罪造業、受苦受難。使得他們到極樂世界，成為一尊能夠廣度眾生的佛，這就是他在法藏菩薩時代

的一種悲心、悲願。他現在已經成佛了，就表示他的這些願已經達成了；願心達成就有那一種力量，不是說只有那個心願，但是沒有那個力量。

想想看，連罪業極重最深的阿鼻地獄眾生，阿彌陀佛也要救度，也能夠救度。阿彌陀佛有這樣的悲心悲願，就表示所有眾生沒有一個遺漏，都有力量能夠救度到極樂世界。這一段，是表明阿彌陀佛有救度三惡道的願跟力。

三惡道中——地獄、餓鬼、畜生，皆生我剎，受我法化，不久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段經文是淺顯明白的。

「三惡道」就是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

三惡道的眾生統統往生到我的極樂世界，接受我法的熏化，使他們能夠很快地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表明阿彌陀佛有願心、願力能夠救度三途眾生。三途眾生都能夠救度了，何況是人道、天道的眾生呢？

《無量壽經》說：

若在三途極苦之處，見此光明，皆得休息，無復苦惱。壽終之後，皆蒙解脫。



阿彌陀佛來迎圖（地獄極樂繪局部）

如果在「三途」這樣極端痛苦的地方，看到了阿彌陀佛的光明，當下所有的痛苦就沒有了，就止息了，就不再苦惱了。好像光明一進來，不論黑暗有多大，黑暗的時間有多久，當下就一片光明。

「壽終之後，皆蒙解脫」，壽終之後，果報盡了，就到極樂世界。「皆蒙解脫」是往生極樂世界的意思。

「見此光明」，是誰的光明？阿彌陀佛的光明。我們舞臺上的背景是

阿彌陀佛來迎圖，兩邊的對聯是《觀無量壽經》裡面的法語——「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十方世界當然包含地獄、餓鬼、畜生，全都在阿彌陀佛的光明照耀當中，目的是要攝取不捨念佛的眾生。所謂「攝取」，就是現生保護他，臨終接引他到極樂世界，從現在一直到他臨終、往生，都沒有片刻地離開。

這裡所講的「三途極苦之處，見此光明」，三途的眾生苦得不得了，

尤其是地獄，地獄中分分秒秒都是苦的感受，沒有其他的念頭，他們怎麼能夠念佛見此光明呢？這就必須靠陽間的親屬為他們念佛，這樣阿彌陀佛的光明就會照耀他們，把他們攝取到極樂世界，這個就是念佛很容易，能夠直接超度、殊勝超度的原理。

其實我們的心和阿彌陀佛的心是相通的，本質上都是一個佛性。而這個法界，所謂天堂、地獄、餓鬼、畜生，此世界、他世界、十方世界也沒有離開我們的心，我們起心念阿彌陀佛，目的是為了什麼？為了我們的祖先，因此阿彌陀佛自然會到我們祖先那裡，我們的心念、我們的祖先和阿彌陀佛，這個時候三者是結合在一起的。

再說，佛的境界哪有時間性？哪有空間？哪有萬物對待？沒有這一些的。佛超越時間、空間，超越萬物，所以對佛來講，沒有時間，沒有空間，沒有萬物，他時時刻刻都處在現在；他沒有此方、他方，他時時刻刻都是在這個地方。其實這個地方和地獄的地方、餓鬼的地方是同一個地方，只是因為頻率不同，所以不能夠互相見面，不能夠感應道交。可是佛的境界是無礙的，沒有受障礙的，他

是可以感應道交的。因此我們專心一意，虔心誠意地念佛，自然和阿彌陀佛感通，自然和我們的祖先感通。

所謂佛法無多子，從本體上來講，佛法很單純、很平常，佛法不多，佛法不深奧不玄奇，也就是人生的真理是什麼？就是空性，空性沒有時間、沒有空間、沒有萬物，這一些都是一體性的，很單純的，不複雜不玄奧的。

《優婆塞戒經》說，

若父喪已，墮餓鬼中，
子為追福，當知即得。

這是引用淨土經典之外的經典，來補充證明淨土經典所說的能夠超度三惡道眾生的證明。

意思是說，假設父親死後，不幸墮落在餓鬼道中，他的子孫為他追福——所謂「追福」就是做福德善事，內容無非就是誦經、拜懺，或者布施等善業，以這些來迴向給他的父親。

「當知即得」，應該知道，這樣他的父親就能夠獲得這樣的福報功德，有了福報功德，就能夠離開餓鬼道。之所以在餓鬼道，是因為生前貪心、慳吝，只想擁有，不想付出，拿不應該拿的，用不應該用的，貪不該

貪的，賺不該賺的，結果就墮落餓鬼道。

《隨願往生經》說：

若有臨終及死墮地獄，家內眷屬
為其亡者念佛，及轉誦齋福，亡
者即出地獄，往生淨土。

可見念佛是可以讓親人離開地獄
往生淨土的。

「轉誦齋福」，「轉誦」就是誦
經，「齋」就是盂蘭盆齋，辦齋供養
三寶，但主體就是念佛，這樣就能夠
讓親人出離地獄。

意思就是說，如果先人死後，甚
至墮落到地獄，家眷親人若能為他念
佛、拜佛，或者為他誦經禮懺，這
樣祖先就能離開地獄，甚至往生十
方淨土。

由這一段經文就可以知道，誦
經禮懺迴向祖先可以使我們墮落三惡
道的祖先離開三惡道，當然如果要往
生十方淨土，必須靠佛的力量，一般
的誦經禮懺力量是不夠的，頂多只能
超出三惡道而已。也因此，以超度來
說，我們提倡專一地稱念彌陀名號，
直接使我們所要超度的對象——或是
父母，或是歷代宗親六親眷屬，直接
離開六道輪迴，往生彌陀淨土，這樣

從根本來解決，才不會再有輪迴的危
險。因為一旦往生極樂世界，就徹底
的離開六道輪迴，而且和阿彌陀佛一
樣，同樣獲得無量壽命、無量光明，
同樣獲得無量慈悲、智慧、功德、神
通、三明六通、百千陀羅尼，生命是
永恒、安樂、自在、來去自如、變化
自在的。所以一切的功德，一切的法
事，以念佛最容易，也以念佛功德最
大。

這都是經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說的。

又說：

現在眷屬，為亡者修福，
如餉遠人，無不獲果。

「餉」就是送食物給遠方的人。
農業時代，男人們到田地裡去工作，
婦女們就在家裡面做飯送去給田裡的
丈夫或男眾們食用，這叫「如餉遠
人」。

現在的眷屬為死去的親人修福
報，行善積德，誦經禮懺，乃至念佛
拜佛，「如餉遠人」，就好像我們送
飲食給外面工作的親人吃一樣。為往
生者行善修福，也是同樣的道理，沒
有不能獲得這個果報的。

又說：

譬如世間犯罪之人，心中思惟，望諸眷屬，求諸大力，救其危厄，今日燒香，望得解脫。

這是打比喻。譬如世間犯罪的人，他犯了國家的法律，必定受國家法律的制裁，要被抓去關了，這時他心中就會殷切地盼望眷屬們能夠請託具有威望的達官貴人為他斡旋，或者免其刑罰，或者減輕刑期。

為亡者稱其名號，修諸功德，以福德之力，緣是解脫，亦復如是，逕生十方，無願不得。

我們為去世的人稱念佛的名號，還有修其他的功德。以這樣的福德、功德的力量，能夠使親人解脫三惡道之苦，也是和世間犯罪的人請大力者來解圍是一樣的。就能夠使得墮落的親人離開三惡道，離開六道，直接往生到十方的淨土，所以這一種願望是可以得到的。

《梵網經》也說：

父母兄弟死亡之日，應請法師講菩薩戒經，福資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乘。

這裡也是在講誦經能夠超度先人。《菩薩戒經》是出家眾受菩薩戒

的經典，乃至於在家眾受菩薩戒的經典。主要分為上下兩部，上部在講菩薩修行的五十二個階位，下卷就是十重四十八輕的戒條條文，是受菩薩戒的內容。

這一部經說，如果我們的父母或兄弟死的時候，能夠請法師來講《菩薩戒經》，這樣的福德就能夠使我們的先人離開惡道，可以親近諸佛，生在人中，或者是天上。

單單講經典，就可以迴向給死去的人，讓他轉生到好的地方，不至於墮落在三惡道，也不至於在人間受貧窮的果報。

這也顯示出誦經有這樣的功德，隱顯背後，說明念彌陀名號的功德更大。因為千經萬論不如一句佛號，何況「南無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三藏十二部經的教理、修行方法、修行功德，都在這六字名號裡面，毫無缺失。有一句話說「六字統攝萬法，一門即是普門」，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八萬四千法門的功德就統統得到了，所以念佛這一門即是普門，所有的法門都在裡面，一即一切，念「南無阿彌陀佛」這個法門涵蓋一切法門。以上是用《梵網經》和六字名號來作比較。

近代淨土祖師印光大師說：

須知做佛事，唯念佛功德最大。

所謂「做佛事」，就是辦法會或拜懺，目的就是超度。超度的法會，剛剛講有梁皇，有水懺，有金剛懺，有三時繫念，乃至於水陸等等。但這一些都不如念佛，念佛簡單而且功德又最大，並且人人都能夠做得到。

又說：

**做佛事，當以念佛為第一，
餘皆場面好看而已。**

做超薦的佛事，以念佛為最勝第一，沒有再比念佛更高的了。

其他的佛事法會往往都流於場面好看，沒有實質內涵。實質內涵就是主法者要清淨，有修有行，齋主也要虔誠恭敬。但要達到這些條件是不容易的，所以只是場面好看。

這是印光大師所講的。其實只要虔誠，做任何佛事都會有功德的。只是兩相比較，還是念佛為第一，印光大師主要是在說這一點。

念佛度亡之事證

有這些理證，也必然要有事證。事證非常的多，現在講兩件事證。

一、

在清朝的時代，有一位婦女周汪氏，她嫁的丈夫家非常貧困。結婚不久，生下孩子，丈夫就遠離家鄉到外地去謀生，不幸卻死在他鄉。這位周汪氏婦女，她一生守節，不再改嫁，將兒子撫養長大。同時她佛緣很深，長齋念佛。她希望她的父母親、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她的丈夫都能夠往生極樂世界。

到了年老，她念佛就更加虔誠了。往生前幾天她身體病了，所以就閉戶專心念佛，不問家裡的事情了。往生的那一天，她跟兒子說：「我昨天晚上夢到你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還有你的父親都在蓮花世界，都坐在蓮花上。現在有五色的祥雲，有一朵蓮花很大，我即將坐這一朵蓮花往生極樂世界，你要好好保重。你也要念佛，將來我們極樂世界相見。」講了這些話，就斷氣了。

她有沒有往生極樂世界啊？（往生了）

她剛剛所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真的）

一個人臨終所講的話，不可能是欺騙人的。她今天往生，昨天晚上就先夢到她的公公婆婆等先人，還有

她的丈夫都在蓮花世界。表示她的願望，她的念佛達到了目的，為什麼？她的丈夫也沒有學佛念佛，祖父母、外祖父母也沒有學佛念佛，可是為什麼也能夠在極樂世界蓮花化生？就靠她的念佛與願心。所以她只不過是念佛，就能夠超度這麼多的祖先。

二、

在山東省有一個念佛堂，叫「彌陀之家」念佛堂，它成立並不是很久，只有六年多而已。有一位女眾，她皈依的法號叫「佛珠」。那個時候她五十五、六歲，剛接觸佛法而已，對佛法什麼都不懂，什麼叫信願行，什麼叫一心不亂，什麼超度、迴向，她都不懂，可是她一聽到念佛就很喜歡。她本身就很喜歡念佛，儘管她不懂教理，但她喜歡念佛，有時候一天念佛一萬兩萬，甚至幾萬。

這個山東彌陀之家在六年前，也就是民國一〇三年（2014）八月分開幕成立，佛珠居士就搬到念佛堂來住。

她來到彌陀之家念佛的第一天，在繞佛的時候，突然間看到她過世九年的母親和過世二十年的父親，在天空上對著她充滿了笑容。

她本身嫁了三個丈夫，她的三個丈夫也一個一個去世了。某一天，她在念佛的時候，看到她的三個丈夫並排地在她母親的後面。她就在想：「哎，我這三個丈夫怎麼也來了呢？」所以她就更加地虔誠念佛。

又有一天，她看到她的姥姥、姥爺、祖父母，還有她的二舅、叔叔、嬸子，這些去世的人全部都站在她的後面，跟著她在念佛。她想，我的姥爺去世已經四十多年了，怎麼也來了？而且後面又有很多很多的人。因為她不曉得念佛自然就會超度祖先，自然就會讓祖先們來沾光、攀福報，她不曉得，所以覺得奇怪。

再後來，有一天晚上，她在念佛堂念佛的時候，看到她的父親、母親、三個丈夫，還有她的祖先、親人，一家一家的，都各站在各自的蓮花上，而且看到阿彌陀佛也出現在空中。開始的時候比較遠，慢慢就比較接近，愈來愈接近。不久之後，阿彌陀佛和她的那些祖先們就一起形成了一大圈，不久之後就消失了。她覺得很不可思議，對她來講，她只是虔誠念佛，其他什麼佛教的教理，她根本都不曉得的。可是，在不知道、不祈求的當下，也能達到超度祖先這樣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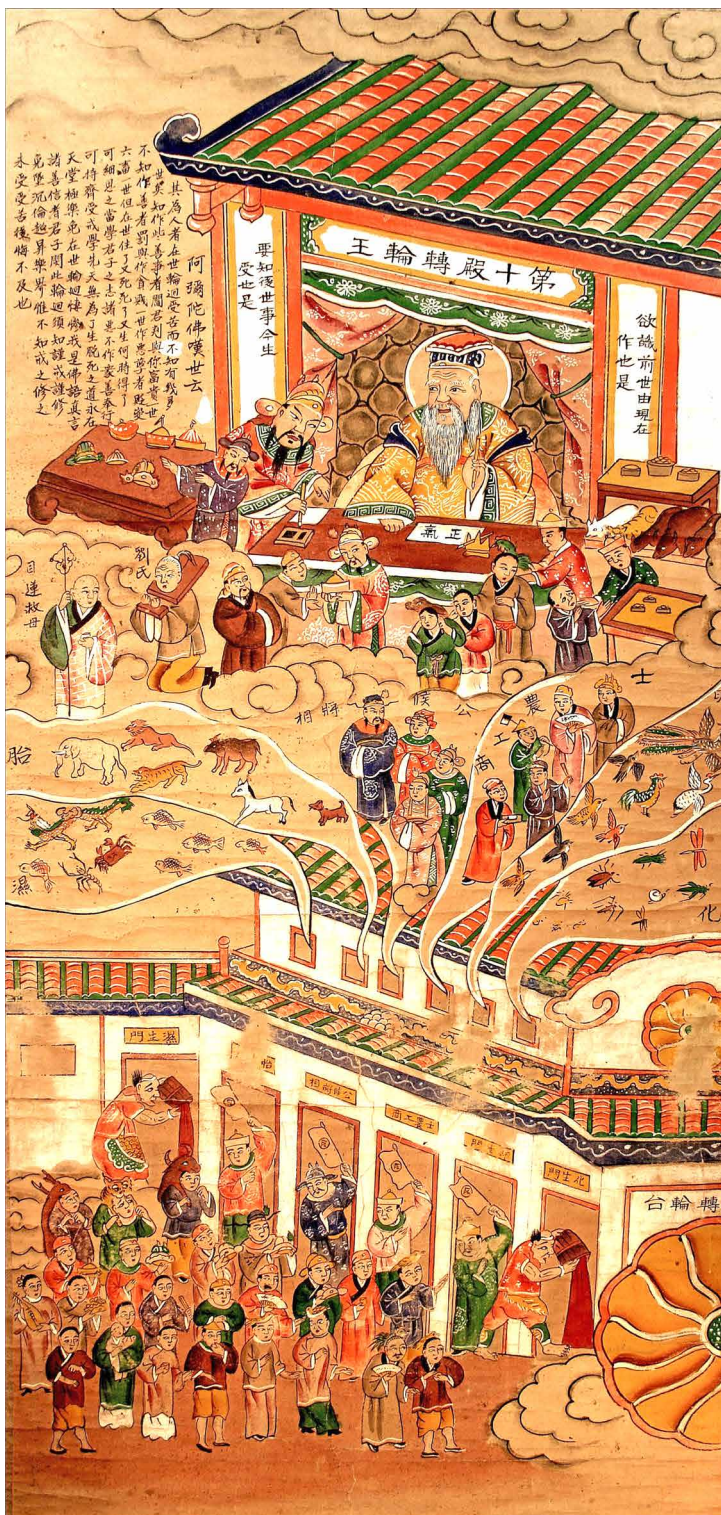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念佛最簡單容易，誰都可以念，而且最直接、最殊勝。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所舉辦的法會，主要就是念佛超薦法會，《淨土宗念佛超薦儀軌》裡面所摘錄的內容，都是淨土宗主要根據的經典，都是在開示阿彌陀佛的悲心、願力，無條件地要救度十方眾生的道理。

希望蓮友們下午法會時，能夠專誠一意地、專心一致地來跟隨念佛，來做超薦。希望我們的祖祖先先都能夠離開三界六道，都能夠往生極樂世界，能夠快速成佛。

早上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南無阿彌陀佛🙏



實相為體與名號為體

文／釋淨宗

釋迦牟尼佛在王舍城及舍衛國，
於大眾之中說無量壽佛莊嚴功德，
即以佛名號為經體。（《淨土宗聖教集》第231頁）

這段話說淨土三部經「以佛名號為經體」。

1. 實相為體

天臺大師說「一切大乘經，皆以實相為體」，這幾乎是佛教的通識，但是這裡說「佛名號為體」。當然，這兩者也不矛盾，因為阿彌陀佛的名號是至極實相之法。

不過我們要瞭解，為什麼大乘經是「實相為體」呢？因為佛所講的經典，和世間的學問完全不一樣。《金剛經》說：「佛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佛陀所說的經典，都是從他的大覺實相心中自然流露出來的，所以他所說的文文句句，都是實相的流現，都是從實相法中自然流露出來的。大乘經典「一法印」，也就是「實相印」，都是從實相心中所流露，也是來詮解實相的，所以大乘經典都以實相為體。

「實相為體」有對破作用，對破什麼呢？很多人以為佛教經典和世間書籍差不多，其實兩者完全不是一個概念。這本《無量壽經》，或者《金剛經》，放在這裡，它是實相為體，實相為體就永遠堅固不壞，所以曇鸞大師解釋說「可常行於世」。因為實相能破一切虛妄相，它是真如實相，是真理本身的存在，堅固不可破壞。





一部佛經，雖然它是用文字印刷的相來表達，但是它所指向的內容是真實究竟的。

世間的文藝作品，種種思想、學說，也是一本本書，但它們是以什麼為體呢？虛妄為體，想像為體。比如從事藝術的，寫了很多關於藝術審美的文章，也有它的一套理論和規則，在世間法的層面上有它的作用。

但是，如果在佛經的層面，從佛陀所講的真實究竟、真如實相的角度來看，當然就是虛妄的，它不可能透達實相，也根本不懂什麼叫實相，它就是自己的一種想像。

這個字為什麼這麼寫？這幅畫為什麼這麼畫？內行人辨得出來，大老粗一看，也不好意思說不好，人家都說好，也只好說「嗯，很有藝術美感」，這都是人心的一種想像。

我們就說科學吧，科學也是虛妄為體。不過，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們不是否認世間法在它的領域所起的作用。為什麼說虛妄呢？在這個世界的發明，時空一換，根本就不起作用。我們在這裡講的光速，一秒鐘三十萬公里，到極樂世界統統作廢。我們在這裡比較大小、長短，到了三界以外佛菩薩的世界，完全不是這個概念，當然就是虛妄的。

所以，世間的一切學說都不能究竟堅固。

大乘經以實相為體，它的作用就是破除虛妄、顯明清白，讓我們契入真實實相之法，破除一切夢幻泡影。《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沒有真實的作用。

2. 名號為體

那麼「名號為體」呢？

「名號為體」是在實相為體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申明它的作用。

「實相為體」，實相本身並不能讓我們開悟，但是名號卻有這個作用。就是說，「實相為體」有破除虛妄的作用，但是需要我們證悟實相，才起到破除虛妄的作用。當然，證悟實相很難。

「名號為體」，能掃除難行的障礙，所以它是在實相為體的基礎之上產生的。名號本來就是究竟圓滿的實相，示現成我們可以聽聞、可以執持、可以口稱的一句名號，掃除自力難行的障礙。自力要證悟實相很難，道綽大師說「**真如實相第一義空，曾未措心**」，實相我們沒辦法思維理解，所謂「起心即錯，動念即乖」，這樣就很難。現在成為名號，這樣就使難行變為易行，這也是「名號為體」的優勝所在。

3.實相為體與名號為體的同異

下面說明「實相為體」和「名號為體」的同異。

同，就是大體是同的。名號也是真實實相，在《往生論註》中有兩處說到。《往生論》說「**真實功德相**」；在《往生論註》中，曇鸞大師解釋為「實相身」、「為物身」。本身來講，大體是一致的，這是同。

異，不同的地方。對經文究竟是「實相為體」還是「名號為體」的不同判釋，構成了諸宗修行和淨土修行的分水嶺。底下列了十二點的異處。

第一，顯明聖道、淨土法門的不同。

聖道法門要自己證悟實相，淨土法門就是稱念彌陀名號。從「由體起用」來講就不一樣，這是一個分水嶺。曇鸞大師講的話都成了後世的標準。

第二，果地和因地的不同。

名號是實相，它是法藏菩薩成佛之後的果地實相，究竟圓滿。一般講的實相，當然通含從因到果。



諸宗的修行，都從證悟實相開始，然後分分無明破，分分實相滿，是從因向果、從低向高的。念佛法門不一樣，是直接從上往下倒灌的，從果向因。所以，果地實相和因中所修，在功能力用方面差別就很大。

第三，自力他力。

名號為體，充分顯明是他力。我們也不懂什麼是實相，也開悟不了，但沒關係，名號給你，這就是實相。像《金剛經》也是實相為體，可是我們靠自力修行，難以契入實相，這就是自力他力的區別。

第四，難行和易行。

實相為體，上面引用道綽大師的話，說明我們直接契入是很難的。如果是名號為體，就很容易了，我們直接稱念彌陀名號，當下就進入實相。這一點可能我們很難理解。

我們稱念的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是實相。能破一切無明，能滿一切志願。

實相，在聖道法門的修行當中是很了不起的。比如禪宗，必須大徹大悟才能見到實相，然後悟後起修，不然都是在摸索當中。

我們就這樣張嘴一念「南無阿彌陀佛」，哪有大徹大悟啊？若論作詩作偈、悟境表達，我們都不懂。但是隨便開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就是實相，而且是究竟圓滿的實相，這就不得了。

比如我們出門坐飛機，坐飛機的乘客瞭解飛機的飛行原理、發動機的構造嗎？一點也不瞭解。發明飛機的萊特兄弟，他們很瞭解飛機，但是他們發明的飛機和我們現在的飛機來比，就不是一個檔次，因為當初的飛機還是很低級的，現在都是噴氣式，空客、波音。我們作為乘客，雖然不瞭解導航、雷達、空氣動力學，但是我們已經在使用這個實相，這個實相已經成為一個成果，讓我們直接去享受，所以我們所得到的完全不一樣。



如果還在讀空氣動力學，讀很多書，但是飛機沒有造出來，那麼，他懂那麼多道理有什麼用呢？和我們坐上飛機的人能比嗎？

我們現在稱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是坐上實相的航班了。我們雖然不懂，但是它的作用、功效，和自力開悟的人完全不一樣。開悟的人就像讀書的人一樣，道理懂得很多，但是還沒有圓滿，因為還在實驗當中，沒有成為一個實相，那就不能相比。我們乘託阿彌陀佛的願力，雖然不懂這麼多，但是開口就已經超過自力修行的人好多倍了。

第五，有相無相。

「實相為體」要求什麼呢？要求我們在修行當中就要破虛妄相，無相才可以契入實相。我們能做到無相嗎？能做到無相的話，化妝品就賣不出去了。你看化妝品，還有整容，生意都好得很，誰不著相啊？

名號為體不需要無相。名號為體就是有一個相，由有相導入無相。我們現在有相沒關係，只要抓住這句名號，將來就會證入實相。

「實相無相無不相」，實相沒有一個固定的相，但是也可以成就一切的相。「相好莊嚴即法身」，在極樂世界，一切相都是實相的顯現。

第六，破我執與轉我執。

如果以實相為體，在修行當中，就一定要破我執。沒有破我執，無法契入實相，實相和我執是勢不兩立的。一開口還有「我」，我來我去，我的兒、我的房、我的錢、我的面子……實相沒有這些。我們這樣的凡夫眾生，如何能夠破我執呢？對這樣執著的眾生，你要破它，它頑強抵抗。

來到淨土宗，不用破，轉一下就行。我們執著世間五欲，轉過來，嚮往淨土，執著名號。它是一個善巧轉換的法門，很簡單，我們都做得得到。





第七，悟入和信入。

如果是實相為體，就要以悟來契入，叫悟入；如果是名號為體，就可以信入。當下信，當下就是我們的，不必開多大的悟，這就是難信之法，和有沒有開悟沒關係。但也可以講，信了就是悟了，悟得再多，「千悟萬悟悟不到，就是一句佛名號」，這不是我們凡夫的境界。總之，「名號為體」是以信為契入點。

第八，單一和雙重。

實相為體是比較單一的，就是實相身，僅是實相這一方面，但是實相本身不能讓我們自動開悟。名號為體就不一樣了。名號有兩種作用，既是「實相」的，同時又是「為物」的，所以它有雙重的作用。「為物」，為了眾生而顯現這樣的名號，就能夠啟發、緣起眾生。

佛教是講緣起的。比如桌子、板凳都是實相，「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都是實相。凡夫沒有證悟實相，頭上碰個大包，就氣得要命，除非一下開悟了；但是沒有，還在氣。這個不好，那個不好，吃飯的時候還挑三揀四，「太鹹了，飯裡還有沙子」！沙子是實相啊，那你還在發脾氣。不僅沒有讓你悟到實相，還讓你起貪瞋癡煩惱。它雖然本體是實相，卻沒有為物的作用。但是六字名號就不一樣，只要稱念它，不懂沒關係，自然心就清淨，心就平伏，就有智慧，自自然然佛就來迎接，不知不覺就成了佛，它有為物的作用。這是講「名號為體」。

第九，長時與一念。

「實相為體」需要我們多劫修行，累積善根，等善根福德累積夠了，觸境逢緣就開悟了，這不知道需要累積多長時間的善根福報。「名號為體」呢？一念信入就是我們的。

不過話講回來，能相信這句名號，也確實是緣分。經中說這是「故菩薩，非凡人」。不是說他本身有多麼大的證悟，是說他和佛



唐石雕阿彌陀佛像 大都會博物館藏

之間的緣分特別深厚，不然信不來，確實信不來！

第十，漸成與速成。

「實相為體」，聖道門成佛，要契入實相，修行是有階位的，漸次成就，一分一分地破除無明，一分一分地證滿實相。

「名號為體」呢？它是究竟圓滿的實相，所以不存在一分一分地破、一分一分地除、一分一分地滿。《往生論》就說「速滿足功德大寶海」，快速成佛。正因為是名號為體，才有這樣的作用。

第十一，攝機不同。

「實相為體」只攝受上等根機的眾生，下等根機就沒辦法了，悟不了。

「名號為體」三根普被，上到等覺菩薩，下到逆謗闡提，都可以仰靠名號往生西方成佛，它是廣大無礙的。即使是等覺菩薩，還能超過阿彌陀佛六字名號究竟圓滿的功德嗎？所以，等覺菩薩也要仰仗名號往生成佛；我們再卑劣，仍然可以口稱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往生西方，真正是其大無外。

第十二，平等與差降。

「實相為體」，實相本身倒無所謂，都是真實相；但是在行者的修行當中會顯出差降，有證悟深的，有證悟淺的。

「名號為體」就是平等，沒有差降。因為你也是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我也是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你全靠佛，我也全靠佛。我們打過很多比喻，就像坐飛機一樣，你是飛機發明專家，你坐在上面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還是靠飛機；我什麼也不懂，也是靠飛機，靠的一樣，效果都是一樣的，因為飛機是一個圓滿的成品。

再比如蘋果手機，它是賈伯斯發明的，賈伯斯本人也是用指頭撥一撥，我們也是用指頭撥一撥，大家用起來不是一樣嗎？用起來是平等的。



如果靠自己，靠自己走路，靠自己研究，靠自力修行，靠自己開悟，那當然就有很大差別，就顯出種種不同。

作這番解釋，是要我們瞭解曇鸞大師對淨土三經作這樣的解釋，是有豐富的理論基礎。這對我們實際的修行者來說，在安心的層面，會給我們很大的信心和鼓舞；在修行的層面，能給我們實際的指導。

如果直接解釋為「實相為體」，那還要繞很多彎子，但不解釋又不行。「名號為體」，在修行當中一定是以稱名作為正修的，所謂「依體起用」。名號為體，一定是稱名，因為「用」和「體」要歸在一起。只要稱名，就符合了名號為體，和這部經的功能、作用，和原來的設計完全吻合。如果實相為體，悟入實相以後，這部經的作用才能彰顯出來；悟入之前，只是修修福報、消消業障。

就像燒火，用木柴和用液化氣，雖然都是燒火，但它們的體是不一樣的。燒木柴必須先引火，非常麻煩；但如果燒液化氣，一擰開關就打著了，作用也不一樣。

「明經體」，大家聽不懂也沒關係，因為我們是使用者，我們只要多稱名，老老實實稱名，體的作用自然就在當中。如果我們要弘法，就要瞭解這個法門的框架和理論。

就像一般人住房子，房子用的是幾號鋼筋，我們也不管它，用水泥抹起來都一樣。但是，建房子的人一定要考慮它的結構，這個體一定要堅固，如果他不講究，那能行嗎？如果這棟房子很便宜，用的都是粗劣的鋼筋，「體」當然就不行。「體」很堅固，房子才會結實。

一部經，祖師來解釋，當然要把「體」圓滿地顯示出來，我們才放心，「這是很堅固的」。

（摘錄自《往生論註講記》）



「弘願」後面可否加「門」字？

文／釋智隨

有一個問題一直備受爭論：「弘願」後面可不可以加「門」字？

善導大師《觀經疏》原文中提到的「弘願」是沒有「門」字的，加一個「門」字可不可以？

就文句而言，不可以加，如善導大師所說，「一句一字，不可加減」故。

但弘法時為了方便大家理解，加一個「門」字也是可以的。因為「要門」、「弘願」本來就是一種對應關係，既然「要門」有個「門」字，把「弘願」也加一個「門」字，是為了和「要門」對應，以此來說明弘願的要義。

善導法師之所以沒有說「門」，明顯有文句的對應關係：像「娑婆化主，……廣開淨土之要門」、「安樂能人，顯彰別意之弘願」這些話，如果後面加一個「門」字，則變成「安樂能人，顯彰別意之弘願門」。這樣一來，不僅文句表達上不順暢，文句的章法也不對應。所以，就原文而言，這裡不能加。從文句對仗來看，只能是「要門」對「弘願」，「娑婆化主」對「安樂能人」，一個是廣開要門，一個是顯彰弘願。所以如果引用、抄寫、流通《觀經疏》時，一句一字不可加減。

但是在講解義理的時候，為了表達方便，讓眾生能夠明白其區別，這時候說「要門」、「弘願門」是沒有問題的。善導大師的著

作中很多地方都用到了「門」字，如「正門」、「真門」、「涅槃門」、「弘誓門」這些詞語，都可以作為輔證。我們來看看這些文句：

標心為說西方樂，欲使齊歸入正門。（《法事讚》）

「齊歸」就是所有眾生都要一齊歸入正門。我們到任何地方都要走正門，不能走旁門左道，到講堂要走正門，到大殿也要走正門。佛法的解脫之門就是正門，這裡說的正門到底是什麼門呢？來看解釋：

正門即是彌陀界，究竟解脫斷根源。（《法事讚》）

顯然，這裡的「正門」就是弘願門。「究竟解脫斷根源」的「根源」是眾生輪迴之根源，法的根源就是正門——彌陀界。

憶想長時流浪苦，專心聽法入真門。（《法事讚》）

這個「真門」還是弘願，有正門就有旁門，有真門就有假門（權假），這些表達是相對的。我們看前後文句就知道，「專心聽法入真門」的「真」一定是真實的「真」，不是帶方便的「真」。

「惠以眾生真實之利」也是用「真」。這裡的「真門」是相對「假門」來講的，就是此門不虛假，真實不虛，唯有念佛往生之門才是真實不虛的。

念念迴心生淨土，畢命入彼涅槃門。（《法事讚》）

這裡的文句又變成了「涅槃門」。文句雖然變了，但傳遞的是同樣的意思：弘願既是「正門」，又是「真門」，同時也是「涅槃門」。

下面相對應的還有兩句：

極樂無為涅槃界。（《法事讚》）

念佛即是涅槃門。（《般舟讚》）

「畢命入彼涅槃門」，怎麼入？「念佛即是涅槃門」，一念佛



就進入涅槃門了，和果地法門就相應了，很簡單。念佛不是因地法門，如果是因地法門，就要靠自己修，要斷煩惱，就有相應的品位、高低之分。果地法門是沒有品位的，不在九品之



列，但是又統攝九品之機。這正是弘願的特別之處。

《佛說無量壽經》裡講到了另外一個「正道」的概念：

如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

這裡講的「正道」是「於佛」正道，就是念佛往生成佛一道。這個「正道」和前面的「正門」、「真門」都是一樣的意思。

教化安立無數眾生，住於無上正真之道。（《無量壽經》）

「正真之道」出自第二十二願及對應的功德文句，和「正道」一詞都來自《無量壽經》這部主要的淨土經典。

種種思量巧方便，選得彌陀弘誓門。（《般舟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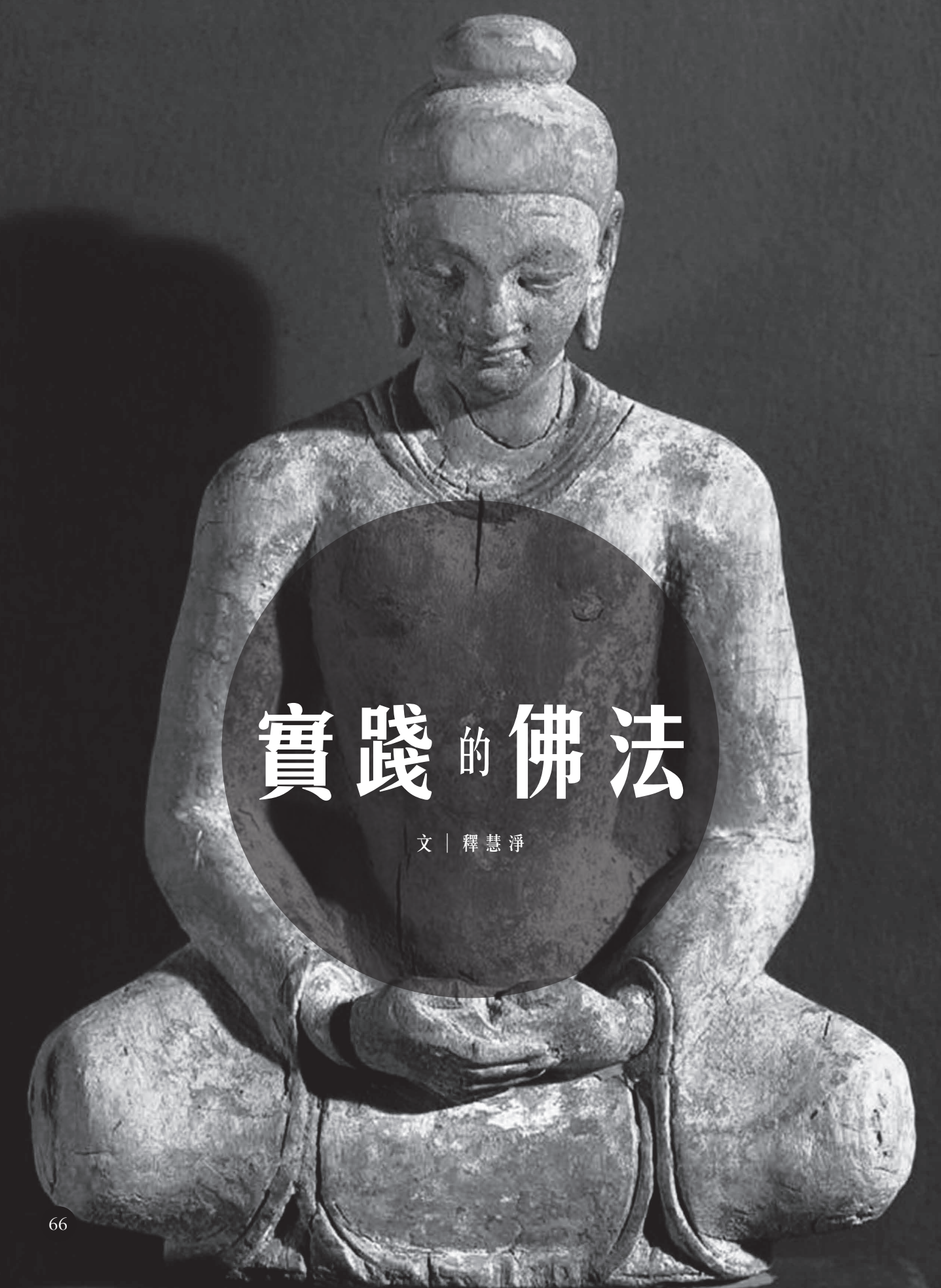
不捨慈悲巧方便，共讚彌陀弘誓門。（《法事讚》）

這裡用了另一個詞：「弘誓門」，明確有了「門」的說法。

可見弘願是可以從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名詞來表達。像正門、真門、弘誓門、涅槃門、正道、正真之道都是一個意思。因為善導大師的整體思想就是以弘願為根本，用弘願統攝三經，攝化五乘眾生，這是果門的內涵。🌸



南無阿彌陀佛



實踐的佛法

文 | 釋慧淨

佛法不只是哲學、理論，
而是實踐的法。
一個真正想修行的人，必定是將佛法當作實踐之學，
並援引於生活當中，
對照自己的起心動念、言語行為，
否則不可能瞭解自己的卑劣、渺小、罪惡之深。

如果沒有「因果業報」的觀念，
即使是學佛，
也不會把佛法當作解脫生死輪迴，
甚至超凡入聖的重要方法，
只是將佛法看作一種哲學思想而已。

如果有「因果業報」的觀念，
佛法的每一字、每一句，
在他看來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心血、骨肉；
每一字、每一句都流露出釋迦牟尼佛深切的悲憫之心；
每一字、每一句都在提醒我們要出三界輪迴，往解脫的境界前進。
佛法是有血有淚的，
不只是一種哲學、學問而已。

淨土三經，文文句句都是釋迦牟尼佛的血淚，
都是阿彌陀佛的骨肉。
它不是白紙黑字，不是死的，
是活靈靈、活潑潑、生命活躍的。





交給
阿彌陀佛

文 | 華落蓮成

不要等到懂了念佛的道理才念佛；
正因為不懂，才要念佛。
念佛了，自然就懂了。

念佛是因為需要，
就像餓了要吃飯、渴了要喝水。
苦了，就要念佛。

最好的心情，不是高興喜悅，
是念佛。
念佛的時候，當下是怎樣的心情，
都是最好的心情。

明天和意外，永遠不知道哪個先來。
趁明天還沒有到、意外還沒有來，趕緊念佛吧！
讓念佛最先降臨我們。

除了念佛不可改變，其他事都好商量。
是對是錯，是好是壞，都是因緣。
念佛，安然面對。

可以向阿彌陀佛祈求不要發生不好的事，
但更要相信，即使發生了，
阿彌陀佛也一直陪著我們。
念佛，隨緣度日。
生死大事，交給阿彌陀佛；
世間小事，也交給阿彌陀佛。



Namo Amitabha

《無量壽經》

「第十一願」要義

文／釋宗道

1. 經文

《無量壽經》第十一願：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

2. 要點

（1）皆緣彌陀本願力

在四十八願裡，最核心的三條願就是第十一願、第十八願、第二十二願。為什麼這三條願最重要呢？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的結尾，為了證明淨土法門完全仰仗佛力，所以特別把這三條願提出來。在佛講的一切法門裡，其他法門的修行都靠自力，唯獨淨土法門完全靠佛力。曇鸞大師為了證明這件事，所以把這三條願提出來。

《往生論註》：

凡是生彼淨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何以言之？若非佛力，四十八願便是徒設。今的取三願，用證義意：

「凡是生彼淨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凡是生到淨土，以及生到淨土之後菩薩修行、度眾所起的一切諸行。

「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統統是阿彌陀佛的力量。

「何以言之？」為什麼這樣說呢？

「若非佛力，四十八願便是徒設」，如果不是佛力，四十八願就白發了。

「今的取三願，用證義意」，現在選出三條願，來證明我的觀點。

願言：「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得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這是第十八願。

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得往生故，即免三界輪轉之事；無輪轉故，所以得速：一證也。

這是第一個證明。簡單說，證明往生就是靠阿彌陀佛的第十八願，如果沒有第十八願，就沒有眾生的往生。

願言：「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不住正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

這是第十一願。

緣佛願力故，住正定聚；住正定聚故，必至滅度，無諸迴復之難，所以得速：二證也。

意思就是，往生之後必定成佛。「必至滅度」就是「必定成佛」的意思。正因為有阿彌陀佛的第十一願，保證眾生往生之後得滅度、得成佛，所以眾生往生之後的成佛也是靠佛的

願力。

願言：「設我得佛，他方佛土諸菩薩眾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除其本願自在所化，為眾生故被弘誓鎧，積累德本度脫一切，遊諸佛國修菩薩行，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開化恆沙無量眾生，使立無上正真之道。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這是願文。

下面是曇鸞大師的話：

緣佛願力故，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以超出常倫諸地行故，所以得速：三證也。

這是說明，往生之後的成佛、成佛之後的倒駕慈航度眾生，也都是靠佛的願力。這出自哪條願？第二十二願。

所以，最後的結論說：

以斯而推，他力為增上緣，得不然乎！

這三段，曇鸞大師引用願文之後，都會說一句「緣佛願力故」：第一段說「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第二段說「緣佛願力

故，住正定聚；住正定聚故，必至滅度」，第三段說「緣佛願力故，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總之，都是「緣佛願力故」。

所以，大家的命都算好了。當然，是算未來無量劫的大命，不是算二十歲怎樣、三十歲怎樣、六十歲怎樣、八十歲怎樣，這是小命。這是在更大的空間、時間範圍內算大命。

念佛人的命有三段，哪三段？

第一段，往生。拋掉這個臭皮囊，換一個金剛不壞之身，成為菩薩，永遠脫離六道輪迴。

第二段，成佛。到了極樂世界，各種水、鳥、樹林都能增進我們的修行，讓我們迅速開悟、升進、成佛。

第三段，度生。成佛之後，「被弘誓鎧」，到十方世界度眾生。

這就是我們的命運，我們未來的藍圖就是這樣的。至於往生前的幾十年，不算什麼。因為輪迴的時間極長，這幾十年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我們的往生，靠第十八願；成佛，靠第十一願；度眾生，靠第二十二願。我們的未來統統是阿彌陀佛包辦的，阿彌陀佛已經給我們鋪好了路，把我們每個人的未來都規劃好了。

就像一個「富二代」，他的父親既有錢又有權，權力通天，事業大得不得了，他是父親的獨子，他的未來，父親怎麼會不給他安排好呢？

「你畢業之後，先來公司熟悉一下業務，每個崗位都輪一遍」，然後慢慢才給他更大的許可權，最終使他成為怎樣的人。在世間，父親都會這樣安排，佛也一樣，統統給我們安排好了。

「緣佛願力故」，這是關鍵句。我們的往生、成佛、度眾都在阿彌陀佛的願力裡，也就是在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名號裡。如果用徹悟大師的話來說，就更加淋漓盡致——「念佛時，即見佛時，亦即成佛時；求生時，即往生時，亦即度生時。三際同時，更無前後」，這話說得特別乾脆。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第十八願的往生是往相之因，第十一願的成佛是往相之果，第二十二願的度眾是還相迴向，有往相有還相。「往相」，「往」是「去」的意思；「還相」，也可以叫「迴向」。

為什麼這三條願是最核心的願呢？因為其他願都可以歸到這三條願。比如，第一願「無三惡趣願」，



西夏 大勢至菩薩
西夏黑水城出土 俄羅斯冬宮藏

說「凡是生到我的國土，都沒有地獄、餓鬼、畜生這三惡道，也不會再墮落到地獄、餓鬼、畜生這三惡道當中」。其實，第十一願就含攝了這一願，因為第十一願說「必至滅度」，「滅度」就是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當然沒有三惡道，也不可能再墮入三惡道。另外，像往生之後都是金色身，都是金剛那羅延身，這些也都含攝在第十一願裡，因為成佛自然就有佛的果報，包括六種神通等等。所以，其他願都可以含攝在這三願裡。

（2）往生即得不退

這裡有一個名詞，叫「正定聚」，就是「安住必定證悟的眾生品類」。「聚」是聚類、集合。比如，我們學淨土法門的人是一聚，學其他法門的人就是另外一聚。往生到極樂世界的統統屬於一類，這一類叫「正定聚」。

「正定」是相對於「邪定」和「不定」來說的。「正」就是「直」，就是「決定」。比如，從A點到B點，如果是直接去的，那明顯是「正定」，因為方向正對著B點，最終一定能到達B點。如果不是直奔B點，還能叫「正定」嗎？不能，明顯是「邪定」，因為不能到達目的地，

路線是斜的。如果是漫無目的地走，這裡也走，那裡也走，這就是「不定」，運氣好，正好到達B點，運氣不好就錯過了。

以成佛為目標來講，有三類人：一類是必定成佛的；一類不能成佛，因為走斜了，是「邪定聚」；還有一類，可能成佛，也可能不成佛。

在淨土法門裡，專復專稱名的人就是「正定聚」。所以，專一稱名叫作「正定業」，所謂「正定之業者，即是稱佛名」。如果是第十九願攝受的人，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迴向往生，那是「不定聚」，好一點的就往生了，稍微差一點的，往生就成問題。還有一類人，根本就沒想往生，所以是「邪定聚」，他都沒想往生，怎麼能往生呢？

「正定聚」的眾生有點像入學考試的保送生，已經提前被大學錄取了。比如，他在奧運賽中得了金牌，怎麼會不保送呢？入學考對他已經不重要了。

還有一類人，成績太差了，沒打算上大學，工作都找好了，對於上大學這件事來說，這就是「邪定聚」，因為他們不在「上大學」這個方向上。

還有一類人，沒有被保送，得自己考試，考得上、考不上，發揮得好不好，都不一定。

這是打世間的一個比喻，不一定完全貼切。

我們念佛，個個都是「保送生」，而且錄取通知書已經拿到手了，平生業成。

「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住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住定聚」和「必至滅度」，兩者是同一階段嗎？其實是兩個階段。「國中天人」，也可以指十方世界已經念佛的人，雖然還沒有往生，但「學籍」已經移過去了。我們念佛人在極樂世界都有蓮花，蓮花就是我們的心識，所以我們已經是「國中天人」了。

「住定聚」強調的是往生前的階段，所謂「不斷煩惱得涅槃分」，我們的煩惱雖然沒有斷，但是已經得到了涅槃的身分。「必至滅度」是往生後，因為往生之後的目標就是成佛、滅度。

「正定聚」就是不退轉。一般來說，不退轉有三種：一是位不退，二是行不退，三是念不退。這是專業的教理名詞。

修聖道門，什麼程度才到達「位不退」？斷見惑的初果須陀洹，就是小乘四果的初果。所謂「位不退」，達到這個位置，就已經入聖果之流，不會再退回到凡夫。在「位不退」之前，無論修行多高，都可能再返回來做凡夫。「位不退」至少得是須陀洹，要斷見惑，斷見惑如斷四十里瀑流，不簡單，很難。

什麼叫「行不退」？「行不退」比「位不退」更高，「位不退」是不墮凡流，「行不退」的聖者，發了菩提心之後，已經是菩薩，不會墮回二乘聖者，這要達到圓教菩薩十信位的水準。

什麼叫「念不退」？所謂「心心流入薩婆若海」，這就更高了，起心動念都與佛心相應。這要達到初住菩薩的水準，就不會墮到低位菩薩了。

過去的祖師經常說「一句彌陀，圓證三不退」，就是從這裡來的。在聖道法門，要證得三不退很難；但是在淨土法門，稱念一句佛號就圓證三不退。念佛的當下，既有「位不退」，也有「行不退」，還有「念不退」，必定成佛。

（3）龍樹菩薩求往生

有一個討論：

問：龍樹菩薩這樣登地的菩薩為什麼還要發願往生極樂世界？

答：菩薩修行到七地「遠行地」，可能會墮入「七地沉空難」，由於深入無相觀，沉於無相空寂之理，上無菩提可求，下無眾生可度，不得成佛。往生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第十一願的加持，成佛無諸障礙，而且能快速圓滿無上功德，快速成佛度眾生。

龍樹菩薩已經證得初地了，境界相當高。但是，他之所以還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就因為往生到極樂世界能「必至滅度」。在「必至滅度」之前，都很難說。這就是《華嚴經》裡文殊、普賢那樣的大菩薩也求生極樂淨土的重要原因，因為他們都要快速地「必至滅度」，快速成佛。

淨土宗 小常識

● 十劫久遠

《無量壽經》中，阿難尊者提出了阿彌陀佛成佛以來時間多長的問題，釋尊回答說：「成佛以來，凡歷十劫。」然而關於阿彌陀佛成佛的時間，也有種種議論。或有人引用本文說是「十劫」，或有人說是「久遠」，此二說應如何會通呢？可說「十久兩實」，兩說都是真實。

《大經》文面清楚地說是「十劫」，何以又立「久遠義」？以下先針對此疑，舉「久遠」文證作說明。

《法華經·化城喻品》中說：「彼佛弟子十六沙彌，今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西方二佛，一名阿彌陀，……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意思是：往昔三千塵點劫時，有位「大通智勝佛」。此佛還沒出家前，有十六位王子。成道之後，十六位王子也統統得道成佛。其中有一位在西方成佛，即阿彌陀佛。所以宋朝元照律師在《彌陀經疏》中說道：「依《法華經》大通智勝佛之時，彌陀即是十六王子之一數也。釋迦既經塵劫，彌陀豈得不然耶。」

此外，《楞嚴經卷五·勢至章》也說：「我憶往昔，恆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以此文與《大經》的十二光佛比較，可知所說的就是阿彌陀佛。依此等經文之證據，確定阿彌陀佛是「久遠實成」之古佛。

至於本經的「十劫」之文又該如何解釋？有所謂「赴機十劫」或「常演十劫」二種說法。

「赴機十劫」：是「赴機」與「應機」之言，即阿彌陀佛久遠成佛之說雖屬真實，但因時代遙遠，反而會引起眾生懷疑。為了相應眾生根機，因此十劫前再度示現法藏菩薩發願修行而成佛。

「常演十劫」：十是常用的滿數，「十劫」只是舉出常用的滿數而已，無特別意義。

如上所述，「久遠」與「十劫」之佛其實是一體的。彌陀是久遠的古成之佛，而成佛十劫之說，乃是果後方便——為使十方眾生都能往生成佛，所以一次又一次連續不斷地示現修行成道。如《莊嚴經》云：「彼佛如來，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無生無滅，非過現未來；但以酬願度生，現在西方，於今十劫。」由此更能清楚瞭解佛為拯救我們所付出的勤勞苦心。

● 淨土宗的極致

淨土宗以淨土三經為根本，淨土三經以《無量壽經》為根本，《無量壽經》以四十八願為根本，四十八願以第十八願為根本，第十八願以成就文為極致，第十八願成就文以「信心歡喜，乃至一念，即得往生，住不退轉」為核心，故第十八願成就文是淨土宗根本中的根本，也是淨土宗的極致。

● 一願意三願意

本願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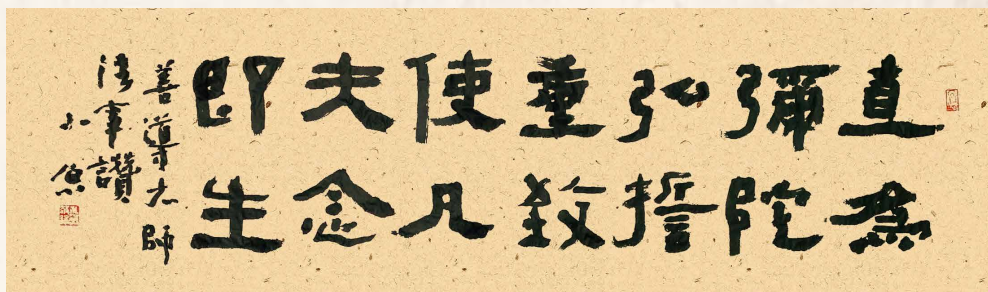
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此偈主要是解釋第十八願之意，但也可以看成是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一等三願之意。

（一）一願意：「本願力」是第十八願全部。「聞名」是聞彌陀佛名，含「信心歡喜」的信與「乃至十念」的念；「欲往生」是願生心。「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是第十八願成就文的「即得往生」。

（二）三願意：「本願力」是第十七願。「聞名欲往生」是第十八願的三信，「皆悉到彼國」是第十八願的「若不生者，不取正覺」，「自致不退轉」是第十一願的住正定聚。

要之，此本願偈是顯示淨土宗他力信仰的重要經文，必須特別注意。



善導大師法語 小魚／書法

● 對比勸善，彰往生益

彌陀淨土，無為自然，皆聚眾善，清淨莊嚴，第一義諦，妙境界相，淨土菩薩之善，理當殊勝；娑婆濁惡，三毒雜染，其善顛倒、虛偽，理當下劣。為何《無量壽經》說娑婆穢土修行「勝在無量壽國為善百歲」呢？若是如此，在這個娑婆世界用功修行即可，何以還要願生彌陀淨土？

其實經文在此是為了顯示二土修行的難易，而非比較善根的勝劣。如果要說善根的話，則彌陀淨土是無為的涅槃境界，純善無惡，往生自然成佛，自然度眾生。相反，娑婆世界是五濁惡世，惡多善少，歷緣對境皆造惡因緣，所以在此行善甚為困難。難行卻還能有這分發心，因此佛陀讚美鼓勵此人「稀有難得」。如同貧者以真心布施一錢，其功德勝過富者施捨萬金的善行，因其心意難能可貴故。但是貧者布施一錢，雖值得稱美，卻難成眾事；富者施捨千金，雖無須讚歎，卻能成辦萬事。淨土與穢土修行，亦復如是。所以若欲快速成佛以廣利眾生，應當發願往生淨土；若留五濁穢土，自己都不能得度，哪能救度他人呢？故知佛陀在此比較二土，除勸其修善，同時也顯明娑婆之難修難行，以彰顯極樂為善之自在殊勝，勸發我們應當念佛往生極樂世界。何故？娑婆是難修惡世之處，極樂是純善無惡、歷緣對境無非善根之處故。可謂不求而德至，不作而善成，故無纖毫非善之處。因此，佛陀勸導我們，厭濁惡之娑婆，欣純善之極樂。若非如此，佛說《無量壽經》就毫無意義了。🌸

淨土 | 釋疑

念佛也有道次第？

問：聖道門有道次第，念佛是不是也有道次第？

答：一般自力修行法門才會安立道次第。道次第就是有階梯、有階位。淨土法門是超越的，不須經過這些階梯；如果必須要經過這一些階梯的話，那就不必學淨土了。淨土法門沒有階梯、沒有階位，是直接超越，現在就肯定能夠往生，而且已經超越聲聞、緣覺、菩薩。講階位，那是自力的、難行道的，屬於聖道門；他力的淨土法門屬易行道，是不講階位的。

所以，我們學淨土法門，首先要釐清什麼是聖道、什麼是淨土，不然的話，會變成四不像，把聖道門的理論用來解釋淨土門，那就不是淨土門的易行道了。聖道門有聖道門的體系理論，淨土門有淨土門的體系理論，是各不相同、各有範圍的。如果把它們摻雜在一起，那到底是聖道還是淨土？這樣就混亂了。

《觀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正意？

問：《觀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否可以解釋為自性清淨的佛性？

答：自力修行的人，他不把極樂世界當成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也不把阿彌陀佛當成是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而是當作「自性彌陀，唯心淨土」，他認為清淨的佛心、清淨的當下，就是阿彌陀佛的本身，他清淨的時候所看到的一切都沒有苦樂、好壞、美醜等這些相對性的分別觀念，那他當下就感覺

到自己在淨土裡面了。這是修自力法門的人，以心中的佛性為彌陀，以心中的清淨為極樂。「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便理解為這種含意。

這種理解是「唯識觀」，認為「萬法唯識，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即使是極樂世界，即使是阿彌陀佛，也是從他心中所產生的，是唯心的。自力的法門，必須依自己的力量來修成佛，在這娑婆世界修行，最終證悟佛果；一旦證悟佛果，山河大地對他來講，都是淨土，因為已經超越了淨與穢，哪有什麼淨土、穢土的分別？

但是淨土宗不作這樣的解釋，淨土宗始終是建立在「指方立相」上。極樂世界有方位，「從是西方」即是方位；阿彌陀佛有形象，唯指西方阿彌陀佛，所以稱為「指方立相」。

當然，究竟來講，極樂世界廣大無邊際，阿彌陀佛也沒有形、沒有色；可是，那是聖人的境界，我們不一定要去追求那個境界，我們只要追求有方有向、指方立相的淨土的阿彌陀佛便可以，到了極樂世界自然就能夠證悟自性彌陀、唯心淨土。

所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意思是：是心念佛，是心是佛。這個「作」是作什麼？就是「念」，對我們來講就是「稱名念佛」，信受彌陀救度，所以說「是心念佛」，這個「念」包含信與行，「是心念佛，是心是佛」。

不可以離開阿彌陀佛之外去尋求佛，去尋求見佛，如果那樣的話，又是聖道門自力的範疇了。

所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就是「是心念佛，是心是佛」。



相信阿彌陀佛 人生綱舉目張

文／釋妙悟

雖不明白，但確實堅定地相信——只有兩種情況，不是十足的大傻瓜，就是絕對的大智者。

端看所信內容而定。

其他信不信尚可商量，唯有阿彌陀佛，絕對不能不信。

抓住了這一點，綱舉目張，您這一生統統輝煌無比！錯過這一點，抓了萬萬萬，終歸一場空。🌸



天弘法師／書法 天臺法師／繪畫

從醫學、法學而出家

——初見師父，一言為定

A Journey from Medical School and Law School to the Monastery: My Resolve after Meeting Master Huijing

文／釋淨本 By Venerable Jingben

我是淨本，是馬來西亞的華人。雖然馬來西亞的國語是馬來文，但從小我都有在學習中文、報考中文，包括學佛都是聆聽慧淨師父和淨宗法師的開示，所以可以用中文溝通、講話。

I am Jingben, a Malaysian Chinese. Although Malay is the national language, I have learned Chinese since childhood. I even studied Buddhism through enlightening Dharma lectures given in Chinese by Master Huijing and Master Jingzong. That's the reason I am able to communicate very well in Chinese.

淨土宗出家因緣

The yinyuan¹ of becoming a monk in Pure Land Buddhism

在淨土宗出家的因緣，大概可以從我十九、二十歲開始講起。由於高中時期成績優秀，所以當時（2009）我被馬來西亞政府安排

¹ Yinyuan in Chinese pinyin: It is a key doctrine of Buddhism which states that all dharmas (phenomena) arise in dependence upon other dharmas. The direct causal condition is “yin,” and the secondary and dependent conditions are “yuan”. Yin-yuan is the conditioning causes that gather all factors and produce the phenomena of the dharma world. Phenomena are sustained only so long as their sustaining elements remain





到印度醫學大學就讀醫學系，以後準備當醫生。

This can be traced back to when I was 19 or 20 when I was studying abroad. Thanks to my great performance in high school, I was sent by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in 2009 to attend Kasturba Medical College in Mangalore, India, to be a medical doctor.

有一次，我在學校生病了。當時以為只是普通的發燒感冒，沒有理會；只是吃些藥，在自己的房間休息睡覺而已。沒有想到，幾乎不吃不喝地睡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我到學校上課，大學教授看到我走路搖搖晃晃的，就要我去醫院檢查。到了醫院，醫生嚇了一跳，因為當時血壓已經很低，醫生也很好奇為什麼當時我還能自己走到醫院。不過，我當時確實特別痛苦，感覺幾乎都要暈倒了。

One time, I was very sick in college. I thought that it was just a cold, so I didn't pay attention to it. I simply took some medicine and lay down. Unexpectedly, I slept for three days and hardly ate or drank. On the fourth day, I returned to class, and the professor saw that I couldn't walk straight. He asked me to see a doctor. When I went to the hospital, the doctor was shocked because my blood pressure was very low. He was curious about how I could have walked to the hospital in this condition. Indeed, it was very difficult. I felt like I was about to pass out at any time.

要死了？

Am I dying?

因為當時學校還在考試期間，所以我就問醫生能不能馬上出院考試。現在想起來，還真的是很笨，因為醫生說如果再晚一點入院，可能就要送進急救室急救了，命都要沒有了，還在擔心考試，醫生當然不同意我出院，一定要我住院。立刻為我辦理住院、打點滴、吃很多藥，我就這樣昏昏沉沉地，一直躺在病床上。到了晚

上，突然間，我看到自己短暫一生的回憶，好像電影一樣，一幕一幕地飛掠而過。我當時嚇了一跳，想到：看到自己一生的回憶不就是接近死亡了嗎？我才二十歲，怎麼可能要死了？

Actually, I should have been in an exam when I was in the hospital. So, I asked the doctor if I could go back at that time. When I now recall all of these, I would say that it was a stupid idea. The doctor said that I would have been under emergency treatment if I had come in late. I can't believe that I was still thinking about the exam. Without a doubt, the doctor refused my request and insisted that I stay in the hospital. So, I was there, with intravenous drips, a lot of medicine, and felt dizzy in the hospital bed. At night, all of a sudden, the memories of my short life flashed through my mind, like a movie, from one frame to another. I was terrified. I thought that I must be dying, as I could see my memories. I was only 20,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佛號的「救度」

Salvation from the Buddha's name

在那之前，其實我已經開始學佛了，但並不認真。我喜歡看一些佛書，學一些佛學名詞，很喜歡談玄說妙，說什麼空而不空、有而不有的，一些人家聽不懂的話。但是到了這種緊急的關頭，看到死亡時刻，要空也空不了，回憶一幕一幕跑出來，感覺自己的生命就要用完了，非常地恐怖。

I had started studying Buddhism before then, but was not serious. I had read some sutras, learned some concepts of Buddhism, and talked about abstruse things, such as “Emptiness but non-emptiness, existence yet non-existence.” Something that ordinary people don't understand. However, at this life-threatening moment,



there was nothing about emptiness anymore. All my memories emerged piece by piece. It felt like I was reaching the end of my life. It was frighte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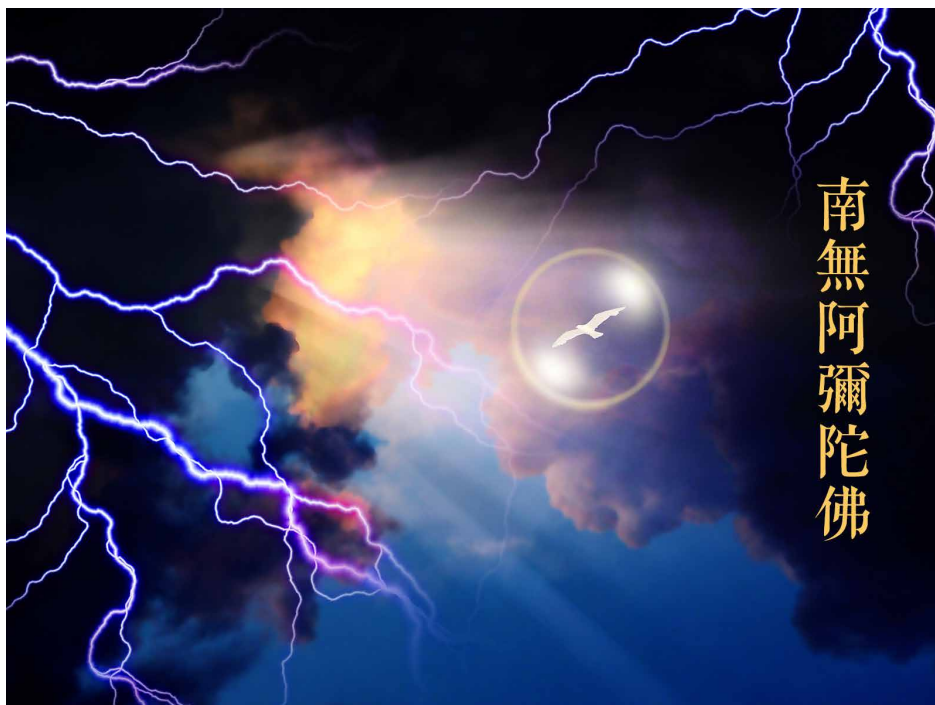
那時候，我什麼都忘了，就記得一句話，就是「南無阿彌陀佛」，所以我就念起這一句名號。當我一念佛，所有的影像馬上就消失了！頓時，我就感到這句佛號不可思議，所以就一直念佛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At that time, I couldn't remember anything but one name: "Namo Amitabha Buddha." So, I kept reciting it. As soon as I started reciting, all the images of memories that had flashed in my mind disappeared. I suddenly experienced the miraculous power of this name. Then, I recited again and again, "Namo Amitabha Buddha, Namo Amitabha Buddha, Namo Amitabha Buddha..."

就這樣，我和死魔糾纏整整一個晚上。可能是因為在醫院，陰氣很重，而且自己身體也比較弱了，所以就看到一些好像幽靈的東西，一直在我面前飄來飄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在念佛，所以都沒有傷害我。

I kept fighting with death for the whole night. It was probably caused by the gloomy atmosphere in the hospital, and I was so fragile that I saw something like ghosts fluttering around me. However, none of them touched me. I guessed it might be the fact that I was reciting the Buddha's name.

當護士進來時，我問她現在幾點了？她告訴我，是凌晨四點左右。我才知道，原來我一整夜都沒睡，念佛念了一個晚上。之後，病也就這樣好轉了。記得當時康復得很快，因為第二天，就感覺自己回復得差不多了；幾天後，我就出院了。



When a nurse came in, I asked her what time it was, and she told me that it was around 4 am. I realized that I hadn't slept, but had recited Amitabha Buddha's name for the whole night. By then, my illness turned out to be better. I remember that I recovered very soon. The next day, I felt that I almost fully recovered, and I was discharged a few days later.

尋找「南無阿彌陀佛」到底是什麼？

Seeking for the meaning of "Namo Amitabha Buddha"

經過這次的事件，我開始認真學佛——尋找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到底是什麼？當時我還在醫學院讀書，雖然平常很忙，但是再怎麼忙，即使忙到半夜，我也一定會看佛書，尋找「南無阿彌陀佛」的意義。在這之前，我是看不起念佛的，認為那是老太婆、不



識字的人所學習的，而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應該多讀一些高深的佛經才對，怎麼可以單單念這一句佛號？

After that experience, I started studying Buddhism seriously. I tried to investigate what “Namo Amitabha Buddha” is. I was still busy with my studies in medical school. However, no matter how busy I was, even until midnight, I would study the sutras and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Namo Amitabha Buddha.” I used to look down upon Nianfo (reciting Amitabha Buddha’s name). I thought it was a practice for old ladies or illiterate people. I was a highly educated person; I should study something as profound as sutras. How could I settle on such a simple name?

但是沒有想到，讀再多的佛經，懂再多的道理，面臨死亡，竟然什麼也用不上。從那時候起，我放棄了其他，因為講得再多、再好，也都只是理論而已。如同在銀行幫人數錢，錢始終是別人的，不是自己的。還是念佛最實際，自己被佛號「救過」，所以就不敢輕視念佛了。我要認認真真來瞭解阿彌陀佛。

What I never expected was, no matter how many sutras I had read, no matter how many theories I had recognized, when I was standing in front of death, there was no way they could help me. From then on, I gave up everything because they were just theories. For example, if you work in a bank, you only count others’ money, never yours. It was more realistic to recite Amitabha Buddha’s name since I was saved by him once. Hence, I dared not despise Nianfo anymore. I wanted to understand Amitabha Buddha earnestly.

找來找去，後來找到了善導大師一脈的淨土宗傳承。才知道阿彌陀佛原來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就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我們眾生就能被救度。不管什麼樣的眾生，就算自己的罪業再重、煩惱再多，只要這一生念佛，都能靠上阿彌陀佛的力量，往生極樂世

界，永遠擺脫六道輪迴的痛苦。我們這一生能遇到這個彌陀救度的法門，真的是「太幸運」了。

I spent a lot of time surveying; in the end, I found the lineage of Master Shandao of Pure Land Buddhism. Then I learned that Amitabha Buddha is the most compassionate and the greatest deliverer. All living creatures can be liberated just by reciting his name. No matter who you are, no matter how much you are suffering by your karmic deeds and your vexation, if you recite “Namo Amitabha Buddha” in this lifetime, you can rely on his power to be reborn in his Pure Land after death. You will get rid of the pains of the endless rebirths among the six realms. We are more than lucky to find the Pure Land Path so that we can be delivered by Amitabha Buddha.

「停屍房、解剖室」的人生啟發

Enlightenment in mortuaries and dissection rooms

康復後，我開始思考：人生到底為什麼而活？人生到底什麼最有意義？尤其在印度醫學大學，幾乎每天要到「停屍房、解剖室」對著屍體（上課解剖）。那些屍體基本上連男女都已經分不清楚了（因為人死後會慢慢乾枯）。這一想，就深刻感到，人生不管如何風光，到最後也只剩下一具屍體，什麼都沒有。更不用說面前解剖的這具屍體，最後什麼也沒留下。那麼，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After I recovered,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what the purpose of life was and what the most meaningful thing in life was. In medical school, I had to be in a dissection room or a mortuary to dissect cadavers nearly every day. Because the bodies desiccated after death, I couldn't even distinguish their genders. As I thought about it, I





deeply felt that there was nothing left at the end of life. No matter how outstanding you had been, you would end up being a dead body. Not to mention the kind of body in front of me, leaving nothing after dissection. Then, what was the most meaningful thing in life?

當時是讀西方醫學系，課程非常多，生活非常忙碌。每天大概只睡四個小時而已，晚上十一點睡，半夜三點起身，或者從半夜十二點到凌晨四點。考試時甚至只睡兩個小時，有些同學甚至是徹夜沒睡的，非常的忙。但是忙了這麼多的東西，突然生病躺在病床上的時候，一點都幫不上忙。想想當一個醫生，雖然可能忙忙碌碌地用大半輩子幫助別人，但是畢竟只是治病，不能治命；能醫好身病，但是能醫好眾生的心病嗎？

I was in school studying western medicine. There were a lot of courses to take; hence, I was very busy. I could only sleep four hours a day, from 11 p.m. to 3 a.m. or from 12 a.m. to 4 a.m. If there was an exam, I would only sleep for two hours. Some of my classmates wouldn't sleep at all. We were swamped. However, when I was lying on the hospital bed, what I learned from medical school did not help. If I were a doctor, I would be busy my whole life helping people. Doctors can treat physical problems, but they can't make dead people come alive again. They can heal the disease of the body, but can they cure the disease of the mind?

尤其面對人的生老病死、無量劫流轉的苦，醫生更是無能為力。想想自己已經輪迴無量劫了，難道還要繼續下去？我生生世世肯定也當過醫生，肯定也當過大官，肯定也當過普通人，也一定在三惡道流轉過，那到底「終點」在哪裡呢？既然人身難得今已得，也遇到最殊勝的「淨土宗」，於是，出家的念頭就這樣開始萌生了。

Especially about the pains of life, such as birth, age, illness, and death, and the endless birth and death cycles, these are things for which a doctor can do nothing. Since time immemorial, I have been through samsaric transmigrations countless times; am I to continue it indefinitely? In my previous lives, I must have been a doctor, someone big and prominent, or someone small and insignificant. I must have been to the three evil realms as well. Where is “the end”? Since it is hard to be born in the human realm, and since I know now the best path is “Pure Land Buddhism,” I was thinking of taking the tonsure and becoming a monk.

何去何從？

Where should I go?

就是這幾種因緣，使我決定放棄醫學系。當時很多人不理解，認為我不懂事。為什麼？因為我拿的是全額獎學金，一分錢都不出，就可以完成學業，而且以後的工作也已經得到保證，一生穩定的生活可以說已經確定下來了。在馬來西亞，這份獎學金可以說是非常稀有的。我不僅放棄這樣的機遇，而且還要「出家」，一般人自然就會責備。不過，有時候就像古人講的，「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哈！

It is due to these reasons that drove me to give up the medical school. Many people didn't understand and said that I was naive. Why? Because I got full funding for this program, I didn't have to pay anything to finish my degree, and my job was guaranteed, and the rest of my life could be stable. It was a rare scholarship opportunity in Malaysia. For this reason, when I said that I would give it up and be a monk, it was natural that people put the blame on me. However, it was just like the ancient proverb says: “How can a slight sparrow know the lofty aspiration of a stately swan?” Ha!





不過雖然想要出家，也要等待成熟的因緣。當時還沒有直接接觸到淨土宗教團，本地馬來西亞也還沒有分會道場，當時放棄了一切，卻不知接下來怎麼走？想出家，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Even though I had an aspiration to be a monk, the timing was not there yet. I didn't have any direct connection with any Pure Land school, and there was no local Pure Land Buddhist temple in Malaysia. I didn't know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at the moment to be a monk.

人生遇到無路可走的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找阿彌陀佛。那個時候，我就想：既然我這一生已經得到阿彌陀佛的救度，已經決定往生極樂世界，這一世過得怎麼樣，也無所謂了。世間的事一下子就過了，都是夢幻泡影，不值得留戀，也不值得我們在這裡造業造罪，一切就交給阿彌陀佛安排。淨宗法師說過，這一生能往生淨土，即使睡在天橋下也能笑著醒來。大概就是這一分小小的信念，使得我心力再一次堅強起來，「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If you find no way to go, the best thing is to pray to Amitabha Buddha. I thought: "Since I have Amitabha Buddha's salvation, and I have decided to be reborn in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it doesn't matter what will happen in this life.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is like a dream, a bubble, a shadow, which is not worth attaching to and for which it is not worth committing more sins and karma. I will let Amitabha Buddha take care of my destiny. Master Jingzong said that if we could be reborn in the Pure Land, even if we sleep under the bridge, we would be awoken by laughing." Depending on this faith, I felt stronger again. "Do good deeds; Ask not what may lie in the future" . . .

峰迴路轉，彌陀安排

Every twist and turn in life is arranged by Amitabha Buddha

但是沒有想到，峰迴路轉，從印度回來一兩個月，我遇到了一個當地的佛教團體，還得到了位於馬來西亞吉隆坡倫敦大學法學院的錄取通知書。佛教團體的主事者，看到我對佛教的渴望；法學院對我的好成績表示讚賞，決定提供我包括生活費在內的全額獎學金。希望我未來用自己的能力護持佛法。我看到這樣特別的因緣，一來是讓自己有一段過渡期，二來可以同時為佛法貢獻（當時住的地方靠近念佛堂，就可以一邊讀書，一邊親近阿彌陀佛）。就想，或許這是阿彌陀佛為我安排的因緣吧，所以我就接受了。從此，從醫學大學生轉成法律系的大學生。

There was an unexpected twist of fate in that, a couple of months after I had come back from India, I met a local Buddhist group and also got an offer from the Law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Lumpur, Malaysia. The Buddhist group recognized my aspiration in Buddhism; the law school appreciated my good grades, and decided to grant me a full scholarship including living costs. They hoped that I could use my capability to support Buddhism in the future. It was a special yinyuan that not only gave me a transitional period but also allowed me to devote my time to Buddhism. I lived very close to the Dharma site, so I could go to the place to practice Buddhism after school. I thought that it was the yuan that Amitabha Buddha had arranged for me, so I accepted it. I thus became a law student after quitting medical school.

有些人或許感到很奇怪，從科學的醫學到文學的法律，這麼大的跨越不會不習慣嗎？其實對我來說，世間的學業、事業只是一個過渡期，過過日子而已，我的心裡始終是屬於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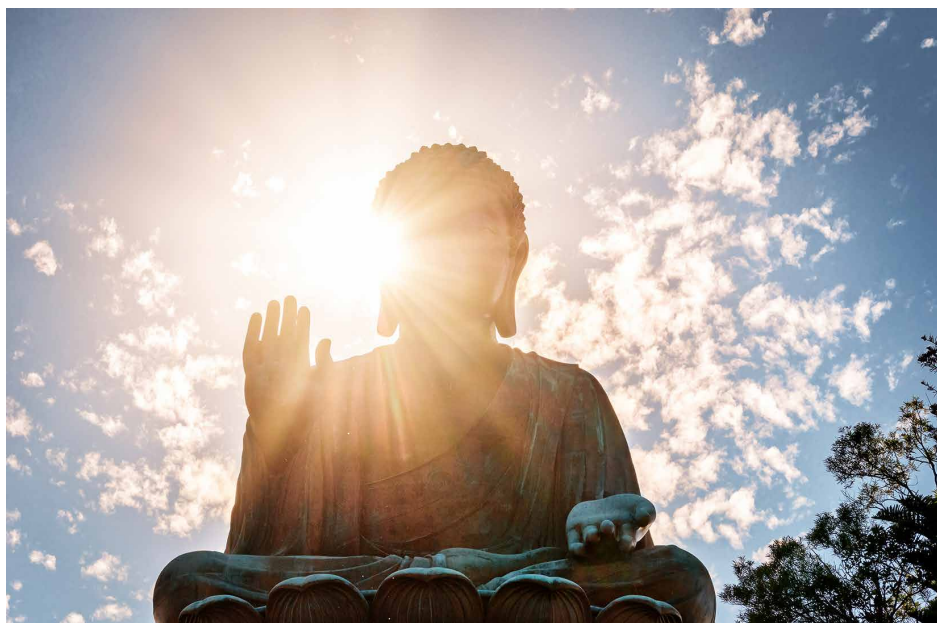


的。所以世間的東西，我也沒有特別喜歡什麼，或者不喜歡什麼。過日子也不用太在意，遇到什麼就做什麼，不會的事情慢慢學就好。所以來到法律系，成績還是一如往昔，優秀過關。只不過如果問到內心深處，我還是希望能夠真正走上出家之路。

Some people might wonder if I ever had any difficulty transitioning from medical science to law. For me, studying or working in this world are only a means for benefiting this life. In my mind, I belong to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I didn't have any preference for mundane work; especially, as it was just for passing the time and making a living. I just did what I should do and learned what I should learn. Even when I was in law school, I got high grades as usual. However, deep in my heart, I hoped that someday I could become a monk.

那個時候出家心願更強了，在佛教團體一段時間以後，我看到本地還沒有淨土宗僧團道場，本土專弘淨土宗的法師基本上沒看過，往往都是外國的僧眾。當時我就想，既然我有這樣的信仰，就應該由我來承擔這樣的事。信受的人不承擔，難道給不信受的人承擔嗎？要等待因緣，不如自己去創造因緣。

I felt more strongly about the renunciation. After staying in the Buddhist group for a while, I found that there wasn't any Pure Land Buddhist group or association in the city, and I had not met any local master who propagated Pure Land Dharma either. Monks here were mostly foreigners. I thought: "Since I have the faith, I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is. That's right! If the one who believes in Amitabha Buddha is not responsible for propagating the Dharma, who would be responsible for it?" Waiting for the yuan to take place is not as good as creating the yuan myself.



尤其講到要弘法利生，勸大眾念佛，還是出家最理想，若是在家的身分，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在世俗生活上。以我來說，讀過的醫學系、法律系都是要花大量的時間去研讀，這樣怎麼可能還會有心力學佛？就算有時間，也是小小的一部分而已。想想還是出家最理想，能夠全副心力放在佛法（理科出身的我，較會考量怎樣的安排最划算）。但是出家緣分畢竟還沒有成熟，一直還沒有遇到有淨土宗教團可以成就我的出家路。所以暫時只能這樣。

Furthermore, being a monk would be the best way to propagate the Dharma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recite Amitabha Buddha's name. Lay Buddhists have to spend a lot of time making a living. Taking myself as an example: I spent so much time studying medicine and law; how could I have any spare time or energy for Buddhism? Even if I did, it would be very little. I wanted to put all my energy into Buddhism (Having a scientific background, I know how to be precise and accurate). But, the yuan of being a monk





hadn't ripened yet. I still hadn't met any master from a Pure Land school who could ordain me as a Buddhist monk. Hence, I could only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不過，阿彌陀佛似乎已經在冥冥當中安排了。不久（2014），我就收到慧淨師父要來馬來西亞弘法的消息了！

However, Amitabha Buddha seemed to start making the arrangement. In 2014, I received information that Master Huijing was coming to Malaysia to give lectures on the Pure Land Dharma!

慧淨師父來馬來西亞 Master Huijing comes to Malaysia

一開始，我並沒有打算要前去面見慧淨師父的，因為慧淨師父弘法的地點比較遙遠，是馬來西亞另外一個島，要搭飛機才能到。那個時候又要期末考試，自己也還是學生，沒有多餘的零用錢可以坐飛機，所以就沒打算要去。可是剛好遇到一位本門蓮友，他很熱心，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我去見慧淨師父。他說飛機票他一手包辦，只要我人到就好。就這樣，我就參加了慧淨師父的開示法會了。沒有想到，這次的相遇，竟是我人生的「大轉折」。

Originally, I didn't plan to go because the place Master Huijing was going to was far away from where I lived. It was on another island in Malaysia. I would have to fly over there. As a student, I didn't have spare money to buy a plane ticket. It was also approaching the final exam. Therefore, I couldn't go. However, there was a very kind Lotus fellow, and I don't know why, who insisted that I should go to meet Master Huijing. He said that he would pay for the trip, and I only had to go. Hence, I went there. What I had not expected was this was the turning point of my life.

你應該要來出家才是

You should join our monastery

到了慧淨師父弘法的道場，隔天，我一大早就起床，打算陪陪師父散散步，跟他說說馬來西亞的情況。我就站在師父房門前等他出來。之前我沒和師父見過面，也沒聯絡過，師父當然不認識我。

The next morning, after I had arrived at the Dharma-site, I woke up early planning to wait for Master Huijing at his room door so that I could talk to him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Malaysia. I had never met or contacted Master Huijing before, so he definitely would not have known me.

沒有想到，師父一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這麼年輕就學佛念佛，已經得到阿彌陀佛的救度，是時候應該站出來為淨土宗做一些事情了。趁著年輕，應該現出家相來弘法，不辜負彌陀，不辜負青春。」說實在的，當時聽到師父的話，真的嚇了一跳，師父居然初見面一開口就要我出家。

Unexpectedly, as soon as Master Huijing saw me, he said: “You have been studying Buddhism at such a young age and have been saved by Amitabha Buddha. You should come forward and do something for Pure Land Buddhism. While you are so young, it would be good to propagate Dharma as a monk. Do not disappoint Amitabha Buddha; do not waste your youth.” To be honest, I was surprised when I heard this.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met Master Huijing and the first words Master Huijing said were asking me to take the tonsure.

不過我也想到，緣分似乎到了，那個時候，我也做好一些思想準備了。因為為了出家，我早就習慣過簡單的生活，家裡從來沒有任何裝飾品，平常也沒有參與任何娛樂活動，也刻意不交男女朋





友，身旁的朋友都有交往對象，我就是特意斬斷所有的緣。忙完大學的功課，其他時間就是看佛書、念佛、去佛堂當義工。對我來說，學校比較像是副業，佛法才是我的正業。內心當中，確實感到沒有比念佛、勸人念佛更讓我歡喜了。就如淨宗法師講過的，唯有彌陀才真正讓我們開心。

On the other hand, I thought: “It is probably that the proper yuan finally comes.” I had been preparing for a while to be a monk, and I had gotten used to a simple life like a monk. There was no decoration in my place. I didn’t participate in any entertaining activities, nor did I make any relationship on purpose. My college friends were dating, but I cut off any possibility of it. After school work, I read sutras, recited Amitabha, and worked voluntarily in the Buddhist chapel. For me, studying in school was like a part-time job; studying Buddhism was my full-time job, ha! Inside my heart, there was nothing more delightful than reciting Amitabha Buddha and encouraging people to do so. Like Master Jingzong said: “Only Amitabha Buddha can give us true happiness.”

這一切似乎是冥冥中安排，讓我能夠有因緣馬上毫無顧慮地出家。本來以為出家因緣的成熟，可能要讀完書，甚至十多年退休以後的事情，沒有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麼快。記得慧淨師父當時有說：「世間不缺醫師，也不缺律師，就是缺少淨土宗出家弘法的法師，等到幾十年以後再出家，太慢了。現在可以考慮過來台灣了（畢竟當時在本地還沒有教團）。」慧淨師父在馬來西亞弘法的那幾天，幾次在大眾面前鼓勵我出家，連用餐前也說。在短短的幾天提了好幾次。看來我出家的緣分成熟了。

It appeared that fate had created the yuan for me to be a monk. I thought it would be after college, even after my retirement. I didn’t expect that it would come so soon. I remembered that Master

Huijing told me: “We don’t lack doctors, we don’t lack lawyers, but we do lack Dharma masters to disseminate Dharma for the Pure Land School. It will be too late if you wait for decades. You can consider coming to Taiwan now (after all, there wasn’t a local group here).” During Master Huijing’s stay, he encouraged me to become a monk several times in front of everyone, even during meals. He asked so many times in such a short period that it made me feel, “it is the time…”

一言為定

You have my word

最後，在送慧淨師父離開機場前往新加坡的時候，臨別之前，師父把他手上的佛珠交給我，我當時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可能當作信物吧。師父跟我說：「我們就一言為定，我等你。」我當時心裡真的很感動，眼淚差一點就掉下來。我感受到師父那一分愛護、護念之心。那時候，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當場跪下來，向師父說：「一言為定，我一定會到台灣的。」

At last, we accompanied Master Huijing to the airport. Before leaving for Singapore, he gave me his prayer beads. I didn’t know the reason; I thought it might be a keepsake. Master told me: “Please remember your promise! I am waiting for you.” I was so touched and almost cried. I felt the love and protection from Master Huijing. At that moment, I got on my knees and told him: “I give you my word: I will be in Taiwan.”

一個改變人生的決定

A life-changing decision

與慧淨師父在機場分開、回到家裡的第二天，剛好家裡都沒





有人在。我想，可能「時間到了」。要在娑婆世界，尤其這個時代出家，因緣一錯失，可能一輩子就不會再遇到了。當時我覺得不能等，直接上網買飛往台灣的機票（幾個小時以後起飛的飛機），什麼也沒帶，連旅行箱都沒有，背了一個小書包衝到機場，立刻飛到了台灣。

The day after seeing Master Huijing off at the airport, I happened to be home alone. I thought: “It’s time.” In the Saha world, in this lifetime, if I missed this rare yinyuan of becoming a monk,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do it. I couldn’t wait any longer, so I bought a plane ticket to Taiwan online. I would be leaving in a few hours. I brought nothing, not even a suitcase, just a backpack. Off I went to the airport and flew to Taiwan.

當時，我本來是打算在慧淨師父從新加坡返回台灣之前到達機場的，因為既然要拜慧淨師父為師，身為弟子理當要早一點到，在機場等候。但是沒想到，到了機場，我才發現：糟糕，機票買錯了，我比師父早好幾天抵達台灣！那是我第一次到台灣，師父的道場我沒去過，身上也沒有多少錢。所幸，那時背包裡有《淨土宗雙月刊》，裡面有道場的地址。人生地不熟的，只好用身上所有的錢搭計程車到師父的道場。機場到道場路途其實很遠，也不知道身上的錢夠不夠……。我當時想，如果錢不夠，我就在半路下車，走路到道場。還好彌陀加持，錢剛好足夠，只是，身上的錢也都用完了。

I was planning to arrive at the airport before Master Huijing had returned to Taiwan from Singapore. Since I would ask him to be my master, I should be at the gate, waiting for him. However, when I was at the airport, I found that I was way too early; I had arrived several days before Master Huijing was to arrive. It was my first trip in Taiwan, and I had never been to his Dharma site before. Moreover, I

didn't bring many things, and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Luckily, I had the magazine of Pure Land Buddhism in my bag, which had the address of the association. I didn't know anybody, so I used all my money to take a taxi to the association. It was very far from the airport. I was not sure if I had enough money. I was thinking that if I didn't have enough, I would have to get out of the taxi halfway and walk to the association. Luckily, I got the blessing from Amitabha Buddha; it was just enough to get there, though I had no money left.



到了道場，已經晚上十一點多了，當時就想，這麼晚了，如果道場關了，就只好在便利商店睡一覺了（因為身上沒錢，無法住旅店了）。還好，當家法師還在那裡等著。原來慧淨師父一早有來電交代，說可能會有一個海外的年輕居士會來道場。啊！師父這麼慈悲，原來都已經安排好了。

When I arrived at the Dharma site, it was already after 11 pm. I thought that if there was no one in the association, I would have to spend the night in a convenience store since I had no money. Fortunately, the head-master was waiting there. That was when I learned that Master Huijing had called them in the morning and said that they should expect a young lay-Buddhist coming from abroad. Ah! So compassionate of them. They had already arranged everything for me.



慧淨師父回來台灣後幾天，就在佛誕日，2014年5月6日，我剃度出家了。

Several days after Master Huijing returned, on Sakyamuni Buddha's birthday, May 6, 2014, I was tonsured to become a monk of the monastery.

自信教人信，擔當向前行

Having faith and teaching others to have faith; Forging ahead with your responsibilities

出家的時候，也是我這一生第一次正式皈依佛門，因為從小到大附近也沒有道場、法師舉辦皈依，所以一直以來都沒有正式皈依過。我第一次皈依佛門也是出家那一天。所以慧淨師父不止是我的剃度師，還是我的皈依師。

My ordination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I officially took refuge in the Three Jewels. I had never done this before since there wasn't any temple or Dharma master nearby who could bestow the refuge ceremony. Therefore, the first time I took the refuge was the day I became a monk. So Master Huijing is not only my tonsure master but also my refuge master.

記得剃度那一天，慧淨師父開示說，要「自信教人信，擔當向前行」。那一天剛好是佛誕日，師父就說：「今天是佛誕節，二千六百多年前的今天，世尊降誕於世，二千六百多年後的今天，你發心出家，繼踵佛陀，承續法燈。為了佛教的法燈相傳，為了眾生的慧命獲救，捨去了輪迴的、無常的、污穢的、造罪的生活，歸入了永恒的、常住的、清淨的、修行的佛門。因此，今天是你一生之中最有意義的日子，也是你新生命、新生活的開始，必得諸佛歡喜，龍天護持。佛教大乘法門最重發心，所謂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因此，發心出家，住持三寶，要有擔當的心，承擔法門的重責



大任，勇於承擔，爬坡越坎，負重前行，不負重託。尤其彌陀救度的法門，更應能自信教人信，擔當鼓舞向前行。」

I remember the day I was tonsured Master Huijing instructed me to “Uphold your faith and teach others to have faith. Carry forth your responsibilities.”

It was Sakyamuni Buddha’s birthday, and Master Huijing said:

Twenty-six hundred years ago today, the Buddha came to the Saha world to teach the Dharma. Today, twenty-six hundred years later, you have come forward to follow in his footsteps and carry his Dharma torch. You have abandoned the samsaric life of defilement, impermanence, and wickedness. And now you are on the Dharma-path, beginning a life of purification, eternity, and permanence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Buddhism. Therefore, today is the most meaningful day in your life, the beginning of a new life that is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gods and delights all Buddhas. Bodhicitta i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Mahayana Buddhism; that’s what we call bringing forth the Bodhi mind and cultivating the Bodhisattva path. All renunciates who propagate the Three Jewels must understand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courageously take on the heavy burden, overcoming all hurdles and never betraying the trust of the Buddha, especially the way of his deliverance. Forge ahead with your responsibilities. Teach others to uphold faith in the Buddha as you uphold yours.

雖然出家儀式簡單，但是師父每一句開示我始終銘記在心。確實，在往生極樂世界之前最有意義的就是出家自信教人信了。就是這個因緣，我也成為慧淨師父最年輕的出家弟子。





The ceremony was simple, but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se enlightening words from Master Huijing. Indeed, his word is the most meaningful thing before rebirth in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Since then, I have become the youngest disciple of Master Huijing.

之後，我也勸我的親哥哥出家。因緣成熟，哥哥也出家了，法號「淨先」，當時也是二十多歲，也成了慧淨師父最年輕出家弟子之一。2016年我們回國，成立道場，開始弘法佈教，到目前為止，星馬地區已有七處本門的道場，讓更多人信受此法、安心念佛，也陸續成就本地人出家的因緣。另有六位法師：淨願法師、淨稱法師、淨名法師、淨凡法師、淨夫法師、淨入法師等，陸續在慧淨師父座下出家後，在各地分會帶領共修。這是讓我感到歡喜的，因為不必像我當年一樣，雖然有心，但因本土沒有淨土宗教團，還要等待成熟的因緣到來。如今至少本土有了教團，就能夠接引有心的人。這一切都要感恩彌陀慈父加持，慧淨師父和淨宗法師的指導，教團的為後盾，以及大眾的護持，才能成就如是殊勝因緣。

Afterwards, I encouraged my older brother to take the tonsure as well. And he did. He is “Venerable Jingxian.” He was in his twenties at that time and was also one of the youngest disciples of Master Huijing. We started building up recitation group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nd propagating the pristine Pure Land Dharma in 2016. There are seven Dharma centers around the two countries now, allowing more people to take faith in Amitabha Buddha’s deliverance and recite his name with ease in a group effort. More local lay-Buddhists also joined the monastery. Hence, we now have six more monastics: Venerables Jingyuan, Jingcheng, Jingming, Jingfan, Jingfu, and Jingru; They are leading the recitation groups in the local associations now. This is something I am really delighted to see. It wasn’t like this before: Even though I was inspired to be a

monk, I had to wait passively until the yinyuan arrived because we had not had a local pristine Pure Land Buddhist Association. Now that we have the local centers, we are able to help those who have the aspiration to become Pure Land Buddhist monks. This is totally due to the blessing of the compassionate father Amitabha Buddha, the guidance of Master Huijing and Master Jingzong, the assistance of the Pure Land Buddhist Association, and the support of the local people. That's why we can have such a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 today.

回想起慧淨師父有開示：

Recalling the enlightening instructions of Master Huijing:

把青春生命獻給佛教

讓阿彌陀佛作我主人

荷擔如來家業 紹隆佛種

光大淨土法門 普度群生

俗家難捨今已捨 佛門難入今已入

誓弘彌陀救度法 廣度眾生淨土

Devote my lifetime to Buddhism.

Let Amitabha Buddha be my Master Guardian.

Undertake the Tathagata's Dharma work; carry on the flourishing of Buddha seeds.

Make the Pure Land path prosper; deliver universally all sentient beings.

The obsession of the mundane life has been abandoned; the hindrance of pursuing Buddhism has been cleared.

I have entered the gate of Dharma.



**I vow to propagate the deliverance of Amitabha Buddha, and
Lead multitudes of sentient beings to be reborn in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願，往後更多眾生能

信受彌陀救度

專稱彌陀佛名

願生彌陀淨土

南無阿彌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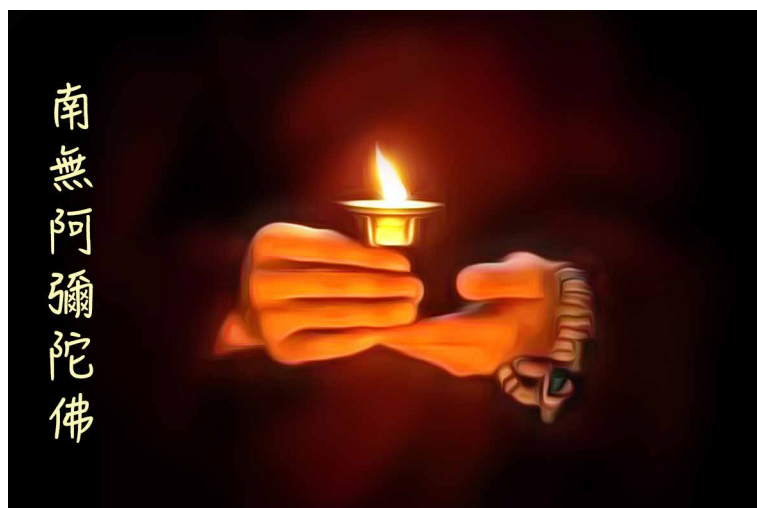
Wishing that more and more sentient beings:

Have faith in, and accept Amitabha Buddha's deliverance,

Recite Amitabha Buddha's name exclusively, and

Aspire to rebirth in Amitabha's Pure Land.

Namo Amitabha Buddha 🌸



從難行道走向易行道

Long Way to the Easy Path

文／丹尼爾・馬利納，淨曜居士

By Daniel Mariner (Householder Jingyao)

編譯／淨土宗翻譯小組

Edited by the Pure Land School of Translation Team

Below is a brief account of what led me to the pristine Pure Land school.

以下是我進入純粹淨土宗的簡述。

The first exposure I had to Buddhism was in college, when I started to sit with a Zen group occasionally. The main thing that I learned at that time was that meditating was painful! I can't say I ever had any really positive experiences, just a lot of physical pains. Although at the time, I felt troubled by the idea that I was going to die eventually, and I wanted to find some meaning in my life, I didn't stick with the Zen practice. Things eventually shifted, and I drifted away from that group. My interest in Buddhism faded to the background.

大學時，我曾偶爾參加禪宗的聚會，這是我初次接觸到佛教。那時我學的是靜坐，覺得兩腿很酸痛，但卻沒有什麼正面的體驗。雖然當時我被「人難免一死」所困擾，才去探索我人生的意義，我並沒有持續禪修，後來漸漸遠離了那個團體，對於佛教的興趣也隨之拋諸腦後而逐漸淡化了。



Some years went by. Eventually, this idea of my own impermanence and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came to the forefront again. This, combined with my reading some translations of Tibetan texts, had me convinced that I needed to pursue Tibetan Buddhism. Not only did I understand that this life was impermanent, but I also began to fear the cycle of rebirth. And here within this Tibetan tradition were some people who had felt how I felt, then renounced this life and attained realization through extraordinary effort. This was it!

過了幾年，我對生命的無常，和尋找生命意義的渴望，又浮上了心頭。再加上閱讀了一些西藏經論，說服了我需要追求藏傳佛教。我不僅認知到這一生的無常，我也開始對生死輪迴這件事產生了畏懼。在藏傳佛教裡，有些人與我的想法一致，想以非凡的努力，棄捨今生以求證果。這就是了！



I found a Tibetan teacher with a small group of devoted students. Although he was not famous, he did have some accomplishments (siddhi), and I felt like I was in the right place.

我跟了一位帶著一小群虔誠弟子的藏教上師，他雖不具名望，但仍有修得一些成就（神通），所以我覺得來對地方了。

By this time, I had finished with college, but I didn't have any real direction career-wise. I ended up getting a retail job and spending all of my free time practicing Tibetan Tantra. I completed the preliminary practices in under a year, then moved on to the main practices. I recited mantras millions of times (yes, I counted), and completed retreats in which I'd sit for 10-12 hours a day.

此時我已大學畢業，但還沒想好真正要走的事業方向。後來找到了一份零售工作，並利用所有的閒暇去修習西藏密教。不到一年我就完成了初步的練習，隨後進階到主要的課程。我已經念過百萬次的咒語（我算過！）。參加閉關，有時一天靜坐十到十二個小時。

Yet, nothing happened. I did not have a single experience indicating that I was progressing. No signs, dreams or visions - nothing. Just a huge struggle with visualizing, in addition to completing the enormous amount of required recitations. Just a drive to finish one practice so I could move on to the next one, then the next one. In the meantime, I felt rigid and uptight. If I couldn't practice as much as I thought I should, it would ruin my day. Somehow, it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no good. Even in everyday life, this seemed to be carrying over, with my getting less patient and developing a number of bad habits. At the same time, it just seemed like there was forever a carrot dangling in front of me: finish one practice then another, then another... Eventually, I would reach





the most advanced practices, and that's when things would really take off (so I thought). On top of that, I was getting more caught up in mundane concerns - learning sutras or pujas to fix this or that "problem" in daily life, thereby moving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my original intent of pursuing Buddhism. Concerned with mundane things, I even went so far as to travel to Thailand to have yantras tattooed on my body.

然而，卻不見有什麼效果，沒有跡象、夢境或是預測，什麼都沒有，有的是在觀想上做了莫大的掙扎，和完成龐大數目必修的誦念。完成一項練習之後的動力，讓我可以繼續進行下一個，然後再進行下一個。在這一段時間裡，我感到沉重的精神壓力。如果達不到預期的修行，那一天就好像被毀了一般。不知何故，總讓我覺得自己無能。而這些情緒似乎影響了日常的生活，以致於讓我變得更沒耐心，而養成一些不好的習慣。同時，在我面前好像總懸著一根紅蘿蔔，叫我去練完這個再練完那個，一個接一個，不停地練下去。最終我將能修到最高階的課程，屆時情況就會突飛猛進地變得更好（我是這麼想的）。除此之外，我愈來愈陷在更多俗事的顧慮當中——譬如以學習經典和參與法會，來解決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各種難題。而這麼做，卻更加背離了我尋求佛法的初衷。為了種種的凡俗瑣事，我甚至遠渡重洋去到泰國，在身上刻劃了曼荼羅（壇城）的刺青。

My teacher died after some years, and I started to move away from the practices. It was about ten years in total that I had spent in that tradition. I began to think that my energetic health was what had been holding me back from having any sort of meditative experiences. So, I pursued qigong, eventually aiming to move towards internal alchemy. This period lasted for maybe a year. But, at the back of my mind, eventually, the thought crept in: I'm

still subject to birth and death. Even if I make some progress with these practices, what good will that have done me? People in these traditions admitted that very few made it to the end of that path. Even if I were to, would that ultimately lead me to the liberation from the endless cycle of birth I was looking for?

幾年後，我的上師往生了，我也離開了密宗的修學，我花了共十年修學密教。我開始懷疑是否自己身體能量不足，以致於無法體驗任何冥想。因此我改去學氣功，修煉內力。這樣持續了一年左右。但在下意識裡，我知道我仍然受制於生死啊！即便我能在氣功上取得進展，那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呢？練家子也承認，只有極少數的人能一路修到生命的盡頭。就算我是其中之一，那會不會如我所願，終究也可以從無盡的生死輪迴當中解脫出來呢？

These thoughts led me back to the wisdom in Buddhism. This time, I wasn't interested in looking for any sort of "experiences." I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this is my last life here. I had been exposed to the idea of various pure lands previously. In my time within Tibetan Buddhism, I had recited aspirations for rebirth in a different pure land (not Amitabha's) and even practiced a teaching to eject the consciousness at the moment of death in order to be reborn in a pure land. But I had no confidence in my ability with these. So, I resorted to reciting a variety of dharanis and sutras that were said to lead to birth in the Pure Land. But it was hard to find much supportive information or accounts of success, so I kept reading. From the dharanis and references to Amitabha's Pure Land, I eventually came to writings on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I'm not sure which I came across first - the writings of Master Honen (who quotes Shandao extensively) or those of Master Huijing - but I probably found both around the same time. And this changed everything.





這些思考引導我回到佛教的智慧，但這次我再無意去尋求任何所謂的「經驗」，只是要確保這是我的最後一生。之前，我已接觸過不同的淨土觀，也曾在學習藏教的期間，發願要往生到另一片純淨的淨土（不是阿彌陀佛的淨土），甚至還修鍊過一種在死前放空神識，而得以往生到淨土的教法。因為確信自己沒有能力做到這些，我只好藉由誦念各種陀羅尼和佛經而可得往生的做法。但要找到支持這種論調的資料和成功的案例不容易，所以我不斷地閱讀。在各種陀羅尼和論述阿彌陀佛的資料中，我終於找到與淨土傳統相關的著作了。我不確定是先找到法然大師（他曾引用許多善導大師的論述）的著作，還是慧淨法師的文稿，也有可能大約是同時找到兩者，而這件事從此改變了一切。

I felt like they were saying exactly what I needed to hear. Guaranteed rebirth in Sukhavati through the mere recitation of Amitabha's name. No need to stress about not being able to concentrate, and no need to visualize. No need to strain to accumulate recitations so that I could finish one practice and move on to the next. Not using the dharma for mundane concerns and missing what really matters. No need to get down on myself because I'm not good enough. Just reciting, just as I am.

我覺得他們說的正是我很想聽到的：只要誦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就保證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無需擔心精神不能集中，無需觀想，也無需費力地累積更多的念佛數目，以致於能做完這個功課，接著趕緊要再去進行下一個，不用把佛法虛擲在無聊的凡俗瑣事上面，而錯失了真正重要的事；也不要因為自己不夠好，而感到自卑矮人一截。只要持續念佛，以我當下的狀態來念佛。

I think if I had come across this teaching a number of years ago, I would have just overlooked it, thinking it was too simple. I had to go through these other practices and come to terms with my capacity

before I could take the pure land path to heart.

我想如果早幾年遇到這個法門，我大概也會因為感覺太容易，以致於將它輕忽而錯過。我必須經歷過其他的法門，和認清自己無力做到之後，才能夠心悅誠服地領受淨土的妙法。

Deciding to practice according to Master Shandao's teachings, as taught by Master Huijing, I accepted the fact that I would essentially be practicing on my own. My thinking up to that time was that Pure Land groups would be inaccessible to me. Here I was in the U.S. far from southeast Asia. I was ready to go it alone.

我決定依照慧淨法師所教導的方法，來修學善導大師的純粹淨土法門。我以為自己住在美國，離東南亞淨土宗相距甚遠，附近又沒有淨土宗團體，我就準備好要一個人自修了。

At this same time, my wife and I were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from the midwestern United States to North Carolina. Somehow, I ended up on social media, which I rarely do, and looked up P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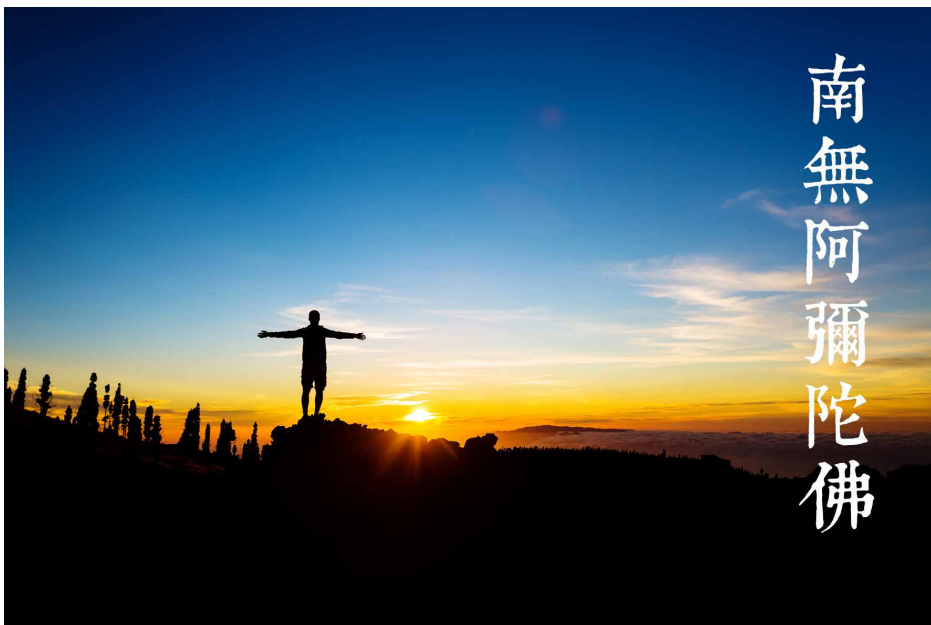
Land Buddhism. Eventually, through a series of encounters, I found out that there was actually a group of Pure Land practitioners of Master Shandao's lineage in the town to which I was moving! I w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this happening. I feel like this was showing me I was on the right path.

就在這時候，我和內人正忙著處理從中西部搬遷到北卡羅來納州的事宜。不知何故，我竟然會在平時難得去的社媒平台上面，去查找淨土宗的信息。經過一系列的搜尋，我發現有一個善導流淨土蓮友的團體，就在我即將搬去的城市那裡。我不敢想像此事竟然會發生，這剛好證明我是走在正確的路途上的。

I was put in touch with Brother Fochen, who is one of the board members of the group. In addition to answering my many questions, he let me know that they were about to begin a weekly group chanting using LINE, due to being unable to meet in person because of the current pandemic. So, for the past few weeks, I have been joining this group, led by Master Jinghe in Taiwan. This has been really great; it's been beneficial for me to be part of structured group sessions. And I hope to meet the local practitioners once the pandemic has passed, and it is safe to do so.

當地淨土宗團體的一位執事，佛誠師兄已和我聯絡過了。除了回答我的問題以外，他還告知有一個每週利用LINE念佛共修的小組正要開辦。因為在疫情大流行的期間，不能有太多人群聚一處。所以在過去的幾週，我都參加這個由淨和法師所帶領的小組。這種感覺很好，也因加入這個運作完善的小組而受益良多。我期待在疫情消弭和安全無虞之後，能夠和本地的蓮友們相聚見面。

So here I am. At this point in time, I've abandoned practices other than reciting Amitabha's name. I sit and recite morning and evening. The length of these sessions varies according to my



circumstances; sometimes they are very short, sometimes a bit longer. I also try to recite while doing other things during the day. Some days I'm very distracted while reciting and sometimes I'm full of deluded thoughts. But, I now know that that's all ok. Having come to terms with my own capacity, I'm no longer expecting anything to come by my own effort. Instead, I've chosen to rely on Amitabha's fundamental vow, just as I am.

這就是我目前的近況了。在此時，除了念佛，我已放棄其他的修行了。我在早上和夜晚都坐下來念佛，只是每個段落長短不等，有時甚短，有時長一點。我也曾試著在白天做其他事情的同時一邊念佛。我念佛有時非常分心，有時充滿妄想雜念。但是現在我知道那些都沒有關係。從認清自己的能力之後，我不再期望能靠自己的努力來獲得什麼。反之，歸依阿彌陀佛的弘誓本願已是我的唯一抉擇，就以我當下的面貌來持續念佛。🌸

極樂世界的大門原來是聲控的！

文／佛使居士

.....

如今AI人工智慧大行其道，各種智慧聲控設備層出不窮，日新月異，隨口一喊就能幫你實現各種願望與想法，喊一聲密碼開一道門簡直是小菜一碟（感應門甚至連喊都不用喊），古老的《天方夜譚》中，什麼「芝麻開門」，時至今日已談不上真正的「天方夜譚」了。

真正的「天方夜譚」是：在娑婆世界隨口喊出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名字，整個極樂世界就會應聲洞開，所謂「淨土對面不相忤」、「其國不逆違，自然之所牽」。

雖然凡夫現生煩惱障眼不能親見，但是阿彌陀佛設定的極樂大門聲控密碼全法界通用，不論何人，隨喊隨開，如同聲控設備的預設程式，不以使用者意志為轉移，只要你想回極樂老家，就必須使用阿彌陀佛的「門禁」密碼，所謂「同一念佛無別道」，等到臨終，也還是「程式」的預設，阿彌陀佛與極樂世界自然顯現在眼前。屆時，只要我們心不抗拒，阿彌陀佛願力一吸，極樂大門一念即入。🙏





老土讀畫

滿眼兒孫身外事，
閒梳白髮對斜陽。

*A house full of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s a worldly affair,
Until the time I leisurely comb my grey hair, watching the sunset.*

人在世間有無窮牽掛，其牽掛最深的無疑是自己的兒孫。因而一生為兒孫做牛做馬，死而不已。

There are countless attachments in the world, the worst being the binding love fo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That is life, like the horse and cow, carrying a burden to the end, never stopping.

現今滿眼兒孫皆知為身外之事，才真正得一絲閒暇。貼己關心的事唯有生死，在此白髮垂暮之際，見斜陽西照，便思那裡才是我永恆的歸家。

We now know that all these attachments are of no consequence. So, we steal a moment for our own sake because life and death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the end arrives, the setting sun points to the way to the serene and permanent homeland. 

滿眼兒孫身外事
閒梳白髮對斜陽

子愷



噓！安靜

文／釋果梵

他的故事發生在十多年前，忘了孩子的姓名，只記得他家住在士林福林橋下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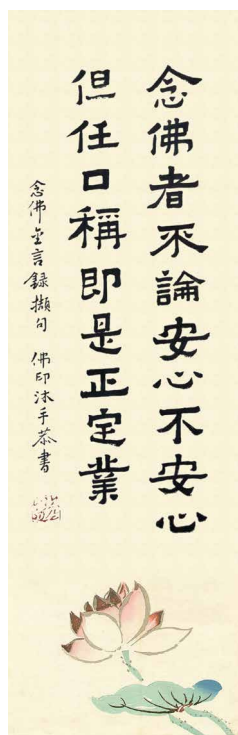
我第一眼看見這八歲小男孩，直覺他病了；臉色有點蠟黃，矮個兒、瘦弱，但反應卻乖巧、機伶；側身站在媽媽旁邊，合掌跟我問訊：「師父！阿彌陀佛！」他的肝長了十五公分惡性腫瘤，說話卻爽朗有力，正準備要開刀。

「好乖！你要常常念佛喔！」我摸摸他的頭。

他羞澀地回答：「謝謝師父。」接著又小聲說：「今天，是爸媽專程帶我來皈依三寶的。」我笑著逗他：「不是自願來的嘍？」他先搖頭，然後再點頭大聲說：

「是！我是自願來的！」「喔！真了不起！」我也大聲回報，他爸媽得意地說：「孩子自己說要早日成為佛弟子，好好念佛。」看著他們的背影，我心想，世間多少逆增上緣的故事，讓人絕處逢「生」啊！「生」逢佛法，才是今生最大的福報。

皈依之後，男孩跟著爸爸回家，他媽媽又來找我談話，神情憂傷：「當初懷他的時候，懂命理的父親斷言這孩子命中註定會夭



佛印法師／書法



折，怎麼辦？醫師也說不樂觀，我擔心極了！」

「佛法不是宿命論，你能在他發病之前皈依三寶，並積極發願為他植福、念佛，一定可以改變他的業緣。放心吧！信心具足護著他念佛即可。」看她憂愁的表情漸漸紓解，我瞭解她已經做了正確的抉擇。

開刀前三天，她帶著孩子來見聖嚴師父，教孩子自己供養，並且以孩子名義捐百萬當榮董。我擔心她經濟問題：「植福可量力，誠心為要。」她說：「這是我們一家人商量好的，能力範圍之內，要盡量做，其他只有聽天命了！萬一不能再續親子緣，我們亦了無遺憾……。」她平靜地說。

開刀後，她在醫院看護，陪著孩子一句句念佛。小男孩手術後身體虛弱，似乎疲累了，眼睛常微閉。媽媽不放心，不時關心地湊近臉龐問他：「有在念佛嗎？」

他點頭默認，然後比了手勢要來一張紙，認真地寫上兩個大字：「安靜。」並豎著一隻手指頭擺嘴唇中央，示意：「噓！」指點媽媽不要說話了——結局是「平安出院」。

兩個月後，小男孩以大人的口吻分享：「當我知道自己病得很嚴重的時候，就已經將命交給阿彌陀佛了！反正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我告訴自己沒關係，只要能天天念佛，不好也沒關係。所以，除非睡著了，我時時刻刻都在念佛，我相信阿彌陀佛救了我！可是，我跟別人講，他們都不太相信。唉！」他嘆個氣，尾音拉得好長——病魔催人老，這孩子的心靈一夕之間老了幾歲哇？

他的語氣失望有餘，仍不失信心：「主治醫生說我的命是撿回來的，我認為是阿彌陀佛從鬼門關將我撿回來的欸！」「是真的欸！真的有阿彌陀佛！」小男孩重複的話語鏗鏘有力。他一再強調，希望透過自己重生的經驗，影響鄰居親友們一起來念「阿彌陀佛」，和他一樣「消災延壽」！

2009年6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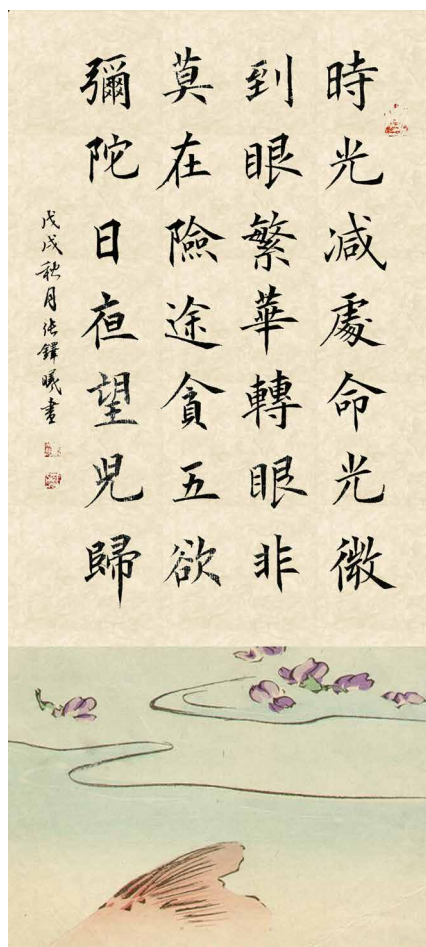
兒女是債，念佛能了

文／釋佛修

重慶大足區蓮友彭居士之外孫，十六歲，於2020年4月26日從十四樓跳下身亡，生前是某中學高一學生。

亡者去世三天的晚上，託夢給其父母，自言此生是來討債的，曾跟了父母七世，今生也是絕食半年（二歲半曾患病吃不下任何東西，經一年治療花了十六萬）才討到部分，直到現在才討完，討完就走，準備到另一家去還債。

亡者去世當晚，託夢給其外婆彭居士，要求彭居士到佛堂給他立牌位，超度他去極樂世界，因為他不想去地獄受苦。佛堂師父安排念佛迴向，並在虛空念佛堂掛牌位，在其離世四十九天後的某天，託夢給彭居士，已往生極樂。



張鐸曦／書法

「願生即生」感應三則

文／佛慈居士

故事一：

我叫佛慈，在醫院擔任藥劑師。因為工作的關係，有更多機會看到生老病死。幸而，此生得聞彌陀救度法門，我發願要盡力將此法講給有緣的人聽到，以報佛恩。

我要說的這位老人家，是一個特別好的同事的父親，老人家身體康健時，我從來沒見過。聽同事說，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卻一生都沒有信佛念佛。

老人家後來得了類似「非典」的病，就是肺功能喪失的那種，屬於職業病。呼吸很困難，每天都靠著輸氧氣活著。

有一天，那位同事請假，沒來上班，我問他是不是有什麼事？他說他父親進ICU（加護病房）了。

以我所看到的，一般老人家住進加護病房很難康復出院，很多人的人生終點站甚至就是醫院了。我從沒見過這個老人，一聽說老人家進

了ICU，腦子裡有了一個強烈的念頭——要把念佛往生這件事告訴他。

我這位同事知道我念佛，但是他不信佛，更沒念佛。當我對他表示想去看一下他父親時，他馬上說，你不要去給他講念佛的事，他一輩子是黨員，不會信這些的。我當時也很執著，我說不行，我一定要去。

之後恰巧有個機緣，讓我見到了這位老人。老人家就住在我服務的醫院。一般的ICU是不能隨便進去的，可是ICU外邊也有一個過渡病房，就是人多，沒有ICU床位時，就先在這裡候著，等裡面有人移出來了（比如移到普通病房或過世），騰出床位，過渡病房裡的人才能進去。這位老人家剛好住在過渡病房，這樣的話就能去看他了。

我去的時候，我的同事和她姊姊在老人身旁照顧著。我看到老人家閉著眼睛一直喘氣，同事告訴我：「他已經昏迷了，你來了也沒用，給他說什麼他都聽不到的，而且你給他講什

麼他也不會信。」

即使同事這麼說，我還是不甘心，心想，我就是要來告訴他念佛這件事，如果沒說就離開，我一定會後悔的。打定主意，一定要有勇氣，想辦法把這件事告訴他。

之後，同事又催我：「你快走吧，他都已經昏迷而且呼吸困難了，你就快回去吧，看看就行了……」，他這一催，我突然一個箭步就跑到老人身邊，趴在他的耳邊說：「伯父，我知道您現在病痛很難過，呼吸很困難、很痛苦，但您不要絕望。因為有阿彌陀佛的救度，如果您感到太痛苦，就稱念『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定能夠救您。」當我說了這幾句話，就感覺老人用了全身的力氣，從喉嚨裡發出了兩個音——「嗯、嗯」。

當聽到這兩個「嗯」的音時，我就感覺像在一片光中，覺得這個老人和阿彌陀佛連接上了。當時同事也很驚訝說：「不是昏迷了嗎？怎麼還能發出這麼特別肯定的聲音？」當時我特別高興，知道他和阿彌陀佛連接上了，就那一念心，他入了阿彌陀佛的心，阿彌陀佛入了他的心。

我才說了這麼兩句話，就感覺老人真的聽進去了，隔天我還想去給

他多講點像六道輪迴呀，或者講講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因為事後想想，總覺得昨天講得太簡單了。但是我同事死活攔著我，不讓我去。我想，那就隨緣吧，之後也就沒再去，也沒再見到老人了。

之後，聽說老人身體情況慢慢好轉，出院回家了。

忘了回家多長時間，有一天接到這同事的電話，說他父親走了，因為知道我先生認識一位禮儀社的張先生，請我們代為聯繫。

張先生知道我念佛，所以就問：「老人家信佛嗎？是否按照佛教禮儀辦？」因為我同事他不信，就說：「不，不，我們不按著佛教儀軌走，我們就是普通的老人，生前也不信佛。」這個同事對他父親在醫院昏迷時，接在我的話後所發出的那個聲音，不覺得有什麼。

火化之前，要搬動遺體時，張先生發現老人的遺體特別柔軟，因為這張先生長期接觸這類，已經很有經驗了，他說念佛的人走時身體都特別軟，一般不念佛的人身體就特別硬。所以馬上就問我，這個老人不信佛嗎？怎麼和信佛的人一樣，身體這麼柔軟啊？

張先生問我時，我沒解釋過多，

我就笑了，感覺是與阿彌陀佛會心的一笑。

這個老人的往生，簡單到讓我都覺得驚訝，就在ICU病房給他說了兩句話，這樣的因緣就往生了，太簡單了。

這個往生實例，讓我感受到：在這個世上，最容易的一件事就是念佛往生；而最難信的一件事，也是念佛往生。

故事二：

我另一位同事的舅媽，是晚期癌症患者，住進我們醫院，到後期（臨終前）頻繁發作癲癇，一發作就咬舌頭，滿嘴是血。

我的同事很希望我去病房和他舅媽講講念佛的事，而那段時間我恰巧休假在外地，於是對同事表示了遺憾，但心裡一直惦記這件事。

有一天晚飯後，我突然很想瞭解一下她舅媽的狀況，就撥了電話過去。同事一接我電話就非常急迫興奮：「唉呀！劉老師，我心裡正盼著您呢，我舅媽癲癇發作愈來愈頻繁，滿嘴是血，好嚇人啊。大夫說已經沒辦法了，我直接把電話擴音出來，放舅媽耳邊，您和我舅媽直接說說好嗎？」

當時我心裡還猶豫著，心想從沒有通過電話做臨終關懷……，但已來不及，電話那頭，同事說：「我電話放好了，您說吧。」

我說：「大姐，現在是您最關鍵的時刻，就是您死後將要去哪裡的問題，人是有六道輪迴的，可以說，哪個道都是苦的，就像現在您正深刻體會著人間病苦。但是我們沒有絕望，因為還有阿彌陀佛的救度，只要您稱念『南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會救您到美好的、沒有苦只有樂的西方極樂世界。所以現在請您跟隨我一起念佛。」於是我就在電話這邊一聲一聲的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也不記得念了多長時間。

後來我同事告訴我，他舅媽在聽完電話後，癲癇再也沒有發作，非常的安靜。當時房間裡還有他的舅舅和表姐，他說他們三個聽著電話裡的佛號聲，像是從空中傳來的，這讓他們從束手無策的慌亂中立刻安心了。

沒有多長時間，她舅媽就往生了，他發來消息，我記得他寫了這樣一句話：舅媽走得非常安詳，臉上露出的是嬰兒般的微笑。

故事三：

高老師是我家開藥店時的一個店員，已經往生好多年了。

她來藥店時已經是胃癌術後，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因體力不支又辭職了。後來我們失去了聯繫，聽她鄰居說她去外地治療了。

有一天，我突然夢到她來藥店告別，說她要走了，我問她要去哪裡？她沒答，我勸她說：希望您要念佛去極樂世界。她也沒答。

做夢的當天早上，藥店剛開門，她那個鄰居就進來告訴我：高老師從外地回來了，現在住272醫院，聽說人快不行了。

我很快就去了醫院，看到她整個人暴瘦，什麼都吃不進了，靠營養針活著。

她看到我，慢慢流下淚來，微弱地說了一句：「我好不了了。」

我抱住了她，並和她說：「沒關係，您可以念佛去極樂世界呀（平時在藥店也經常給她說念佛），到那裡就再也沒有痛苦了，您現在去也只是比我們先到一小會兒而已，因為極樂世界的一天抵我們這裡很多年，然後您一回頭，我們就跟著到了。」

她聽完，慢慢地點了點頭。

之後，我守了她幾天，並把一張

佛像貼在她床前。她第一次看到這佛像時，看了很久很久，眼睛都不眨一下。

高老師是個特別慈悲的人，她想在醫院走，怕家人傷心。但後來我發現，她其實特別想回家，就把她的意思告訴了她家人，她家人也特別好，馬上同意她回家，並給她聯繫了助念團。

她前一天晚上回家，第二天清晨六點就往生了。我之所以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那天清晨我又夢到她，她問我：「我痰特別多，會不會影響往生？」我馬上回答：「不會，不會，一點都不會，只要您念佛就能往生。」

我一說完，她就安心地慢慢躺下了。

正在此時，我的電話響了，她弟弟打來的，說：「大姐走了，剛走。」我一看錶，正好六點。（後來她家人告訴我，她臨走之前確實痰特別多）。

我馬上過去了，跟著一個居士在她身邊念佛，之後，助念團陸續到了。念了一天一夜後，助念團幫忙淨身、穿衣服，她身體異常柔軟，團長還扶她坐了起來，臉蛋兒和口唇是深紅色的，特別漂亮。

2020年8月26日 

龍樹菩薩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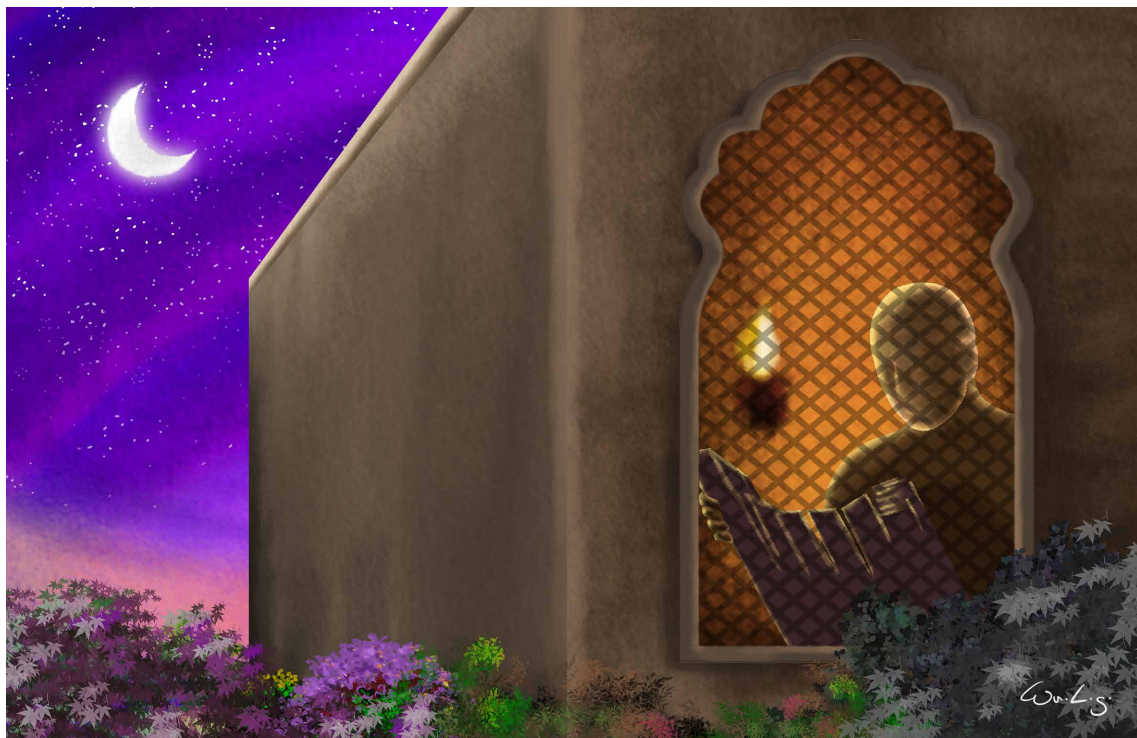
5

文字／釋淨開 繪圖／巫麗雪

【漫畫專欄】



29. 古穆的殿堂上，一縷陽光，一位長跪的青年——在阿闍黎面前，龍樹披法衣、現圓頂，周身燦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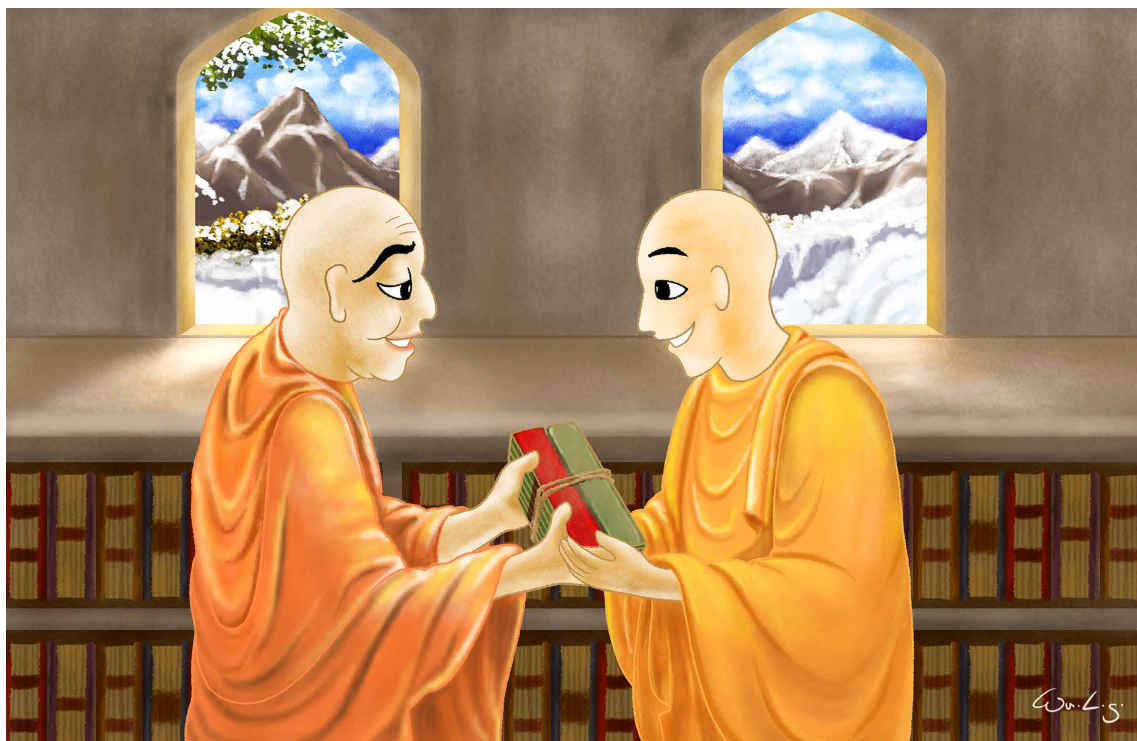
30. 龍樹學法非常精進，已經九十天了，這一晚明月高掛，窗上仍是燈火映著他手捧經卷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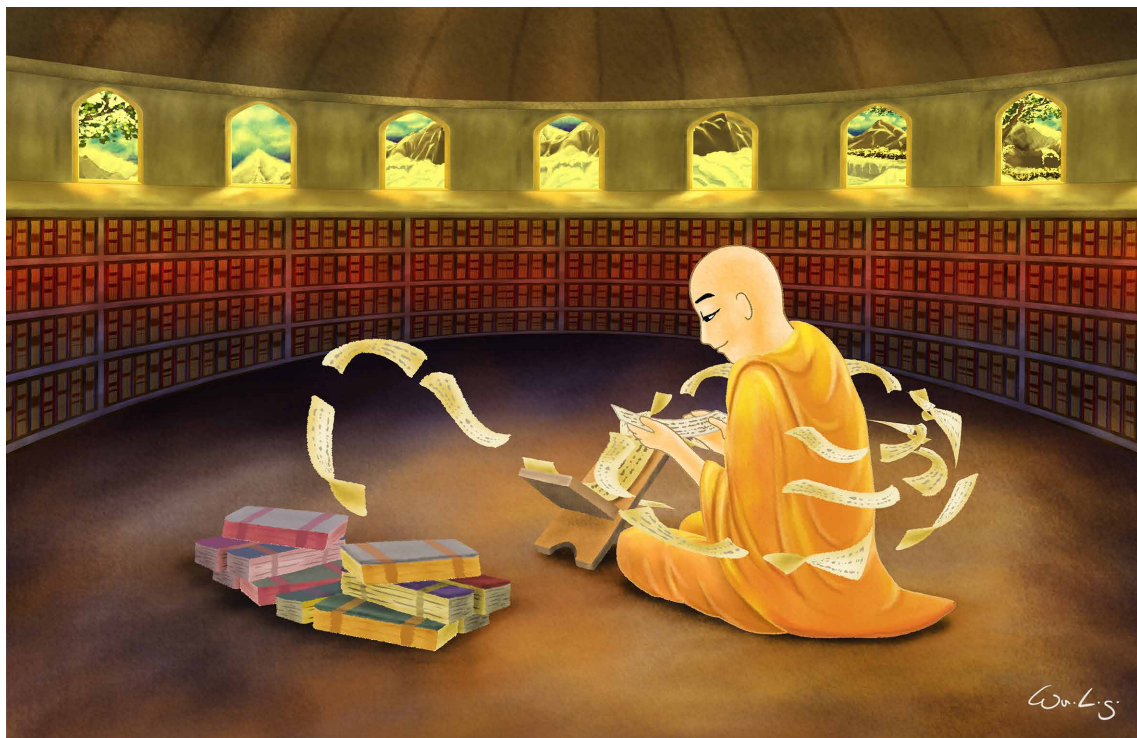
31. 「好，你已經遍讀經藏，為師的不能再教你什麼了，到他方遊歷深造去吧！」阿闍黎答應了龍樹的請求。



32. 經過多日跋涉，龍樹冒著風寒，終於來到雪山上的這座塔院。



33. 兩雙手一贈一受，這一邊是長眉含笑的老法師，那一邊是面露欣喜的青年龍樹。摩訶衍(大乘)經典自此進入龍樹的視野之中。



34. 貝葉經被快速翻閱，如輕風掃遍落葉。



35. 但龍樹還是不滿足，他為了尋訪妙法，踏遍整個印度。（待續）

不要輕易考驗人性

文／羅斯

芬森是丹麥著名醫學家，也是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一位臨床醫生。

到了晚年，芬森準備尋找接班人。在助理喬治的配合之下，芬森從很多慕名而來的醫學界才俊中選了一個名叫哈里的年輕醫生。但是，醫學研究十分枯燥，芬森有點擔心這位年輕人不能堅持。

喬治建言道：「先生，據我所知，哈里家境貧寒，您不妨請您的朋友假意出高薪聘請哈里，看看他會不會心動？如果他被金錢所誘惑，自然不配做你弟子。」

然而，芬森卻說：「謝謝你的提議，但我不能採納。我一直都很贊同一個觀點：不要站在道德制高點俯瞰別人，也永遠別去考驗人性。他出生於貧民窟，怎麼會不對金錢有所渴望？如果我們一定要設置難題考驗他，說『給你一個高薪的輕鬆的工作，你做不做？』而且答案必須是否定。那麼，對他來說，內心肯定是糾結的。因為，他要在現實生活與夢想面前作出兩難的選擇。而他跟著我研究醫學，根本不必到那一步，我何必苛求他必須是一個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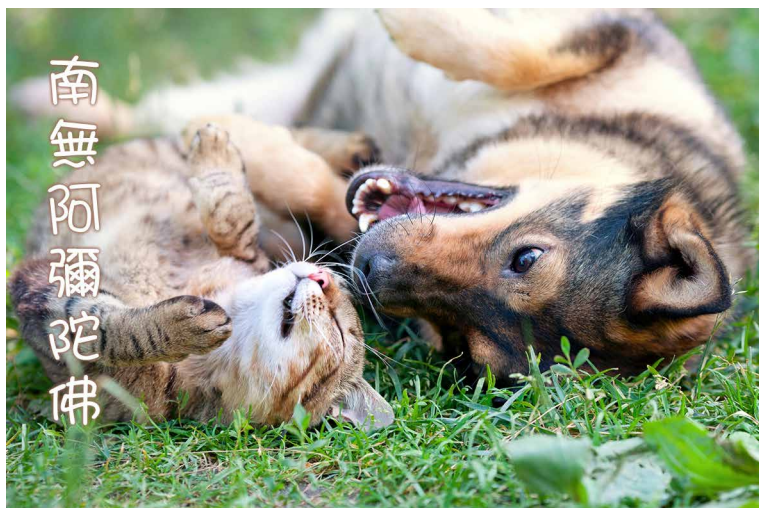
最終，哈里成了芬森的弟子。若干年後，哈里成為丹麥十分有影響的醫學家。

後來，哈里聽說了芬森當年拒絕考驗自己人性的事，老淚縱橫：「假如當年恩師用巨大利益作餌，來評估我的人格，那麼我肯定就掉進了這個陷阱。因為，當時我的母親患病在床需要醫治，而我的弟妹們也等著我供他們上學，如果那樣，我就沒有現在的成就了……。」

人心不安，多因愛字欠缺

文／丁福保

處世當以「愛」字為最有益。常人心不平安，即因「愛」字欠缺。如見人或事，不覺可愛，而反厭之，以為人皆惡我，必防其害，萬物與我為敵，怨風罵雨——此等人不但自棄其樂，即人見之，亦覺少興，因其不相愛也。病者宜勉為慈善博愛之人，無論遇何人何事，皆發愛念。而此念一發，則四周之人，俱以愛心應之。雖有疑我害我之人，至此亦頓易其初心，彼此相愛，無猜忌之念。俯仰無愧，身心泰然，可得長壽之效果。🙏



畫師修福得善報

過去乾陀衛國有一位畫師，名叫闍那，他獨自外出謀生，賣力了三年後，賺到三十兩金，於是打點行李趕回家鄉。

中途，闍那看到有個地方正在辦無遮大會，就前去問維那師：「作一天這樣的大法會，需要多少錢？」維那師答說：「三十兩金！」闍那聽了，心裡就在盤算：「我過去生因為不修福，這輩子才落得這麼貧困、出賣勞力，好不容易遇到福田，何不把握這機會修修？」隨即對維那師說：「請您為弟子我聚集僧眾，我想要設會供養。」

供養完成後，他歡喜雀躍地回家了。

回到家後，他的夫人問他：「你這三年來賺的錢呢？」他說：「錢！現在全都存進堅牢的庫房裡了。」他的夫人馬上問：「堅牢庫房？在哪？」丈夫回答說：「在僧眾中。」

他的夫人一聽都懂了，當下非常氣憤，劈頭一頓罵，還召集左右鄰里，把她丈夫捆起來，請人公斷。

她說：「我們母子窮困度日，缺衣少食，可是我的丈夫賺了錢卻不拿回來養家。您問問，他都做了什麼去了！」

斷事人問闍那：「你怎麼不拿錢回家？」闍那說：「唉！我們這身體像電光、像朝露，一下就沒有了，想想是很讓人恐懼的。我沉思著，過去生不修福，今生才又窮又苦。所以當我見到弗迦羅城的無遮大會，會上來應供的僧眾那麼的清淨莊嚴，就很歡喜，起了恭敬信仰，於是請問了供養的財用多少。得知是三十兩金後，恰好是我三年工作的酬庸，就馬上供養出去，置辦了一日的僧食。」

斷事人一聽這些話，非但不惱，反而心生歡喜，他同情闍那，便取下自己的衣飾、瓔珞，連同他的坐騎、乘具，統統送給了闍那，還分給了一個村莊賞賜給他。

這是闍那行善的「花報」，得到的反饋就已經是這樣了——我們想像不到的善果，則還在後世呢！

（出自《雜寶藏經》卷四）

三千髮絲 化身環保利器

長久以來，大量有毒的化學廢料被排入海水，造成嚴重污染，重創生態。尤其海上漏油事件，足以使一個區域性的海洋窒息消亡。

近代，美國這類最大的災難，是1989年的油輪漏油。這艘油輪在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灣航行時觸礁，導致五十萬隻海鳥死亡，數以千計的魚類暴斃。光善後用來清理海岸線的費用，就花了約二十一億美元；另外，又花費三億多美元賠償漁民和當地居民。只是為時已晚，美麗的海岸線已不復見。

2010年，更可怕的墨西哥灣漏油事件發生。一個英屬「深水地平線」（Deepwater Horizon）的鑽油井爆炸，造成十一位人員喪生。三天後，鑽井平臺沉入海面下一千五百公尺，破裂的油管每天漏出七十萬到數百萬公升的原油，而阻斷的方法不是進度緩慢，就是失敗。如果海底的原油全

部漏出，很可能超過1989年事件的數倍，並在未來持續危害生態。

雖然英國石油公司已經花掉四億五千萬美元、動員一千多人去救災，也曾派出水下機器人潛到海底，試圖關上油井管的緊急閥門，仍然徒勞無功。

美國的路易西安那州距離爆炸地點只有八十二公里，首當其衝，情勢相當危急。政府除了動員近八千人救災，更採用「監控燃燒」，點燃海上油污，降低浮油的覆蓋。

此外，還投放「溢油分散劑」，分解溢漏的原油。「溢油分散劑」（非離子型表面活性劑），通常由聚丙烯和其他聚合物製成，用來減弱油分子與水之間的介面張力，使油分子快速乳化分散，以消除污染源。但分散劑的價格極其高昂，而且它的本質是化學所合成，非常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由於防止油污擴散的措施緩不濟急，所以各界開始嘗試各種「偏方」，避免災害擴大。而偏方中，最奇葩、最不可思議的，就是頭髮！

我們的頭髮天天會生長，多數人每個月都要整理一次，但頭髮剪下來通常會被當垃圾，或掩埋或焚燒，就這麼處理掉了。現在，頭髮被端上了檯面，成為科學家治理污染的利器。聽起來難以置信，卻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位美國阿拉巴馬州的理髮師菲爾，從電視上看到被裹了一層油的海獺，頗為難受：「當時我就想，如果海獺會被石油包裹，我店裡的頭髮應

該也一樣。」於是他把剪棄的大量頭髮都裝進太太的絲襪，製成熱狗狀的「吸油條」去做實驗，結果證實他的想法是正確的。

事實上，頭髮是一種極佳的生物吸收劑，它對吸附空氣、皮膚、水裡的油脂的能力非常強，可以吸附自身重量三到九倍的油類化合物。請摸一摸您的秀髮，那種油滑的觸感，就是最好的證明！由此類比，我們也可以利用頭髮來吸附外洩的原油。

而且以頭髮來吸附油脂，除了便利、成本低廉，最大的優點就是「重複利用」。是的，「重複利用」，並且吸附率全不減弱。想想看，您昨



日才洗完的頭髮，是不是一到傍晚又油膩膩的了；當您洗了又油，油了再洗，日復一日，頭髮依然烏黑亮麗，不見萎敗，可見這三千髮絲畢竟隱藏著「小強」級的旺盛生命力——說到吸附油污，豈非「捨我其誰」！

於是，慈善機構「信任」（Matter of Trust），開始發起收集毛髮以阻斷油污的活動。令人驚訝的是，一磅（453.59克）的頭髮竟能吸收多達一加侖（3.79升）的石油。成效如此之大，所以居民也開始響應這項收集活動。不只是收集人類的頭髮，他們還收集動物的毛髮，投入墨

西哥灣去吸收油污。

雖然截止目前，用頭髮來清理污染還只是限於少數的研究單位，可是假以時日，一旦這種方法產業化，不僅能治理原油的洩漏，更有效制止了不必要的浪費，可說一石二鳥。我們應該加緊步伐，尋找更為可持續的廢物處理技術，這對整個大自然的修復有著非凡的意義！

上天是從來不捨棄、貶抑任何一種東西的，即便在我們看來不值得一提的頭髮絲，只要能用對地方，它們也是非常珍貴、可珍惜的天然資產。

（摘自網路）

淨土宗 相關網站

淨土宗



LINE @



FaceBook



YouTube



英文網站



英文
FaceBook



淨宗講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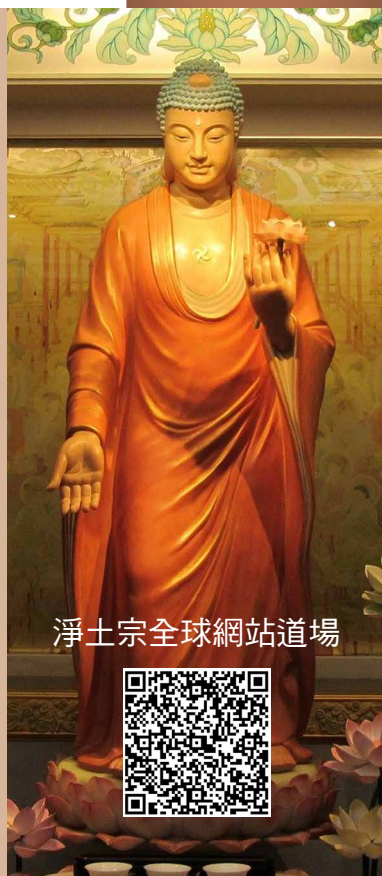
淨土宗
雲端法寶庫 (MP3)



虛空念佛堂



淨土宗全球網站道場



護持捐款

● 郵局劃撥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50230511

● 銀行匯款

一、一般及ATM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莊敬分行
銀行代號：012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號：461102022480

註：匯款／轉帳成功後，敬請來電告知捐款人資料，以便開立收據。
電話：02-87881955

二、國外匯款：

Bank Name：
TAIPEI FUBON COMMERCIAL BANK CO., LTD.
JUANGJING BRANCH

Bank Address：
NO.286, JUANGJING ROA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Tel：002-886-2-2722-6206

Fax：002-886-2-2720-6967

Swift Code：TPBKWTWP

Account (A/C)：461102022480

Name：Chinese Pure Land Buddhist Association



慧淨法師 電視弘法訊息

一、佛衛電視慈悲台：

每星期六、星期日，下午3點～4點

二、MOD弘法平台：

按「959」進入「宗教首頁」，選「台南市淨土宗學會」。

《觀無量壽經譯註》

淨土宗編輯部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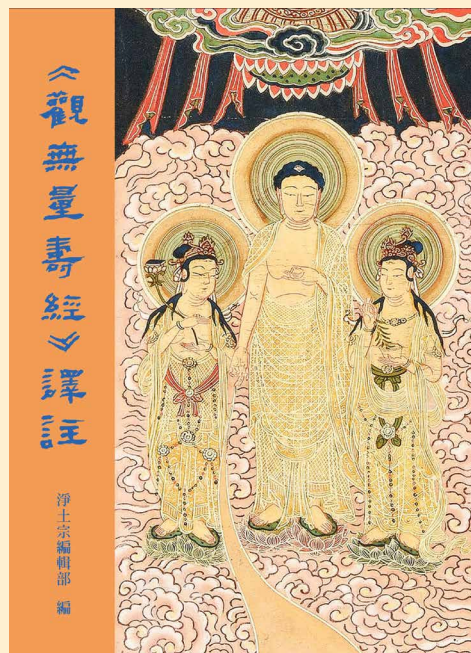
《觀無量壽經》是淨土宗正依三經之一，又稱《觀經》或《十六觀經》，大段講述入定觀想的「十三定觀」，以及散亂心中所踐行的「三福散善」，共十六種觀法，似乎有相當程度的要求。然而若不明義理，往往被經文所懾，退失信心。如果詳知此經的緣起和宗旨，將會心一笑，讚歎釋迦佛無上的悲智，而信心歡喜、願生極樂了。

本經富有故事性和戲劇化色彩，獨具一格。佛世時，王舍城宮中發生太子殺父禁母的人倫悲劇，國母韋提希身心憂苦，願捨穢土、往生淨土，並祈求釋迦佛講說方法。釋迦佛為她選擇極樂世界後，即應其請求，一一開說十三種定觀，又無問自說了散善三福；可是，結尾的「流通分」竟出人意料地唯獨付囑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以此為往生正行，徹底翻轉之前所說，可說驚天動地！

隋唐時代，諸師未解佛意，就本經的文面往高深處註釋，阻礙了淨土的弘傳。彌陀化身的善導大師乃上請諸佛證明，奮筆寫下《觀經四帖疏》，楷正錯誤，正明「凡夫入報」之益。這部《疏》隨即成為理解《觀經》的標準，依之為正，背之即失。

按善導《疏》，佛說十六觀法是行權方便，用以調攝根機，是經文的「顯義」，而其本懷卻在更深層的「隱義」，也就是勸導專稱彌陀佛名。《疏》中最後定論：「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寥寥數語，照耀古今，成為淨土宗的楷則。

本書的譯註全遵循善導註疏，更發明微意，值得讀者詳讀，獲取信心。



《淨土宗雙月刊》流通點

臺灣地區：

中華淨土宗協會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41號

電話：02-2758 0689 · 8788 1955

傳真：02-8780 7050

網址：<http://www.plb.tw>

郵箱：amt@plb.tw

淨土宗台北弘願念佛會

地址：台北市撫遠街384號B1

電話：02-2762 4922

淨土宗羅東菩提寺

地址：宜蘭縣羅東鎮建中街2號

電話：03-9516084

淨土宗深坑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4號2樓

電話：02-2662 2166

淨土宗板橋分會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97號B1

電話：02-2952 4818

淨土宗三重分會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7號三樓

電話：02-2987 2157

淨土宗新店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17巷4弄19號1樓

電話：02-2911 2615

淨土宗彌陀共修會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32巷17號2樓

電話：02-2240 1837

淨土宗林口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370號

電話：02-2603 0710

淨土宗桃園念佛會

地址：桃園市建國路61巷33弄7號

電話：03-361 3247

淨土宗新竹念佛會

地址：新竹市南寮街108巷1弄1號

電話：03-5367790

淨土宗苗栗念佛會

地址：苗栗市站前一號10樓之5

電話：037-277227

淨土宗潭子彌陀念佛會

地址：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135號12樓

電話：04-2532 7717

淨土宗台中念佛會

地址：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3號12樓

電話：04-222 5758

淨土宗智覺寺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23號

電話：05-633 7740

淨土宗嘉義念佛會

地址：嘉義市東區中山路201號5樓

電話：05-216 6618

淨土宗彌陀寺

地址：台南市南區惠南街93號

電話：06-292 1918

台南市淨土宗學會

地址：台南市西門路一段471巷24號

電話：06-222 0911

淨土宗高雄道場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安街94號

電話：07-3980806

淨土宗永明寺

地址：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三段595號

電話：07-683 2931

淨土宗善導寺

地址：屏東市民勇路26號

電話：08-723 0038

香港地區：

中國（香港）淨土宗協會

地址：香港九龍紅磡機利士南路63號合義樓2樓

電話：852-6900 3339（佛嘉居士）

淨土宗慧蓮淨苑

地址：香港銅鑼灣天后廟道3號鴻安大廈2B

電話：852-29855575（妙渡法師）

淨土宗無量壽念佛會

地址：九龍深水埗北河街165-167號大利樓七樓

電話：852-6128 9966（佛開法師）

淨土宗香港念佛會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區葵芳地鐵站A出口

電話：852-61836342（佛航居士）

852-92618696（佛因居士）

澳門地區：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地址：馬植道博士大馬路431號南豐工業大廈第一座4F

電話：853-2843 6346

澳門淨土宗學會

地址：澳門提督大馬路39號

祐適工業大廈10樓

電話：853-6633 2239（佛名法師）

韓國

韓國法燈寺

地址：韓國京畿道安城市陽城面老谷里
197-1番地

電話：031-674 3453

馬來西亞

網站：www.plb-sea.org

郵箱：purelandbuddhism.v18@gmail.com

西馬

淨土宗 吉隆坡念佛會 (Kuala Lumpur)

地址：No.57, Jalan 18, Desa Jaya, Kepong,
52100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電話：+6019-4848 123

郵箱：amt.plb.kul@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kul

淨土宗 彌陀淨苑 (Alor Star)

地址：No. 137, Taman Pelangi, Jalan Kuala
Kedah, 06600 Alor Setar, Kedah, Malaysia.

電話：011-2769 8006 / 04-771 7828

郵箱：amt.plb.as@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as

淨土宗 新山弘願念佛會 (Johor Jaya)

地址：No. 17 & 17A, Jalan Anggerik 42,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電話：+6013-932 4818

郵箱：amt.plb.jb@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jb

淨土宗 宋溪彌陀蓮社 (Sungkai)

地址：C-48, Kampung Baru, 35600 Sungkai,
Perak.

電話：+6010-718 4864

郵箱：amt.plb.sungkai@gmail.com

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amt.plb.sungkai

東馬

淨土宗 古晉善導淨苑 (Kuching)

地址：458, Lorong Setia Raja 4E2, Taman Casa
Marbella, 93350 Kuching, Sarawak.

電話：+6010-835 4818

郵箱：amt.plb.kch@gmail.com

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amt.plb.kch

新加坡

淨土宗彌陀寺

No.27, Lor 27, Geylang, Singapore 388163

Tel: 8818 4848

郵箱：amitufo.org@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namo.amitufo.org18.singapore

美國

淨土宗 加州念佛會

Janice Tsai 蔡居士

8462 Alameda Park Dr., Elk Grove, CA 95624

Tel: 916-307-1880

Peggy

6030 Mazueal Drive

Oakland, CA 94611

舊金山 聯絡人

Lorraine C. Lee 佛音居士

Tel: 510-922-9683 請留言

email: lclee2009@yahoo.com

淨土宗 北卡念佛會

Li Yung Kuan 淨信

103 Barton Lane, Chapel Hill, NC 27516

Tel: 919-929-8899

淨土宗 費城念佛會

Jennifer Yang Farrall 佛福

6238 Chestnut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43

Tel: 267-970-5360

email: dongfarrall@gmail.com

加拿大

Mr. Alan Kwan 關其禎

Unit 1300, 4380 No.3 Road, Richmond, BC,

V6X 3L7, Canada. 加拿大 溫哥華

Tel: 604-273-3222

郵箱: namoamitabha.van@gmail.com

吳榮添

Tel: 778-288-1218

澳洲地區

澳洲雪梨中華淨土宗協會

Mrs. Lai fong Wong 佛壽居士

143 Tryon road Lindfield NSW 2070 Australia

Tel: 02-9416-9355

慧吉居士

7/47-49 Archer street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Tel: 61-2-9412-1548 / 0422-333-815

郵箱: amtsydney@gmail.com

紐西蘭 基督城

淨藏居士

Tel: +64-20406-99035

郵箱: jizhang2020@gmail.com

淨土宗叢書

編號	書名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
3	《無量壽經》譯註
4	《易行品》講要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6	往生論註
7	安樂集
8	善導大師全集
9	法然上人全集
10	觀經四帖疏
11	淨土宗精要法語解
12	念佛金言錄
13	第十八願講話
14	第十八願淺釋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18	淨土決疑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20	淨土宗三祖師傳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24	人生之目的
25	走近佛教
26	觸光柔軟
27	無條件的救度——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28	念佛感應錄（一）
29	念佛感應錄（二）
30	念佛感應錄（三）
31	決定往生集
32	回歸善導
33	淨宗略講
34	唯說念佛
35	念佛勝易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37	《阿彌陀經》譯註
38	善導大師語錄
39	印光大師法要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42	淨土宗概論
43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4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45	往生集
46	《念佛感應錄》（四）
47	《念佛感應錄》（五）
48	《念佛感應錄》（六）

49	《念佛感應錄》（七）（整理中）
50	淨土宗特色述義
51	第十八願善導釋
52	一半凡夫 一半佛
53	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蹉路
54	慧淨法師講演集（三）
55	念佛癒病（一）
56	《無量壽經》大意
57	聽見你的聲音
58	《觀無量壽經》譯註

因果叢書

編號	書名
1	見聞錄、現果隨錄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4	六道輪迴錄
5	輪迴集
6	物猶如此
7	坐花誌果
8	美德故事
9	人生故事
10	歷史故事
11	因果故事
12	佛教故事

隨身書系列

編號	書名
1	念佛放光
2	念佛度亡
3	真正的大孝
4	人生之目的
5	彌陀的呼喚
6	淨土宗之特色
7	善導大師語錄
8	佛教的無常觀
9	略談三皈依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11	瀕死體驗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15	淨土宗略要文
16	善導大師略傳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18	念佛必定往生
19	念佛一門深入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24	念佛實用問答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28	淨土宗教章
29	淨土宗根本義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33	素素寶寶 頭好壯壯
34	念佛超薦儀軌
35	慈悲的救度
36	淨土宗的戒律觀
37	臺灣奇案
38	預知時至佛聖來迎
39	佛說無量壽經
40	佛在何處
41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42	小怪李群仙
43	《易行品》概說
44	淨土宗宗旨法語
45	略談佛教意義與淨土殊勝
46	葫蘆娃往生記
47	彌陀願心的根源——無量壽經「讚佛偈」
48	念佛癒病
49	淨土宗「四不」
50	小孩遊極樂——淨土見證
51	彌陀住頂 身放光明
52	善導大師〈讚佛偈〉之深廣內涵

英文版隨身書

編號	書名
B1	純粹的淨土法門
B2	念佛成佛是佛教
B3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B4	善導大師略傳
B5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B6	念佛感應錄
B7	盲眼老人 預知時至
B8	中國佛教：過去、現在和未來
B9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B10	念佛人的第一堂課——深信因果
B11	念佛超薦儀軌

英文版叢書

編號	書名
A1	走近佛教
A2	佛教問答

韓文版叢書

編號	書名
1	純粹的淨土法門
2	回歸故鄉
3	淨土宗概論
4	念佛感應錄
5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6	十八願講記
7	動物往生佛國記

越文版叢書

編號	書名
1	本願念佛
2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3	第十八願講話
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5	慧淨法師講解的念佛法門
6	一百則念佛感應事例
7	淨土宗教學備覽
8	念佛勝易
9	善終手冊
10	走近佛教
11	淨土宗概論

淨土漫畫系列（中英對照版）

編號	書名
1	阿彌陀魚的故事
2	彌陀恩賜佛寶寶

光碟目錄

編號	名稱	語言	備註
1	台語演講系列（一～五輯） （慧淨法師）	台	CD
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台	CD
3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慧淨法師）	台	DVD
4	佛一開示（一～十八集） （慧淨法師）	台	DVD
5	下品下生之深義 （慧淨法師）	國	DVD
6	淨土宗宗風學習 （慧淨法師）	國	DVD
7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淨宗法師）	國	DVD
8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淨宗法師）	國	DVD
9	淨土宗大意（淨宗法師）	國	DVD
10	淨土宗概論（淨宗法師）	國	DVD
11	佛號（慧淨法師）	國	CD
12	與佛同在	國	CD

● 上列叢書，免費結緣，歡迎索取，不需回郵。



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
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
當坐道場，生諸佛家。

—《佛說觀無量壽經》—

